

申報掲載文明戲劇評
(試行版)

瀬戸 宏 編

まえがき

19世紀半ばから1949年まで上海で刊行されていた華字新聞・申報には、1913、14年の両年を中心にかなりの数の文明戲劇評、関係報道が掲載されており、文明戲の上演状況を知る重要な資料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この劇評の存在は中国においても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京劇については蔡世成集選《〈申報〉京劇資料選編》（1994年12月 内部発行）があるが、これには文明戲関係資料は含まれていない。

今回、申報掲載文明戲劇評を整理・公表し今後の研究に資することにした。掲載した劇評は100編に達する。この中には、狭義の劇評には属さない評論、消息記事も一部含んでいる。これも貴重な研究資料と考えられるからである。

整理に当たって、顧文勳先生（南京大学影視研究所）、薛羅軍先生（台湾南華大学芸術学院）の協力を得た。

各劇評の題名は原則として初出のものとし、題名に対象の舞台が記されていない時は（ ）で補った。無署名は署名なしを示す。

整理し終えた劇評は、ひとまず瀬戸宏の個人研究サイト「電腦龍の会」上で公開する。本資料が文明戲、中国近現代演劇研究をより促進するものになることを願う。

研究条件や編者の研究能力の制限により、本資料にはまだ多くの不十分点がある。読者のご教示をお願いするとともに、今後も折をみて改訂し、改訂版をサイト上で公開していきたい。

2010. 3. 31

瀬戸 宏

凡例

- ・劇評等の配列は、申報掲載の順である。
- ・目次および劇評等に附された年月日は、申報への掲載日時である。
- ・掲載日時は陽暦を記載している
- ・文中の★は判読不明部分である。
- ・本文は繁体字で表記しているが、目次は簡体字表記である。

本資料は、平成19～21年度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補助金（基盤研究C）「申報掲載文明戲劇評の研究」（研究代表者：瀬戸宏、課題番号 19520319）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目次

まえがき・凡例			2
1913年(民国2)			
9月17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三、四本恶家庭》)	钝根	6
9月18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五、六本恶家庭》)	钝根	7
9月19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七、八本恶家庭》)	钝根	7
9月20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九、十本恶家庭》)	钝根	8
9月21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芙蓉劫》)	钝根	9
10月5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家庭恩怨记》)	丁悚	10
10月5日	捕述(《珊瑚》)	丁悚	10
10月9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尖嘴姑娘》)	钝根	11
10月10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青梅》)	丁悚	11
10月11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义丐武七》)	剑痴	12
10月14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重演之《马介甫》)	丁悚	12
10月19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恒娘》)	钝根	13
10月22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张诚》)	丁悚	14
10月27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复演之《马介甫》)	丁悚	15
10月29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恒娘》)	丁悚	15
10月31日	驯悍记即新旧夫妻(新民新剧社)	迷僧	16
10月31日	瞎七搭八之新剧评(新民新剧社《恒娘》)	息影	16
11月2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复演《家庭恩怨记》)	丁悚	17
11月2日	續・瞎七搭八之新剧评(新民新剧社《恒娘》)	息影	18
11月16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张诚》)	慕雅	18
11月27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富贵冤》)	钝根	18
11月30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红楼梦》)	丁悚	19
12月3日	剧谈(民鸣新剧社《马介甫》)	慧剑抨盍	20
12月17日	剧谈(《鸳鸯剑》)	鍊漢	20
12月18日	剧谈(民鸣新剧社《痴心女子》)	钝根	21
12月24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儿女英雄》)	钝根	22
12月26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劫余灰》)	丁悚	23
1914年(民国三年)			
1月6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玉堂春》五六七八本)	丁悚	24
1月20日	新民社大擴充	無署名	25
2月17日	無題(新民新剧社《情天恨》)	丁悚	25
2月18日	志情天恨(新民新剧社)	瘦鵲	26
2月21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恶家庭》五六七八本)	钝根	27
2月27日	剧谈(新民新剧社《云外飘香》)	丁悚	28
3月3日	愛看新劇者注意民鳴社大擴充	無署名	28
3月4日	志新民社第一夜之梅花落	瘦鵲	29

3月5日	志新民社第二夜之梅花落	瘦鹃	29
3月6日	志新民社第三夜之梅花落	瘦鹃	30
3月6日	編茅談劇	編茅	30
3月7日	志新民社第四夜之梅花落	瘦鹃	31
3月7日	吾之談劇(《梅花落》)	觉迷	32
3月14日	剧谈(开明社《珍珠塔》)	绮琴轩主	32
4月1日	志新民社之儿女英雄	瘦鹃	32
4月6日	志新民社之风月宝鉴	瘦鹃	33
4月8日	剧谈(民醒社《家庭恩怨记》)	一儂	34
4月11日	志民鸣社之头本三笑	病夫	34
4月15日	紀十二晚之新民社(《遺囑》《血手印》)	丁悚	35
4月17日	春柳剧场开幕宣言	忏红撰	36
4月19日	民鸣社之儿女英雄	钝根	37
4月19日	记二十一夜之启民社(《过新年》《爱之害》)	振之	37
4月21日	观胡四娘剧感志(新民新剧社)	渔郎	38
4月21日	告海上各舞台	冰露	38
4月25日	春柳观剧记(《菱花记》)	觉我	38
4月28日	志新民社第一夜之空谷兰	瘦鹃	39
4月30日	志新民社第二夜之空谷兰	瘦鹃	40
5月10日	星期六春柳觀劇記(《不如归》)	木公	40
5月10日	民鸣社之六指冤	觉迷	42
5月14日	记十七夜之开明社(《情仇》)	振之	42
6月20日	错姻缘(民鸣社)	钝根	43
7月20日	记民鸣社之白巾缘	觉迷	43
7月21日	纪民鸣社之白巾缘 补觉迷遗	振之	44
7月24日	记启民社之华吟梅	菊影	45
<7月25日>	演剧助賑	无署名	46
<7月25日>	新剧社不准备案	无署名	46
7月25日	记启民社之华吟梅(续)	菊影	46
8月18日	民鸣社之义务剧	钝根	46
8月24日	纪春柳社新剧浮云	卜父	47
8月27日	告新剧界	天性	48
8月30日	民鸣社之古装剧武松	钝根	48
8月31日	民鸣社之古装剧武松	钝根	49
9月6日	评春柳社之家庭恩怨记	丁悚	49
9月12日	余之春柳社之家庭恩怨记评	筠霄	50
9月18日	礼拜六之新民社(《珍珠塔》十五六本)	无署名	50
9月20日	论男女合演	钝根	51
9月21日	一年来上海新刷之趋势	瘦月投稿	51
9月22日	驳筠霄之(家庭恩怨记)剧评	冥飞	51

9月26日	二十三晚观民兴社剧(《芙蓉屏》)	钝根	53
9月27日	民兴社之孝鸳鸯	钝根	53
9月28日	民兴社之侠女伶	钝根	54
9月29日	芳草天涯(民兴社)	觉迷	55
10月1日	险姻缘(民兴社)	觉迷	55
10月1日	劇場零拾(民興社·《常相思》)	鈍根	56
10月3日	二度梅(民兴社)	丁悚	56
10月4日	记民兴社之前本二度梅	葛病夫	56
10月6日	观新剧马介甫感言	凰	57
10月7日	观春柳社新刷十姐妹	钝根	58
10月7日	花好月圆(民兴社)	觉迷	58
10月16日	观大江东剧社新剧战之罪	钝根	59
10月23日	观春柳社新剧不如归	顾德龙	60
10月27日	栩園剧谈(鴛盟离合記)	天虛我生	60
10月28日	栩園剧谈(续昨论申舞台之鴛盟离合記)	天虛我生	61
11月10日	久别重逢之新民社	钝根	61
11月11日	新民舞台之空谷兰	钝根	62
11月11日	记“民兴社”之《儿女英雄传》	冷眼	63
11月12日	新民舞台之空谷兰	钝根	63
11月26日	志新民社之黑夜枪声	瘦鹃	64
12月21日	新剧尚有关碍	無署名	65
<12月29日>	霜鐘新劇團, 熱心善事	無署名	65
1915年(民国四年)			
1月24日	新民社民鸣社之空谷兰	野民	65
1月28日	春柳迁居后之第一声	侃	66
2月1日	剧谈(“春柳社”《不如归》)	浙东布衣	66

1913年

劇談（鈍根） 9月17日

十五夜新民演劇社演三、四本《惡家庭》，較前更見進步。阿蓮被卜靜丞打死，棄屍於野。宜男潛往抱尸痛哭，悲切如真，觀者亦熱淚迸出，不能自己。吾於是嘆新劇之感人，勝於舊劇萬倍。而小雅、幼雅兩昆仲之做工認真，亦良足多也。鄭藥風扮小妹，一副老實派，一口浦東白，酷肖鄉村少婦。間發一二語，無不令人失笑。病僧之阿愁，亦佳。楚鶴扮靜丞，不下於藥風。惟清風扮懷仁，稍遜於楚鶴。靜鶴扮黃老老，野遇阿蓮，驚喜之狀，尚能體貼得出；父女相抱而哭，使觀者油然而起骨肉之感。有三數婦女，為之潸潸淚下，頻以手巾拭之，若不欲人見其哭者。其實此等处正見至性流露，得天獨厚也。阿蓮述別後事未竟，即被小妹訟師打岔。黃老老之全神，遂移注於訟師，以致阿蓮述至被打棄屍時，黃老老反淡然以喔喔應之，未能摹出十分驚痛憐惜神氣，是為靜鶴之稍不經意處。詠馥之口齒伶俐，實為全班之魁，若笑吾則不及矣。

滑稽問答，頗有令人發噱處。惟統觀全劇，稍嫌鬆懈，不能緊湊。

新民演劇社，現以謀得利樓上為常日演劇處。劇場雖整潔，而地處大馬路東口，門前冷落，游人所不到，以致賣坐清寥，恐不够開銷。聞租期一月，滿期後宜遷往西段熱鬧處。蓋新劇以開通社會為己任，不得不就繁囂之處從事也。閉幕時尤宜間以音樂。再為淺[迂]就社會計，或每晚先演一二出舊劇，想諸君皆曾致力舊劇，振吭高歌，自是駕輕就熟耳。

雖然，新劇之優點，在知識開通者頗能知之。今得鄭藥風等熱心開演，吾人正宜邀約親友，一往觀聽。俾坐客常滿，不負演者苦心，勿以地僻而忽之也。

余嘗謂“觀舊劇有碍衛生，而新劇則否；觀舊劇不可坐後，而新劇則否”。蓋觀舊劇者，自六時許入座，至一時許始散，其間呆坐五六小時，腰酸背疼，呼吸不良，目倦于視，耳疲于听，其精神之耗損為何如！新劇則八時開演，十一時許即止；其間又得於閉幕時小休息者十餘次、大休息而出外散步者一二次，窗戶洞開，空氣當新，燈少而蔽，光不刺目。且舊劇鑼鼓喧聒，人語嘈雜，坐次稍後者唱白不能辨只字；新劇不用鑼鼓，觀者亦多能顧公德，觀演時不交相語，故台上一句一字無不完全送入人耳，雖在末坐，亦能了然。新劇之可觀如此，人又何必不觀新劇哉！

劇談（鈍根） 9月18日

十六夜南京路東口新民演劇社演五、六本《惡家庭》。是晚因天雨，坐客極少，然演者仍能十分認真，精神充足，不以客少灰心。此其道德，亦自高人一等。病僧之阿愁，最為出色。瘦梅之卜母，被幽一室，與閔氏（閔氏為惜花所扮，庄重不佻，極似耐苦之賢婦。惜花容貌亦甚秀麗。先於《三婿爭婚》劇中扮某士女，纤丽明媚，絕好旦角，求之上海各舞臺中，春航、璧云而外，不多觀也）蓉花（朗圃扮蓉花，向為閑角，至此方有用處，演得妩媚温良，語言嬌脆，頗為可取）對哭時，淒戚之况，沁人心脾。何媪擲死孫女，潑悍骇人，觀者切齒。藥風之小妹，對訟師言：“願以索得靜丞之三百金，贈與卜母為告忤逆之訴訟費。”摹寫鄉婦一塊天★，出此慷慨豪俠語，令人聞之★容。小雅之阿蓮，幼雅之宜男，兩小相憐，坐立不離。余於此心中亦感起一種憐愛之情，不知小兒觀之，心中更復如何？黃老老至靜丞處索阿蓮，初入門，怀仁即稱之曰“黃老老”，後黃亦還稱之曰“怀仁先生”。及歸告訟師，且言曾怀仁為靜丞之司帳者，彼此初見，未通姓名，何能深知若此？阿愁入門，胡升等即稱之為“阿愁”，亦犯此病（宜俟錢媽出來相見後轉告靜丞等，始知其為阿愁）。靜丞為抚台之乾婿，第一、二本已詳言之，何以三、四、五、六本中人又言“道台”？此等小缺点，亦宜改正。

舉全體藝員同具之優點言之，則為陪角均能認真也。譬如二角在台口相語，餘角在後或坐或立，觀者不甚注意，而彼亦能各表其相對忧喜之狀態，與在台口者之舉動神氣相關合。此等好處，豈舊劇之舞臺上所得有哉！

劇談（鈍根） 9月19日

十七夜新民演劇社演七、八本《惡家庭》。愁雲慘霧，几于無幕不苦。是夜以某君扮演之燒火媽媽，最為出色。幾句極粗極戇之江北話，却有至理，坐客無不鼓掌稱善。黃老老忠厚長者，竟致瘐死於獄，觀者深為抱憾。幼雅之阿蓮，探監時抱父痛哭，哀戚如真。余嘗謂幼雅善哭，若某君之二實，則不如矣。

曾懷仁等既捕包訟師、朱乡老、黃老老三人，牽之入县署某室（布景似係客厅），怀仁出函授當差者，持入呈縣官，旋出語怀仁，謂“家老爺當照函辦理”。怀仁等去，即有獄吏引訟師等三人入獄，乃閉幕。此幕太短而無味，且滋疑竇，可以省去。盖未經審訊，斷不能收監；且有訟師在，豈肯無一言之爭執。縣官欲故入人罪，何難立刻訊供。屈打成招，然後收監可也。然函託訊供等事，不必實做，祇須於後幕怀仁口中表出足矣。吾故謂投函一幕，不如省去，較為簡淨。未識藥風以為何如？

小妹探監，訟師向之啼哭，且謂“我死之後，願汝等來收屍骨”，此種沒氣力語，成竹在胸之訟師必不肯出，似宜刪去。

《賭錢輸極客》一劇，楊潤身之老師父，神氣活現。開骰盆時，目瞪髮張，寫盡賭鬼發極情狀，亦能手也。

劇談（鈍根） 9月20日

十八夜新民演劇社演九、十本《惡家庭》，是為全劇之結果。善者得好結果，不善者得惡結果，勸戒社會之功亦於是乎收。吾故謂觀前八本者，不可不觀此二本；觀此二本而不惻然动容瞿然警悟者，其人必為木石而後可。

是夜做工，亦為全劇之冠，無處不若勁，無人不認真，一言一動，均有至理。靜心體察之，自能見其傳神之妙，在至微極細間，非粗心浮氣者所能效顰也。

卜母聞靜丞入獄，不稱快而反泣，言下不勝痛惜之意。即此可見世界上只有薄待父母之子女，斷無不愛子女之父母。

宜男出外遇訟師，言父已出獄，問在何處，曰在途為丐。宜男泣問“可真是我的爹爹嗎”，此句真有情理，幼雅體貼得出。若不先問此一句，便說“請你領我去見爹爹”，即直率無味矣。

靜丞抱宜男泣曰：“我不想身死之前還能見我兒子一面，我死也瞑目了。”此語直將痛悔之意、骨肉之情一齊表出。藥風理想，比人精深，於此可見。

訟師卜母等在朱乡老家聚會時，小妹倡議為宜男阿蓮撮合。阿蓮紅暈於頰，低首抿唇，轉身避立人後，以手弄衣，雙眼欲開，兀自忍笑不住。蓋其私願得賞，心花怒開，不能自禁也。此等寫情處，豈復俗手所能？迨靜丞歸來，卜母等群起呼之，獨阿蓮只上前助宜男相扶而不稱。蓋其胸中寸量，舊稱既不適用，新稱又難出口。直至靜丞先呼之曰“阿蓮”，阿蓮於是不得不還稱矣，乃羞答答稱之曰“爹爹”。吾觀至此，直令我愛煞小雅。

靜丞歸來，長跪於地。卜母閔氏望之而哭，心中千言萬語說不出來。想起他的從前罪惡，恨不得痛罵他一頓；又見他受盡苦惱，一身是病，滿口追悔，又不忍罵他。此等處演得真有分寸。

靜丞被捕，家中大亂：懷仁欲與新梅捲逃，錢媽欲將家產三股均分，燒火媽媽躍出，又欲分而為四，大鬧大吵，不分尊卑。貪官污吏家破人亡時，確有此種景象。

阿愁小妹扶起老子，進以茶。老子病態龍鍾，心中大慰曰：“我如今有了兒子媳婦，茶也有得吃了，病也好了許多。”此兩語令老年入聞之，當為酸鼻。

惟宜男於第一幕，眼已張開，而眼疾漸愈之言，直至後數幕表明，則第一幕之張目，幼雅似失檢。

小妹稱漁翁為“老先生”，宜改稱“老伯伯”。七、八本中之稱“守監禁子”，亦宜改正。

靜丞見撫台時，只穿光長衫，恐不合，即謂倉猝不及衣冠，亦宜單一大褂。漁翁屢屢自言“看破紅塵”，易使人厭。

欽差訊靜丞時，有言曰：“你的心比本欽差還要黑了。”意雖滑稽，實失體統。

前清厘捐局總辦，例須道班。靜丞既仗干丈勢力，得為厘捐局總辦，則其乾丈人必為撫台，而非道台矣。劇中多稱“道台”，不若仍如第一、二本中之稱“撫台”為合。

或問扮卜靖丞者本為楚鶴。何以至末二本，忽易為藥風？面貌不同，令觀者幾疑化子為另有一人。余謂此固不免缺憾。惟亦頗有用意。蓋楚鶴只能為富貴浮薄得意驕人之靜丞，而不能為貧病潦倒痛悔前非之靜丞，末幕精神全在靜丞椎心泣血，天良發現數語。藥風肯為其難，正見藥風不弱。

或問靜丞如許大罪，乃祇監禁三年，得無太輕？余謂此正作者苦心處。蓋以卜母之慈善，不應無子；閔氏之賢孝，不應無夫。故速其歸期以慰卜母閔氏之盼念。然以靜丞之作孽太重，又不宜長壽，故使回家即死。想作者幾費躊躇，乃有如此結束。他如錢媽之爛舌而死，懷仁之爛心而死，新梅之患楊梅瘡而死，燒火媽媽之忠猪癩而死，無不罰當其罪。又若訟師無後而蓉花為其義女，阿蓮無父而鄉老為其義父，隨手結束。雖似刻画，然就中下社會心理，不得不如此。觀者但當顧其戲情可也。

劇場最宜注意者，專人糾察，勸坐客勿於演劇時談話。

劇談（鈍根） 9月21日

十九夜新民演劇社演《芙蓉劫》。此劇與《黑籍冤魂》同一用意。惟胡某落魄太速，消失步驟。在妓院中被褫衣服後，尚有襯衫褲甚完美，歸家可飾言被流氓中途剝去外衣，令妻更取他衣在家安住幾日，再設法騙取其妻首飾，騙盡再竊衣服；衣服當盡，再竊什物器具出售，方合於理。何致遽服烏龜之破長衫歸家？何致遽偷鐺台，且在烟間討烟吃？寫妻契時，身上猶穿紡綢褲新緞鞋，此等處願藥風有以改良之。

《芙蓉劫》后，接演頭本《謝女淚》。小雅扮謝女，娇小明慧，摯孝之性，溢於詞色，傾心王生，若近若遠。醫生為之作合，却又羞赧避立，益形妩媚。惟從王生家出來時，語王生曰：“即有空，到侬搭來別相……”此言殊欠大方，宜改為言我母老病頹唐，弱弟年尚幼稚，一家無人將護，君倘有暇，乞為相顧云云。以此意立言，似較得體。

余嘗謂男女愛情，發生於感激者最為正當。若王生仗義救護謝女，並愿代任其母醫藥之費，謝女固孝母者，因感生愛，遂有託以終身之願。然則王生與謝女者，世間最文明之結婚也。

雙雲扮王任俠，言語舉動均見誠懇，惟少一種活潑灑脫之氣，於維新人物稍有未合。醫生議婚，謝母已允，而王堅辭固拒，語意決絕。試為謝女設身處地，何以為情。鄙見王生却婚之言，更宜改為相婉。雖然雙雲非不能體貼者，其言曰：“我救他的性命，全為公道。如今娶他為妻，反似有了私見了。”此言最為有理，以此意却婚，庶被却者不致難受。

劇場佈景應用物件，速宜添置。譬如此劇應用醫院中之床褥，醫生看護婦之裝束等等，均不可少。坐中有二西人，相與笑議其陋。余為不平，深望藥風注意焉。

劇談（丁悚） 10月5日

四號晚間，新民社演《家庭恩怨記》。慘痛處使人淚下，淫凶處使人髮指，為多財蓄妾者痛下針砭，誠有功世道之劇也。

張則鳴飾夏敦仁，言詞卑鄙，舉動輕浮，篋片取財，形容盡致。洪錦齡飾龜奴，異曲同工，堪相伯仲。瘦梅之慈善會長，鑄清之王伯強，雪琴之小桃紅，詠馥之鴿母，亦均稱職。惟王伯強既為商人而能奸猾致富者，豈有未嘗涉足花叢之理？乃演其初入妓院時，打躬作揖，鬧出種種笑話，殊嫌刻劃太過。（王伯強初入妓院，未擺一酒，未碰一和。頃刻之間，已娶其妓而去，亦不近情。宜以此幕分為二，而中間種種花頭，可以說白表過之。）

妓院陳設太簡陋。（夜飯菜祇兩碗太少。下次當請詠馥多破些鈔，添幾肴如何？）小雅、恨生等舉動亦不類妓家。余謂小雅宜飾良家姣好女子，宜演悲劇；今使為妓傭，反之矣。余為小雅惜。

惜花飾映雪，風致妩媚，愛情真摯。演發痴狀，慘痛无伦。獄警之李媽，十分認真，扶掖撫摩，且哭且慰，惜花得其襯托之力不少。

藥風飾王孝仙，受屈自盡時，執刀躊躇，瞠目而視。妻哭於旁，不覺手刀墮地，迨妻離去，旋又拾刀決死。心中千回百轉，都於神情中表出。人都拍手於其痛哭之處，余獨拍手於其無言之處。蓋其妙在神髓，非可以俗手例之矣。

感夢一幕，為全劇最高最妙最精之處，非藥風體貼不到此。鑄清亦盡心從事，僵立直視，迷離恍惚，燭影黯淡，全場淒寂，黑影幢幢，若真有鬼出現者然（能加以黑色之假壁更妙）。或謂此幕涉於迷信，余謂不必作有鬼觀，幻想入夢，安知非心理作用耶！

去年之冬，余曾於大舞台見徐半梅等演此劇。王伯強為武官而非商人，言笑舉動，堂皇體面。小桃紅進毒，係乘壽筵散後，伯強歸房私宴，乃進以勃蘭地酒（因伯強嗜此，囑孝先親出購辦，以備私宴之用。較藥風之手提錫壺，自出購買陳酒一小壺者為近理）。伯強見酒有異，先試飲婢，及怒詢小桃紅，悉為其子所為，則面作盛怒，而喉間哽咽幾不成聲。此等處似較優勝。惟感夢一幕，不及於今耳。

新民社漸見發達，安得羅致半梅等人來此，人才會聚，當更可觀也。

補述 號夜演《珊瑚》 10月5日

郭詠馥之安母，最為出色，先對於長媳珊瑚，吹毛求疵，活畫世俗老嫗厭惡媳婦情形；對於幼子，則十分憐惜；老嫗口吻，尤為酷肖，觀者靡不叫好。

鄭藥風之安二成，形容無閱歷少年，受人愚弄，揮金如土，甘入下流，不受母兄教誨。新婚甫三日，其婦不肯往姑處請安，並唆使與大成分炊。二成胸無主見，輕聽婦言，描寫得淋漓盡致。

許瘦梅之大成，誠懇溢於詞色，令見者油然起愛敬之情。王惜花之珊瑚，體貼入微，戲情滿面，舉動莊重不佻；且其容貌之秀麗，洵鈍根所謂賈、馮而外不可多得者也。張雪琴之臧姑（即二成婦），悍婦行為，演來甚為得手。惟在新婚之第三朝，即與其姑其夫其夫兄，無理吵鬧，世俗婦女，無論若何潑悍，恐不至此。

陳警警去安姨，口齒伶俐，出色當行。黃幼雅去安姨之孫，姣小敏慧可愛。蘇石痴之卜施仁，恰合篋片身份。馬清風與洪警鈴等之賭徒，能將下流行為，表得絲毫無遺，言語尤合下流口吻。

二成在妻處騙得二萬餘金，瞬息之間，即言輸罄，衣服被剝，至於押妻，恐無若是之速，宜分幕以補述之。

劇談（鈍根） 10月9日

《尖嘴姑娘》亦為新民社著名之劇。其用意在喚醒社會之迷信命相，懲戒鄙夫之貪圖妻財，其效力足以減除世俗婚姻上之危險。

張則民飾唐子固，興高采烈，妄想發妻財，言語舉動，至為可笑。張雪琴飾尖嘴姑娘，對於嫂氏，百般挑剔，舊家庭中如此女子，正自不少。雪琴熟悉惡俗女子心理，故能形容盡致。瘦梅飾唐母，無識老嫗，謀得富媳，願以棺材本為子重婚之費，自謂將本求利。豈知虧折淨盡，後悔無及，語語傷心，可憐亦復可笑。演者皆能手也。

藥風飾女子習藝所總理郁君，收留困苦婦女，來者不拒，具有提倡慈善事業之苦心。惟剃髮為尼，化妝作嫁，近乎兒戲，豈忠厚純正之慈善家所肯出此？且新婚之夕，何能不為唐子固看破？是祇可為戲而不可為事實者也。學羅區及寧波土語，宜再求純熟。至末幕收留尖嘴姑娘，在所學藝，不咎既往，准予自新，有合於博愛寬大之耶教主義，余深佩服之。

錢玉齋倪民新，插科打渾，妙趣橫生。惟蘇理堂宜於老丑，不宜於少女。此劇中蘇扮范氏第四媳，擠眉弄眼，歪嘴聳肩，似嫌太過。靜鶴飾女尼，神情不類。末幕強為郁先生唐小姐兩人撮合，旁人眾多，或推或挽，強使握手，草草成禮。殊可不必。蓋全劇陳義尚高，而結果草草如此，近於俗手所為，一落千丈，余所稱惜。

劇談（丁悚） 10月10日

前晚（八號）新民社演《青梅》，予往觀焉。是劇前本無甚精彩，看客對之，殊形冷淡，且有謂青梅本屬小雅扮演，乃開幕時忽易雙宜，以故座客意咸怏怏。據言日間所演之《義婢》即《青梅》化名。青梅為小雅所飾，因嫌其言語太簡，故以雙宜（即雪琴）易之。予亦謂小雅祇宜飾娇小明慧之好女兒，不宜飾任俠仗義之女子。蓋任俠女子之舉動，必磊落慷慨，方見好處。看客必欲小雅扮演，予恐亦非所宜。矧是晚雙宜飾青梅，亦頗不惡，舉止亦較昔大方，絕無狐媚態度；措詞亦頗可取。故予雅不欲，以人云亦云者而抑之。後本始見精彩，座客亦為之一振。

王惜花飾王進士女阿喜，纤麗温良，殊為得體，表情做工，自始至末，亦毫無鬆懈之處。故一般看客，僉窃窃稱譽之。當青梅述告張生種種賢孝，彼則唯唯答之，繼斷私託終身，則一種似慍似惱之情，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後父母既知底蘊而詰責，則羞愧交集，含涕引去，最為出色。迨母沒後，迺將脂粉滌盡，素服縞衣，益覺嫵媚，且亦見惜花之心細高人一等。至父任故無資棺殮，遂不惜賣身。李某（武弁）與青梅菴遇數幕，演得慘惻萬狀，予幾為之泣下。

藥風飾張介受，亦不亞惜花冯侍母疾一幕，純孝之情，令人起敬。至青梅夜至張處時，張詰以故，並責其不避瓜李之嫌，一派辭正言順，足以風世，且於社會頹風，亦不無少補也。

瘦梅飾張母，描摹病態頗好；惜面孔帶肥，乃為缺點。

警警飾嫗（阿喜乳母），石痴飾悍婦，子青之王進士，咸出色當行，實無疵可數。

全劇最發噱處，為警鈴飾惡少之僕，敏新飾王進士之長隨。每一啓齒，每一舉動，必令人忍俊不禁。

新民社開演以來，賣座日見發達，可為該社一喜。惟劇場背景，與種種陳設，太覺簡陋。劇情因之減色不少。如阿喜在尼菴，亦無佛堂之佈景。既知缺乏此項佈景，當青梅至尼菴時，僅可照書中情節言“避雨”可也，無須言來還願者，况又後隨一僕，手提香籃。敢問佛

在何處？★在何處？豈不违背劇情耶？故予謂不若僅言“避兩”較可。

劇評 10月11日

劍痴

星期夜老友曲江後人來寓，堅拉往新民演劇社。入座已遲，《財迷色迷》之趣劇已完，適正劇《義丐武七》開幕。雙雲起教師，揣摩老學究，神形華肖；惟開首不應讀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古文，應讀時文如周犢山《我將去之》等篇。聲調鏗鏘，與老學究專心八股者身份始合。詠郁之殷太太，太呆滯，竟似廟中土地婆婆。雖官太太須穩重，然亦宜稍活潑。殷知府被債主逼迫，欲求自盡，迨武七借銀後，還債登程一幕，似不可省。蓋借銀後立刻已到京師棧房，嫌太驟也。貝子爺何等繁華尊貴，豈可僅跟一家人，且形同乞丐？起貝子爺家人者，宜衣服華麗，且至少須三四人。前清京師習慣，主人以便衣見客。王爺貴族，尊嚴威重，豈以區區一候補府，居然便衣見王爺，而王爺反衣冠見客？此幕宜改貝子爺携殷入見，殷必須衣冠，到邸後，殷先在門房等候。王府家人，向索門包五六十兩。殷無錢，再三跪求。王府門口家人，坐而受之，堅向婪索。貝子進去對王爺說：“有山東候補知府某人，兒子向來認識，今專誠來京求見，謀一實缺，可否鑒其誠意，賞賜一見？”王爺微頷其首。場中佈一花園景，王爺背手在園遊觀，跟隨衣服華麗、身材漂亮之家人七八人。貝子引殷入見。殷見王爺後，先請一安。王爺似見非見，兩眼他顧，淡淡問：“爾是殷某否？”“在山東聲名尚好？”“咱當為爾代求老佛爺恩典，爾去罷！”殷乃又請一安，說“謝王爺恩典”，斜★側身而出。王爺神形，官倨傲慢，不可做得如《鐵公雞》中之洪秀全。此時木二爺等在王府門口，被護衛百般戲弄。木嚇得跪下，叩頭如搗蒜，以作穿插。殷★任後，武七到署，進後門，被門役練鎖拉進。殷知儲應親解鎖鏈，再三道歉，將門役發首輕重辨，不宜木二爺解鏈後，殷知府无一語道歉，門役亦不追究，皆與事情不合。二女★嫁一幕，大小姐說“我是阿姊，★先出嫁”，此語太粗俗，應改“妹妹年紀還小，應待奉父母，佐理家政，緩幾年出嫁不遲；況妹子年輕貌美，京師人來可以對付。”如此措詞，既合官家小姐口氣，且與上文照應。殷太太應許大小姐後，二小姐接言：“母親到底歡喜阿姊呢！”傳神阿堵，妙語解頤。武七★開學堂時，說明化子開學堂，誰肯來讀書？殷太守許其代為出面，迨開學後師生無不瞌睡。夫學堂腐敗，何止瞌睡一事？與上文重複，且老學究血氣已衰，瞌睡宜也。學生皆在盛年，宜改作頑劣嬉戲，如踢毽子，滾銅錢，捉迷藏。老學究終日瞌睡不管。武七見此形狀，向師生跪求。師生厭惡之，叱辱令去。適殷太守考察學堂到來，向眾述明緣由。武七復演說開辦學堂得錢不易，勸師生愛惜光陰。眾人乃聞言悔悟。否則武七開辦學堂，本非自己出名。一乞丐自陳“我是學堂主人”，師生豈肯深信不疑，即呼為校長之理？小學生宜年幼者扮演，始與年齡相合。又下屬見上司，須挺胸直坐，无刻刻立起打躬之儀注。鄙見如斯，質之正秋，以為何如？

劇評（丁悚） 10月14日

十二晚新民社重演《馬介甫》，情節與上月念六夜所演略有更變：馬介甫初至楊家，啓門者改為楊老；飲酒時悍婦未出吵鬧，祇飾女傭喚萬石進去，迫萬石穿女服繞行臥室中，被馬

介甫入內撞見，似不近理。蓋馬初履楊家，分屬生客，斷不致直入內室。前次子青飾介甫，悍婦出為無禮，介甫勸之不聽，反被奚落，廢然與萬石兄弟告別而出，在征途間覓計，欲收潑婦之威，適逢唱戲友人，觸機得計，乃託友人裝神往嚇尹氏。昨陳無我客串，略去此等情節，即在楊家自述裝神弄鬼之法。下一幕即為悍婦遇神，而扮演之神鬼亦不若前次之好。前次所飾小鬼，口含一種叫笛啾啾作鬼聲，甚佳。昨晚則無之。前次子青演馬復至楊家，萬石告以悍妻遇鬼事，馬斥為妄，楊力言其確，互相爭論。馬慮萬石等墮入迷信，不得已以實告，並囑千萬勿洩。而昨演並無此段，遜色多矣。萬鍾毆嫂一幕，亦不見十分出色。萬鍾自盡後，其婦削髮為尼，楊老與喜兒不得存身。前演由馬介甫領去，昨演則楊老先與僕人走出為某廟香伙，嗣介甫來始帶喜兒去。當時介甫詢及萬鍾與楊老下落，萬石告以已死。介甫聞其至友去世，宜十分悲痛，乃竟淡漠置之，此大缺點也。賣妾一幕，改在失火之後。將妾寄頓朱友處，並向借銀作旅資，乃與悍婦同往他處。

萬石既落魄，與喜兒相遇，追憶乃祖乃父乃母，相對飲泣，被馬瞥見，因是訪得楊老。此兩幕插得甚好。

以昨演者論，張則鳴之楊萬石最為出色。張雙宜之尹氏，亦甚稱職。許瘦梅之楊老，王惜花之弟婦，俱好。尤以離別一幕為最佳。

陳無我之馬介甫，間有不及陸子青之處。蘇石痴之楊萬鍾，則弗如樂風遠甚（聞樂風因嗓子失潤，故暫輟演）。馬清風、郭詠馥之販牛奴夫婦，滑稽可喜，淋瀝盡致。

昨晚座客甚多，聲浪喧雜，致台上說白不能入耳。吾甚望該社中人勸止之，詎樂風為該社主任，亦犯此弊，與关★之君討論瑣事，刺刺不休。是無怪在座婦孺之不顧公德矣。

劇談（鈍根） 10月19日

十七號晚間，新新社初演《恒娘》。以素素飾恒娘，清風飾恒娘之夫，恨生飾其妾，均能稱職。以素素與恨生較，素素之貌，不及恨生，而恨生口才，不及素素。觀者以為何如？

寒梅飾朱氏，藥風飾其夫，雪琴飾其妾寶帶。雪琴描寫潑賤婦人，自是拿手，非恨生所及。寒梅體態，于婀娜娉婷中饒有大婦身分，尤為佳妙。

藥風演其夫病肝胃痛時，妻妾二人方斗口，不肯為之進藥。病者乃呻吟曰：“憶吾未收寶帶為妾時，偶有小病，家人服侍周到，夫人為吾進藥。寶帶為我提痧，何等殷勤。今乃如是，悔無及矣！”寥寥數語，實足發人猛省，有功社會不少。詠馥插科打諢，無語不妙，蓋猶畫家之善於烘染者。

幼雅飾朱氏之弟，見姊夫來家，恨其欺負姊氏，雙手持雞毛帚擊之，旋又潛去其椅，使姊夫就坐時仰跌於地。此等舉動，極合小兒見識，而且滑稽可喜。若後之以中指直觸姊夫面上，

曰“請你吃張★”，此則村豎所爲，俗而可鄙矣。

恒娘善於自抑，故能感化其夫。朱氏學之，耐勞忍辱，亦獲大效。此法固妙，然而今日女子，有幾人能之哉？觀劇諸君，當自思家無恒娘之妻，毋寧以不納寵爲省事。

劇談（丁悚） 10月22日

二十號晚新民主社初演《張誠》，余往觀之。其情節來自《聊齋》，而稍加更改。按原書張訥、張誠未言有婦。昨演二婦，誠婦刁梟，動輒進饒（常誣告伯妯之罪狀于姑），訥婦老誠，時遭苦楚。因是藥風之張誠，得婦襯托力不少。且懇摯之情，愈易表見也。原書張訥自剄死後遇巫至復甦一節，昨演刪去，極是。惟張炳改張幼炳，似可不必。

瘦梅飾張訥，誠懇篤實，忍勞耐苦，演來最爲得體。被虐、樵柴、自剄、別父等數幕，尤見可憐。至箴勸乃弟一場，語語出自肺腑，聞者幾欲下淚。

藥風飾張誠，與瘦梅之張訥，可謂二難并矣。訥則時遭繼母打罵，誠則時加護惜，甚至哀求其母，願以身替訥受責時，誠妻從旁播弄，誠則勸懲兼施，冀其悛改，至懷餅往飼乃兄，並代樵柴一幕，言語之懇摯悲惻，沁人心脾，使觀者油然而動手足之情。讀魏陳思煮豆燃萁之作，酸楚不是過也。

子青飾張炳，於丈夫氣概中，却帶庸懦無能之態，最爲出色。且凡言語舉止，靡不入乎中肯，於此可見子青之演劇具有心得。

幼知飾牛氏，尚佳。形容悍婦行爲，不亞雙宜。拍桌槌胸，極肖一般無理取鬧之婦女。雙雲飾塾師，每一發語，動輒咬交嚼字，描摹老學究神情，頗覺滑稽可喜。

敏新飾張升，可謂淋漓滿致。余嘗謂敏新之飾仆人，可稱專門家。舉該社諸人莫之與京。

則鳴飾樵子，其滑稽態度，堪與敏新爲伯仲。蓋則鳴每演一劇，必使人忍後不禁，所謂生有諧骨者也。

潤身飾張千戶，官話純熟，老氣橫秋。惟每至稍有不適時，即以盛氣凌人，此爲潤身之過火處。

靜鶴飾千戶之母張太夫人，甚合大家婦身分。即說幾句官話，亦尚可聽。

雙宜飾誠妻，於尖嘴婦舉動極肖，蓋雙宜固善演潑婦者也。

統觀全劇，情節完善，惟千戶既派張升往齊訪覓張炳，有無消息，並未表明，嗣張誠被虎遺棄在途，適爲千戶張升瞥見。敢問此時千戶與張升，是否往訪乃父乎？此等處未經述明，觀者易起疑惑也。

劇談（丁悚） 10月27日

廿五號夜，新民主復演《馬介甫》，余又往觀。情節與初演所演者相近。

子青飾介甫，態度從容，神采翩翩，做工與言語，咸不即不離，殊為得體。

則鳴飾萬石，其好處有目共賞，實不能以言語形容。

石痴之萬鍾，余甚不取。蓋石痴飾丑角，則能勝任，其余非所宜也。楊老本為瘦梅所飾，昨以靜鶴扮演，亦不亞瘦梅，故尚可觀。

惜花之楊妾，寒梅之弟婦，並皆佳妙，無疵可擊。

雙宜之尹氏，雖屬認真，然每多過火處。嗣後冀雙宜有以改之。

化佛之伶人，甚佳。途遇介甫，表述自京來此，乃為改良新戲云云，措詞甚合。至介甫求其扮鬼，始則一口回絕，謂“當茲破除迷信時代，不宜再以神鬼愚人，而害人民深印腦筋，嗣後永不能革除迷信”。迨介甫謂“此次之扮鬼，並非害人，乃係救人之舉，偶一為之，固無不可，請君權衡之，當不吾却也伶始首肯”。此幕兩人之對，答語言中俱含深意，為劇中之最妙處。且措詞亦甚精細，人所不能道者，而彼兩人能道之。於是余又佩服子青、化佛不止。

尹氏遇鬼一幕方開，時屆九時。余因踐友人之約，遂不及劇終而出。

劇談（丁悚） 10月29日

昨晚（廿七）新民主演《恒娘》。首幕為洪大業（藥風飾）患病，延醫診治。醫生為則鳴所飾，神情甚好。先為大業切脈，嫌其衣袖太小，因與詠馥所飾之周媽插科打諢，寥寥數語，殊堪捧腹。繼見朱氏（寒梅飾）驚為有疾，亟請醫治。此幕亦為朱氏不育之伏線也。第二幕演狄少梅（清風飾）在途與傅幼才（子青飾）眷屬邂逅。少梅醉心傅小姐，牽住梅阿媽（傅之女僕，幼知飾）強求說合。此幕稍覺不近情理，蓋途遇素不相識者，即求為之說親，實為社會上所罕見也。第三幕演大業收婢寶帶（雙宜飾）為妾，朱氏不允，周媽從旁攪掇。詠馥之口才，幾無一處不令人解頤。第四、第五兩幕，為傅、狄雙方議婚，無足紀述。第六幕演洪大業妻妾相爭，寶帶之撒潑，朱氏之柔和，演來甚為得體。第七幕演朱氏負氣回母家，泣訴被虐狀時，其父（潤身飾）母（瘦梅飾）亦正在斗口，描寫舊家庭之多閑氣，且語帶滑稽，令人失笑。見女被虐，乃父怒目切齒，欲得婿而甘心，以為丈夫待婦，不應強硬如此。明於責人，暗於責己，蓋亦社會當情也。第八幕狄少梅虐妾。此幕反衬洪大業之虐妻。第九幕顧老老（靜鶴飾）賣女小金（瑯圃飾）。此幕情意悲惻，觀者不勝貧富之感。第十幕洪大業肝胃痛發，呻吟求助，而妻妾正在鬥口，不肯為之進藥。此幕為全劇最佳處，蓋戒人多妻之本義也。第十一幕演恒娘（素素飾）教朱氏毀妝服勞，感化其夫，先由恒娘為小金贖身去，俾朱氏自操井臼。此等處頗精細。第十二幕演朱氏服侍寶帶，洒掃烹飪。服事櫛沐更衣，不辭卑屈。寶帶則

橫嫌不好，豎嫌不是，活現賤婦舉動。大業於是始覺朱氏之可愛，寶帶之可憎。而朱氏益自抑，大業益愛之；寶帶益自驕，大業益憎之。第十二幕朱氏忽艷妝，大業一見，愈生情愛，朱氏謙退，一迎一拒，最爲出色。嗣寶帶自知驕惰太過，有取憎之道，乃匍匐認罪，痛改前非。劇乃告終，結束甚爲圓美。

《馴悍記》即《新舊夫妻》（痴僧） 10月31日

新民社演是劇。子青飾馬學生，豁達有大度，任俠之氣，形於詞色，頗合馬老身分。

雙宜飾張氏，好在始終皆有精神。其描摹妒婦雖肖，然間有過不中節處，其對於夫氏既若是其悍，則一見馬老，亦何能遽改前非，而一馴如羊？此其一端也。又其揮霍金錢，有如糞土。天下有妒婦而能不吝嗇若是者乎？

藥風之軒轅生，一味謹慎，失之太拘。寒梅之軒轅姬，舉動無不體貼入微。受虐、投河幾幕尤勝。

恨生、惜花、小雅、瑯圃之飾馬姬，舉止均得勢。而恨生於柔軟中又兼有一副天真爛漫神氣，尤佳。

石痴之醜老，化佛之醜婦，均佳。不過喪女痛哭，亦不致仰臥臺上。此是正劇，當稍留意也。

素素之鄉女，形容天下一班不知大體之少女，至矣盡矣。

瘦梅之鄉婦及算命者，皆出神入化。詠馥之醜婦，神氣亦好，見輒捧腹。

清風之美少年，過於輕浮，有所不取。

潤身之山東布客，貪財好色。至張氏家大有不索還千金不休之概，酬媒婆僅以銅元五十枚，可爲一班守錢虜寫照，諛而且虐矣。則民飾訟師，始則自高身價，以堅張氏之信；繼則爲恐嚇語，以寒其膽；後則告以吏役，皆須賄通，以肆其敲詐手段，得銀二萬兩，而尤曰“本訟師不要錢”，亦可笑矣。吾恐觀劇者中有律師，爲之惶愧而汗下也。（完）

劇談 10月31日

瞎七搭八之新劇評（息影）

余近日閑甚，入夜必往新民社觀劇。前晚新民社又演恒娘故事，其情節較前略異，顧精神奕奕，頗有足觀。試爲約略言之。藥風去洪大業，神情潦倒，談吐囁嚅，適如其分。其就醫、服藥、謁丈各幕尤爲出色。惟對朱氏說，從前我生病，你與他搶來括痧，搶來拿藥，與實際不符。蓋當初括痧三五七條，均周媽爲之。朱氏與寶帶，並無一語及此，而藥則并周媽不曾

拿也。寒梅去朱氏，恰合大奶奶身分。在洪大業前，罵寶帶各語，全從醋意中來。而仍不落小家氣，又哭訴爺娘時，洪大業入門，被小舅子用鷄毛帚柄亂打，亟為喝阻。其體會人情真可謂無微不至，洵名角也。

劇談（丁悚） 11月2日

《家庭恩怨記》，為新民社傑作之一。昨晚（三十一號）復演之，精采較前更佳。因伯強在妓院擺酒一幕，加入京調，慶壽一幕，加入灘簧，故一般坐客愈為歡迎也。

潤身飾王伯強，昨演已改為武官，但謂為民國統帶，未妥，言語舉動間，有幾幕較子青稍遜，有幾幕實過子青。初入妓院，非如前次之打躬作揖。惟被妾進毒及見養媳、發癡、感夢等數幕，不能體貼細到，似遜子青，餘則悉佳。席間唱《金水橋》一段，足見於舊戲頗有功夫。

樂風飾王孝先，體貼戲情，極為周到。至痛哭故母，執刀自盡時，語語悽慘。及為未婚妻映雪瞥見，詢得緣由，急欲代往聲訴其翁，以白心迹，孝先戀戀不忍映雪遽去，呼之返者三，以從此一別不復相見也。演時神情之悽楚者，多為下淚。

惜花飾映雪，丰采秀麗，愛情真摯。每一言動，悉合小兒女神氣。發癡一幕，演至極慘痛處，余回顧坐中婦女，其眼圈靡有不紅者。嗚呼，何其悲劇之成人一至於此耶！

瘦梅飾慈善會長，所言皆耐尋味，吾甚取之。

清風昨晚飾王壽，又飾嫖客，唱做俱佳。手刃魏雲樓時，與子青互打一幕，閱者叫絕。飾嫖客時，在席間唱《李陵碑》一段，亦頗可聽。

化佛飾某妓，唱《拾玉鐲》。恨生飾某妓，唱《黃金台》。崇秀唱《二進宮》淨角。楚鶴飾妓傭，唱《弔金龜》。寒梅飾某妓，唱小曲。後幻俠又與崇秀合唱《天水關》，音調俱佳。且化佛與清風悉自拉胡索，可謂多材多藝。

伯強慶壽一幕，客串某君唱《蕩河船》，與詠馥唱《馬浪蕩》，以寒梅為搭配。語多勸世，絕無穢言可取。妓院陳設，較前已為改良，然間有一二粗笨不堪之碗，雜於洋式器皿之間，減色不少。孝先所買之酒，昨亦改為白蘭地。惟藥風初言“巴得溫”，後雙宜則說“白蘭地”，欠關照。孝先死後，王福、王禱在尋伯強，在途相遇。伯強詰問“找我何事”，答云“家中出了大事”，乃並未說明緣由，相率而返。下一幕即為感夢，若出意外，豈王福、王壽終未明告伯強，而伯強亦未知其子之死耶？想小香水雖凶悍，亦不能諱孝先之死，使合家夷然若無事也。故鄙見找尋伯強一幕，儘可刪去，反不致畫蛇添足之謂。質之藥風諸人以為何如？

瞎七搭八之新劇評（續）（息影） 11月2日

《恒娘》劇，雙宜去寶帶，言語舉止，尚稱合格，惟當洪大業昵近時，常作羞答答態，有如東施效顰，令人作三日惡。但其多方撒潑，描摹小人得志狀況，亦頗有足觀者。

詠馥去周媽，聲音笑貌，純任自然，其隨機應變處，頗解人頤，宜其掌聲雷動也。

則鳴去醫生，清風去狄少梅，江湖秘訣，各有心得，逐次演來，亦可人意，惜近浮滑耳。

子青去傳幼才，崇秀去傳太太，幼知去傳僕，均有可取處。而幼知於恒娘嫁後數幕，周旋應對，亦不下詠馥。

素素去恒娘，頗具大家風範，談吐清楚，行止大方。恨生去狄姨娘，出色出色。蓋狄姨娘之身分，應較朱氏、恒娘為遜，而高出寶帶。甚難扮演入神，恨生得之矣。

劇談（慕雅） 11月16日

新民社新劇，多至四十餘齣。其中最能感動人心，最有關於世道者，莫《義丐武七》與《張誠》者。前夜排演《張誠》，予特撥冗往觀，竟泚筆誌之如下。

黃幼雅年僅十四，所演各劇，類皆入情入理，不同凡俗。其飾張誠，尤為慘淡經營，淋漓盡致。送飯一幕，表情言論，悉出至誠，悲愴處實足令人下淚。稟師、諫母二幕，措辭適當，言論高尚，得諸十四齡童，不可謂非天賦獨厚，且也清言娓娓，大動人聽，言出意隨，聲容並茂，觀之不覺令人油然而動孝弟之心。黃幼雅誠箇中之能手也。

前某君為予言，新劇界而得黃氏其人，新劇界之光也；新民社而得黃氏其人，新民社之幸也。惟是劇界之幸，新民社之幸，適黃氏之大不幸。蓋年方幼穉，正宜及時求學。今以現身說法，致誤求學之時，夫豈黃氏之幸哉？謹告藥風其稍加注意。

餘如藥風之張訥，雙雲之塾師，子青之幼炳，鏡花之牛氏，潤身之千戶，靜鶴之太夫人，類皆白口與動作俱佳，無美不備，洵傑構也。

劇談（鈍根） 11月27日

二十四、二十五兩夜，新民社演《富貴冤》。是劇情節，似脫胎於舊小說《描金鳳》，而巡撫試★凶手一段，則又從《包公案》中吸取而來。一經諸藝員之搬演，便覺情趣生動，居然一齣絕好新劇矣。

漫士飾張繼春，最為出色。探監代罪一幕，義氣激昂，聲容淒楚，尤難於作含淚之強笑。其胸臆間★，筆墨所不能描寫者，漫士能於眉目間表出之，真是能手。石痴之陳惠伯，做工非

不認真，奈生成一副遊戲面孔，觀者終覺其爲做戲，不覺其爲逼真事實耳。

漫士昔在社會教育團，曾假大舞台演新劇，飾《家庭恩怨記》之黃孝，。真摯悲痛，使我觀之，永不能忘。及今三年矣。時用懷想，不圖於昨晚見之，久別重逢，故益覺其可喜。

錢化佛之鄒知縣，面目可憎，語言可笑，形容鬪茸官吏，淋漓盡致。江北白尤足引人大噱，咄咄玉齋，汝不怕江北人惱汝唐突耶？

三、四本中扮獄卒之某社員，惜不知其名，小丑本領殊佳。方之何金壽當不多讓。扮万保正之冷笑，亦甚有趣。

洪驚鈴在一、二本中飾作，三、四本中飾棧使，均令人笑。惟其本領全在眉目間，與他人不同。

飾馮武昌之天曉，想是舊劇武生出身，故軒眉瞪目，語言抗直，別有一種英爽氣概。此等脚色，誠不可少，使爲馬介甫，吾知必有可觀。

秋聲之撫台，衣冠不具，舉止亦少威儀，與長隨耳語，乃以手勾長隨之頸，是誠失檢。幼知之陸夫人，見撫台稱“撫台大人”，宜改稱“大人”或“大公祖”；見知縣稱“知縣大老爺”，宜改稱“父台”。若陸壽之見撫台，稱“老世伯”，且穿小褂，是可弗責，蓋陸壽本爲家人，不知禮貌也。雙雲之張榮，言詞誠懇，極合老家人身分。惟在上人前，時捋其鬚，亦爲失檢。

內姪者，對於姑夫而言之也。對於姑母則姪耳，非內姪也。乃有多人稱陳惠伯、周口口爲陸夫人之內姪，是宜留意改之。

是劇足以鉞砭庸俗，使人觀之，油然而起知己之感。一般以酒食爲朋友者，見之當爲汗下。此中蓋已隱收社會教育之功也。

新劇之勢力，漸見膨脹。繼新民社而起者，有醒舞台、歌舞台，下月之初，行見上海之新劇團，鼎足而三。然尚有移風社接踵而起，其內容亦甚不弱。惟我深惜以多數之新劇名家，不薈萃於一處，而必四分五裂以爲之，甚矣中華民國統一之難也。

劇談（丁悚） 11月30日

昨晚（二十八號）新民社初演《紅樓夢》。從賈璉服中娶妾起，至柳湘蓮隨道出家止，故命名《鴛鴦劍》。情節甚佳。素素飾尤三姐，頗認真從事，貌亦不惡，惟舉動間有近悍婦處，宜稍裁抑。聞賈璉爲伊婿婚配柳湘蓮，一種羞喜交集之態，演來甚爲得體。其最佳處爲聞湘蓮退婚索劍，在屏後悲憤及出外自刎，語言神氣均好。漫士飾柳湘蓮，風度翩翩，每一言動，靡不體貼入微。及見三姐自刎時，始知三姐貞烈，乃嗚咽悲哽，百不成聲，此爲尤佳。笑吾飾賈珍，自始至終，無鬆懈處。惟語太诙谐，雖令觀者解頤，揆諸賈珍人品，嘗不至如是輕浮。

藥風飾賈璉，說京話嫌未純熟。將鴛鴦劍手遞三姐時，三姐喜，賈璉亦喜，演來頗有精采。小雅飾寶玉尚稱，蓋小雅舉動本似兒女。雙雲飾老道，化裝甚妙，惜語太激昂，近少年演說家。希雙雲有以改之。驚鈴之酒保，敏新之鮑二，俱佳。尤以驚鈴之酒保，酒樓報菜時，最為出色。蓋觀戲者方屏息靜氣，聽湘蓮與薛蟠等談話，忽出不意，彼驚鈴“吵魚片”“吵蝦仁”一陣怪叫，合座盡貽。蓋其聲音，酷肖市肆酒保。故可喜也。

去※兒者，本排則鳴，則鳴因病足，乃請評劇家馬二先生充之。馬之神情言語悉趨上乘，京語之純熟，尤為冠絕侪輩。惟舉動不類僮兒，為美中不足耳。

劇談（慧劍投稿） 12月3日

昨晚七時半，偕友人往民鳴社觀劇。入場時尚未開幕，四座喧嘩不堪其擾。無何幕啓，劇為《馬介甫》。飾楊萬若詼諧百出。飾萬若妻者，形容悍婦，無微不至。飾介甫者，微嫩火氣。馬介甫之友裝鬼夜入萬若妻房時，突如其來，使觀者模糊不知其究從何處而入。劇中演進門出門，隨意★走，一若無門面又無門檻者。新民主之演滑稽劇如《誰先死》等，於進門出門處，演得無微不至。是民鳴社之不及新民處，後宜留意。是晚正厅及包廂，皆贈化裝小影及劇本，惟二等及三層樓等則否，謬哉是舉！豈三層樓及二等等座客，非主顧耶？抑以貧而輕之耶？不然，劇本祇一長不滿尺之洋紙，化裝小影亦惟一紙銅版畫，所費無幾，即並三層樓等贈送，亦不至於虧本，何所惜而不贈耶？且夫劇本，猶說明書也。三層樓等座位距台較遠，劇中一語稍輕，座客每至不辨，有說明書則可不至誤會矣。劇半，三層樓包廂內一客，以茶房誤將其茶壺取去，乃呼而責之，亦在情理之中。詎有一身穿大衣之某某，呼巡捕至，責以不應吵鬧。其實彼何嘗吵鬧，而樓上下之座客，叨其喊巡捕之福，致劇中人語不可得而辯，則某某之所謂吵鬧者，夫子自道也。噫，民鳴社何謾客之甚耶？願好自為之，庶不致失敗也。

劇談 12月17日

星期夜，家兄約往新民新劇社觀劇。此為僕第一次眼福。是日天氣躁熱異常，晚膳後徒步而往，籍以消化食物。至該社門口售票處買票登樓，由招引人按票領至優等坐位。其時尚早，先觀劇題，為《紅樓夢》故事之一曰《鴛鴦劍》也。俄頃開幕，描寫賈氏絢綉，柳二英豪，尤三剛烈。如珍蓉等倚勢作惡，無不神情畢肖。尤三之忽怒忽笑，咄咄驚人。若張信之立據退婚，雖振振有詞，而自知貧富不敵，生兒不肖，亦屬無可如何。此等處喚醒當年不少，滿場人物，自始至終無懈可擊。最可惜者，飾賈璉之某君，頗不愜意。雖受外來激刺，神情毫不變更

。即如逼張氏退婚，與張信理論時，甚似村塾中頑童背書一般，生梗羞澀，無一是處。賴有飾蓉兒之某君，在旁襄助爲理，得以完篇，亦驚險矣。至該社化粧，尚須斟酌者，如柳二雖係浪子身分，脂粉似嫌太重，祇須略略裝點，成一美男子便可。如尤二未嫁賈璉時，額髮已成方形，在習慣上視爲已出閣之標識，尤二冒充處女，烏可以此唐突耶？至幕閉人散，已天降大雨，滿街泥濘。歸而泚筆爲之記，非敢云評也。（鍊漢）

鈍根按：是晚飾尤三姐者，爲素素，演得最好。其次爲馬二之興兒，舉動極肖家人，京話亦甚圓熟，搬述賈府人口，如數家珍，是非爛熟紅樓者不辦。又次爲漫士之柳湘蓮，舉動豪爽而又不俗。又次爲笑吾之張信，辨才無礙，却又逼真窮老先生口吻。至于飾賈璉者，實爲藥風。藥風拙于口才，說京話尤訥訥不能出口。然其理想縝密，善演★戲，亦自不可沒也。惟化妝尚須斟酌，不僅如鍊漢所云之尤二也，最好飾寶玉者必御紫金冠百蝶衣，觀者始爲愜意。藥風之衣袖太短小，不似當時人物，亦宜改之。

劇談（鈍根） 12月18日

十六夜民鳴社演新劇，曰《痴心女子》。其情事即爲《聊齋》中之《胭脂》，乃由管君義華編爲劇本者。是晚飾胭脂者爲子美，明媚秀麗，超越侪輩，最可愛者，則其低首含羞，背人顏★，★之頸，★洁有如絕世美人也。演至臥房被逼時，娇羞薄怒，無可如何之狀，盡情表出，却又不失小家好女兒身分，是誠可喜。惟既與宿介秉燭相語多時，必於宿之聲音笑貌，所認已熟，何以後在縣堂見鄂生時，不辨其非？此等處於事實上微有不合。

雙宜扮王氏，活畫出一個淫蕩婦人。每發吻必有種種無恥之語，出人意外，虧他如何體貼出來！

卞牛醫突被戳死，其妻女見之，宜大驚極駭，痛哭號咷多時，然後顧及其他之事，乃笑吾、子美，於此處未會做足。笑吾之卞媪，即於死人身下覓得鞋子，絮絮追問，胭脂則訥訥不肯答。母女二人，只管鬧熱，却冷落了一旁的死人（想錢玉齋躺在地上必然焦悶得狠）。及問明鞋子來歷，卞媪乃縱體仆於死者身上，大哭青天，極似鄉婦喪夫情狀，此亦自是笑吾長處。

麗聲之宿介，語多酸氣，咬文嚼字，使人失笑。若文聲之毛大，則一味以“谷碌碌”“厥縷縷”“夾辣辣”等字爲語助，稍嫌笨板矣。

一笑之縣令，潤身之太守，子青之按院，非不佳，惟以三次審問皆是“這★，你呼甚麼名字，多大年紀了”，從頭至尾，不分詳略，戲文複沓，觀者生厭，故演者不易出色耳。

卡牛醫被戕，妻女痛哭時，宜即閉幕，再以擊鼓鳴冤，分入下幕。庶爲妻女者，不致哭

跳等天亮,吃力難討好也。管君以爲何如?

劇談(鈍根) 12月24日

新民社近得王无恐、汪優游、凌憐影三人客串,益見精神。廿二晚演《兒女英雄》,出色當行。余觀新民演劇以來,當以此夜爲最滿意。

目下沪上新劇,多爲家庭戲,幾於千篇一律,惟此《兒女英雄》有提倡軍國民精神之意,是誠社會教育之大者遠者。惟“兒女英雄”四字於劇情尚不甚愜,宜再斟酌。今試先述劇情:

有羅發中將者,與其夫人蘇蔓英,愛情初甚篤。後蘇忽與柯秉義少將暱,遂薄中將。會朝令征邊,羅與柯均當出發。柯先至羅宅後園,與夫人泣別。適爲羅歸來撞見,忿欲殺柯。柯伸頸待戮,羅忽擲刀曰:“余刀未殺敵,安可先殺同胞?且汝亦國家有用材,願釋個人之私嫌,與余同赴前敵。余生平有三愛:一愛國家,二愛妻子,三愛朋友。朋友即汝也。今汝能努力國事,他日凱旋,舉國有榮,即所以自讀,亦所以報余也。”柯感泣而去。羅復入夫人房。夫人亦不復諱,自言愛情已屬柯,惟願君此去珍重而已。既抵前敵,羅忽被召歸,柯則以傷死,遺書剖心肝寄夫人。夫人得書,悲極自刎。羅以其妻失德,死亦甚快,仰天大笑,遂閉幕。

无恐飾羅發,體格雄偉,語言正大,處處抱定“理”字。優游飾蘇夫人,眼光銳敏,語意曲折新穎。(將死時謂羅曰:“汝責我不應舍汝,而戀柯秉義,不過因汝與我結婚在先耳。今柯死,我從之於地下爲圓滿之夫婦。汝★來我已與柯郎先爲夫婦,汝亦無奈我何矣。”處處抱定一“情”字。兩兩辯論,各有所據,不同凡伍。憐影飾侍女月痕,從旁點綴一二語,亦皆入妙。

中將撞破私別一幕,最爲出色。无恐演至鬱勃憤恨處,竟有真淚迸出。規斥柯少將數語,大義凜然,使觀者頓起愛國思想、尚武精神。

少將泣謂夫人曰:“我要出發了。”侍女從旁讒笑曰:“不道當了軍人。還怕出發,要哭的。”此雖淡淡一語,用意何等感慨。惟下復贅言曰:“中國的軍人都像了這樣,還有希望嗎?”此爲畫蛇添足,溢出分際。新劇家每有罵人貪多之病,即此類也。

則民飾柯僕,打諢可噱。惟柯臨死時,病房中竟無一人看護,畢阿二大哭大跳,終不見一個醫生或看護婦出來,是老大漏洞。

藥風飾少將,身材太短小,語言少武氣。鄙意易以天呆何如?惟藥風演哀愴有獨到耳。

夫人嘗謂少將曰:“我只恨投胎在中國,不得自由結婚。”“投胎”二字鄙陋,似非夫人之言。

軍衣袖不可太長，袖內宜襯白硬袖，不可使貼身絨衫之鈕袖，露出軍衣袖之外。舉手敬禮，指宜緊並，臂宜先向右伸直，而後彎上。惟上官對於下級，可以隨意。此等雖屬小節，亦不可不講究也。

余嘗因此劇而平心論之，蘇蔓英既得羅發，羅之品貌才識亦不弱，不應別戀柯秉義。即謂柯秉義實有可愛之處，然本夫苟可將就，亦當力屏外緣。蓋屈抑一己之愛情，其害小，而維持社會之風化其功大也。吾願女同胞之觀是劇者，當以蘇蔓英為戒。夫妻間之愛情，當極力保守。即或欽慕其他男子之才貌，與之為友可也。然所以愛之者，當與所以愛夫者有別。夫妻之愛情，宜專而不宜濫。朋友之愛情，則舉天下人而博愛之可也，但求無碍於夫婦而已。

劇談（丁悚） 12月26日

新民社近請王无恐、汪優游、凌憐影等客串，余亟欲一飽眼福，輒被事阻。昨晚始得如願，觀其所演為《劫餘灰》。或謂此劇非彼等之重頭戲，恐不能盡見所長。余謂不然。名角演劇不在戲之輕重，雖登場祇一幕，發言祇數語，亦足使觀者快然滿意也。

无恐飾式钟，在妓院打抱不平時，不知者幾疑為好人。但細察其神氣，乃含有一種不可思議之用意。蓋欲得此美而填彼之慾望也。回告其旗婦時，描摹官場內情形，非如他伶之一味骨脅諛笑。彼則惟於拿身分中，微帶三分懼內。當手杖婉貞時，嘴硬而手軟，碍於大婦在旁，不敢不打，却又不忍使打，演來甚佳。

優游飾式太太（旗婦），容止甚合驕貴婦人，氣度從容，語音情脆。婉貞與之行禮時，昂不答禮。其好處每在似言非言，輕描淡寫之中，愈見其富貴婦人之甚。當強迫婉貞時，婉貞說：“你們沒有王法的嗎？”旗婦曰：“王法即是滿洲人，滿洲人則是王法。”寥寥數語，罵盡滿人。

憐影飾朱婉貞，丰姿★★，舉止綽約，略使鉛華，愈見不俗。泊忱謂余曰：“憐影較寒梅如何？”余曰：“較之時人醉心之馮賈梅，殆有過之。”余為此言，自以為非過譽，然而余已醉心憐影矣。

雷音飾朱仲晦，描摹無賴神氣，淋漓盡致。與兄索借，初則強硬，一副流氓口吻，不知雷音從何處得來？繼見姪女有首肯之，意則★變為嬉皮涎臉，以期軟騙。至姪女祇肯出二元，不滿所欲，則又大恚，其恨恨之狀，不現於外，而★★內，★為日後★★★女之★★，殊為佳妙。是劇雷音為正脚色，亦最出色，自始至終，無懈可擊。

天呆飾侨老，言語舉止，似夏月珊。與留學生算酒賬時，三个一元七角半，翻來復去，算不清楚。加之警鈴之愍大，敏新之留學生，配搭至堪發噱。

漫士飾陳耕伯，在酒店遇僑老時，陳訴被拐原因，困苦情狀，聲淚俱下，表情極佳。惟在做苦工時，言語中常有“同胞”等新名詞，是宜改去。蓋當時一般酸學子，尚不至以“四萬萬同胞”為口頭禪也。

笑吾飾朱小翁，眼勉從事。每一言動，切合身分，不即不离，尽善尽美。

警鈴既飾憨大，又飾通事，與外國販說外國話，滿口“佛哩谷特”“大拉司”，再加“叽哩咕嚕”，可發大笑。

則鳴與石痴飾更夫，更為有趣。則鳴之更夫，恐石痴之更夫瞌睡，乃講笑話《頭蚤搬場》欲解其睡魔，乃一則指手画脚，嘮嘮叨叨說了一大篇，一則垂頭折頸，早入睡乡，甚且砰然跌倒矣。則鳴大怒曰：“你這人快要死了！人家說得何等高興，你還會瞌睡麼！”★時橫跳三尺，豎跳一丈，狀至可笑。後兩人背屍一場，做工★诙谐盡致，余腹幾為笑破。

1914年

劇談（丁悚） 1月6日

四號晚新民社演《玉堂春》五、六、七、八本，甚有精采，看客多滿意者。屏息而聽，人雖多絕無聲息。余坐在後，亦能聽得隻字無遺。於此可見，看戲者多有公德。

《玉堂春》本舊劇也，演者多支節為之，或祇演《蘇三起解》，或《三堂會審》，或《關王廟》，惟前新舞臺演全本，頗能號召看客。昨觀新民社所演，改用時下衣服。無錫縣為笑吾所飾，描幕神情，至矣盡矣。初審蘇三時，迫蘇三招供，一派強詞奪理，而說得面面周到。先強後騙，處處得神，且能表出一種內情，係曉得蘇三是冤枉，而得了鄒監生之賄，又不得幫徐章氏而抑蘇三。至見撫台、潘台、臬台時，又是一種神氣。最佳在教供與會審幾幕，做得淋漓異盡。憐影飾蘇三，與笑吾可謂旗鼓相當。與徐子麟等飲酒時，子麟毒發，彼知有異，遂將飲器遂件檢察，細膩之至。在初審時，與無錫縣辯駁之言，語語可取。繼被迫畫供，乃有一種含冤莫訴之態。教供一幕亦好。最悲慘者為起解時，在途間自述身世，一種悲切之狀，沁人心脾。會審時臬台命抬頭，向上一看，始知撫台即為王舜卿，則登時現出一種不可思議之狀態。撫台為優游所飾，至是乃局促萬狀，即拂袖退堂，表情之處，佳妙無比。至私詢一幕，兩人抱頭痛哭，幾無一言可說。余亦為之泣下。無恐飾解差，一種憨義神氣，令人觀之，油然而敬。且語皆中肯，並無信口敷衍之弊。是三人者，誠能手也。秋聲飾臬台，會審時儼伺老吏，舊職之開言，安得有此。

是晚，劇將半，忽有多人在樓上下分發一種傳單。其聲瀟瀟，有若大雨，一般女客相顧躊躇，曰“天雨矣，未携雨具奈何。”嗣知其誤，蓋乃大笑。是亦一時佳話也。

新民主大擴充, 遷移至石路肇明戲園舊址, 准元旦夜開演 1月20日

西哲有言, 戲館是學堂, 戲子是教師。本社新劇情節務求改良家庭以期合乎社會教育主旨。後事四★月, 聲譽滿滬。★男女各界歡迎之忱達★極點。無奈園址狹小, 每患人滿功不普及良有憾焉。因於陰曆元旦遷玉英界石路肇明戲園舊址, 日夜開演新劇。屆時★★。

紳育學界閨閣名媛, 聯袂來觀本社, 實有厚望焉。

劇談(丁悚) 2月17日

予以病, 久不至新民主。昨夜為汪優游、王无恐、凌憐影三人, 初自河南來此, 演《情天恨》。賣座極盛, 後至者無插足地, 亦可見三人之見信於社會也。

優游飾陳伯和, 當未發橫財、未遭局騙前, 委實是一個良家子弟。既而落魄窮途, 吸上鴉片, 則又活現一個毫無志氣的浪子。演來處處得體。其先避難逆旅時, 與棣華互相憐愛, 全在不言不語中。迨後在上海落魄, 妻父尋之回鄉, 勸伊在家靜養, 勸誠備至, 彼皆不納。雖無違忤之言, 然現出許多不願意之神氣, 口吻頻動, 若欲言誰要你管云云。尤妙在將紙烟頭嵌入耳隙, 或放入火柴匣內, 蓬頭垢面, 鶉衣百結, 一靴一鞋, 衣衫之襤褸, 可謂登峯造極。惜乎兩手未曾塗黑耳。

无恐飾張鶴亭, 言語神情, 咸臻極點。尤以既知伯和在滬情形, 回家時描摹一種對於女兒說不出許多難處, 而心中則萬分難受之神氣。棣華屢問阿父何事怏怏, 彼則獨自唉聲嘆氣, 不肯道隻字。及至棋華窮詰再三, 至於涕泣跪下, 張始長嘆一聲, 謂“我說儘管說, 但你千萬不可悲傷, 否則我寧可不說為是”。是幕兩人傳神之佳, 得未曾有。

憐影飾張棣華, 竟能將《恨海》中之棣華, 描摹得無處不到, 觀者幾忘其為戲也。憐影演戲, 好在含情而不及於淫, 舉止落落, 頗似大家賢女。演至悲傷處, 即铁石人亦為泣下。演至憐愛處, 則使人有兒女喁喁之想。演在逆旅時, 一種小女兒態度, 明言則怕羞, 不說則又不忍, 遂於老母前言之曰(伊)甚佳。老母受驚, 病故鄉嫗處。棣華一動欲絕, 迨鶴亭來時, 猶戀戀伯和, 囑李富必須趕緊找尋。言雖在口, 而痛在心。此种神氣, 不知憐影如何能達得到? 後伯和在張家思窃痰盂, 適棣華手挾皮袍自內出, 見狀大悲, 痛苦之情, 實較受死刑尤甚。惟憐影乃能描摹無遺, 苦勸伯和, 被伯和大加奚落。及伯和病危, 親口遞藥, 伯和卒, 乃至落髮之數幕, 演得萬分悲慘, 令余下淚。嗚呼, 憐影, 汝之實力大矣!

冶兒飾李富老僕, 舉動在在得神, 坐客咸叫好不置。尤以哭別鶴亭和棣華時最佳。

石痴飾張太太，亦頗得體。語雖不諧，然有幾處仍能令人解頤。其好處在淡淡，襯托而出。前余嘗言，石痴祇宜飾丑角，詎意今茲大有進步。

崇秀飾鄉嫗，一口浦東話，鄉氣逼人。配以憐儂之五姐兒，可謂無獨有偶。後崇秀又飾妓傭，席間唱《空城計》之司馬懿，全用鼻音，采聲雷動。

悲世飾花四寶，似無可取，不知何故，亦享盛名。

藥風飾張貴，說幾句冷話，咄咄逼人，可以儆戒一般新伯和。

秋聲之辛述懷，雷音之賈仁義，此兩位仁兄，去此種角色，可謂拿手好戲。

妓院宴客一幕，席間客與妓女更迭唱戲，頗為熱鬧。有某君扮客，唱《李陵碑·盼姣兒》一段。某君飾妓傭，唱《洪羊洞·自那日》一段。更有馬二先生亦唱此段，並皆佳妙。惟文幻俠唱《牧羊卷》一段，座客不大歡迎，或因嗓子稍低故。

棣華與其母逃難時，華服麗裝，滿飾金飾，似宜改去。逆旅中食面餅，暗相交換，表情亦已足矣。後又益以飲茶，交換如前，煩複可厭，亦宜去之。

劇談 2月18日

誌《情天恨》（瘦鵑）

嗚呼！吾捏筆而評斯劇，吾為之決瀾不已。吾自恨恨不學無術，無繪影繪聲之絕世妙文，以評此繪影繪聲之絕世妙劇。吾欲置而不評，顧吾又不能已於言無已，姑妄言之，可乎？

《情天恨》本於吳趸人先生之說部《恨海》，一絕有價值之悲劇也。一五日晚，為優游、无恐、憐影三君登臺之第一夜，即演斯劇，三君珠聯璧合，其表情既縝密，復周到，直堪稱三絕。是劇主要人物為陣伯和及張棣華，以優游、憐影飾之，真是旗鼓相當。第二幕伯和、棣華相見時，憐影做得最令人忍俊不禁，背立向壁，不肯回頭，低聲淺笑，粉頰生微，★描摹女郎嬌羞狀態如畫。優游俯首含羞，神情亦佳。及既有相見禮畢，則立返其身。小兒女乍見時情景，難為他們體會得出。客舍一場，精彩更多，當啖餅啜茗及中夜轉側時，傳神於不言之中。其妙處匪言可喻。瘦鵑縱禿吾筆，亦不足以描寫其萬一！諸君可翻《恨海》第二回觀之，或能領會一二耳。及伯和墮落後，優游之化裝極佳，活像是個乞兒，而其動容語言復妙絕，在座者莫不歎賞。棣華聞耗，憐影則低頭飲泣，真有柔腸寸斷之慨。長跪於地，乞父設法，聲聲悽惻，吾為之泣下。末一幕伯和病臥醫院一場，吾真忍淚觀之。喂藥時，憐影之表情直妙到極點，迴眸四顧者再，然後香口含藥，就病者口，如是者凡二度，溫存體貼入微。此君直聰明絕頂人也。訣別時，兩人相持而語，語語打入吾心坎，心為之酸，淚為之落。吾今臨楮草茲劇談，

猶數數低徊，不能下筆。及伯和既死，憐影更做得悲慘之至，宛轉哀啼，恸不欲生。斷髮後數語，直句句是淚，語語是血，其神態亦妙。吾觀至此，正如天笑君所謂“遲吾尊前三尺淚，迴腸蕩氣不忍看”矣。

吾素佩無恐表情之神。劇中飾張鶴亭，復大佳大佳。當聞悉伯和墮落之耗，歸家見女時，時而掉頭，時而微唱，雙目注地，欲語不語，形容得絕妙。責備伯和，痛快之極，足使青年興起。閉幕時數語，謂“鴉片一物，真害人不淺，不知誤了天下多少青年，并且拆散吾們一家好好兒的家庭。怕將來亡國滅種，也是此物！”語語藥石，可為沈緬於鴉片中者作當頭棒喝。新劇大家到底不凡！

其餘如冷兒之李富，石痴之張太太，藥風之張貴，悲世之花四寶，天厄之陳榮等，亦各有長處，茲不多贅。

劇談（鈍根） 2月21日

十九夜往新民社得見五六七八本惡家庭。無恐之包訟師，英爽豪俠，與前清之惡訟神氣迥不相同。與卜靜丞晤談一席，語語逼緊針針見血，痛罵官場不留餘地。然而吾見在座觀者不乏齷齪，官場中人聆此快論，乃亦隨眾附和拍手贊好。若而人者，無恐亦末如之何也已。

憐影之阿蓮，淒悲酸楚，令人不忍卒聽。在荒野見父時跪哭曰（爹爹你何不早半年回來。）此時其面目之痛苦可憐，直至無可比喻。吾亦為之代灑一掬傷心淚也。又自述被★棄屍時，老父驚惶顫慄，女亟慰之曰（兒未死。兒在此。）此等處極悲苦，極能體貼，遠非呆守劇本作學。舌鳥者所能夢見，惜乎飾黃老老者，談諧有餘，長厚不足，遂不能襯足其悲情到十二分耳。

優遊之卜母，演得煞是認真。歛★作語，想頗費力。惟目光太銳，不宜上射。兩唇雖包齒而不內陷，宜於唇之上下。略染淡墨遠望之便成痛嘴老婆也。優遊演吃飯時，下唇頻頻上拱皓類失齒者。觀者成為叫絕。而其語言尤多至理。見靜丞袒護悍妻，反責老母，母指面謂之曰（你還沒有明白啊……）此語最有含蓄，更能顯出慈母愛子之心，雖憤極時猶作此寬諒語也。嗚呼誰非人子，誰無父母，問此哀言能無成泣。

悲世之蓉花，觀者多不注意。吾獨看出他許多好處。惟其裝飾似北地姑娘。然甚艷又帶一種憨氣。蓋蓉花為天真爛漫之小女兒。故能不計利害救卜氏婆媳出險。演者正宜如此。當被責時呆立在旁，目時時偷覷，看看那個瞧瞧這個，是能表出他小心窩裏正在打算也。及至朱家羣稱包訟師是好人，蓉花說（還是他自己說是好人還是你們瞧出他是好人。）述靜丞奸計時，指訟師曰（哇不★連，他正是三個老頭子。）訟師勸他隨往其家蓉花曰（怕他是壞人。吾不跟他去。）既而謂訟師曰（你就是壞人。我也跟你去。只要救得他們，甚麼都顧不得了。）此等言語皆極可愛，非★心人兼有大願力者，不能出此。

警鈴之阿憨，面目舉動直引人大笑不能已。崇秀之浦東話亦甚好。藥風飾官，衣服宜寬大。希注意之。

劇談（丁悚） 2月27日

昨日余往某舞臺觀劇。入夜又往新民主觀劇。兩兩相較，覺舊劇遠不及新劇之有趣。而新劇之做工逼真，實高出舊劇萬倍。余作是語，人或斥為妄。然試質之一般常觀新劇者，當必默認余為知言。他日者新劇家苟能互相勉勵，自愛名譽，則社會上舊劇之位置之勢力，必盡為新劇所占有可斷言也。

昨晚新民主演（雲外飄香）。此劇本採自舊小說。初無充分之價值，而一經新劇家排演，使覺分外可觀。以優游飾李文俊，描盡窮士不得志情狀，處處入微。旅舍一幕，因受人侮憤憤之狀，溢於眉宇。初思與爭，繼念不敵。乃忍氣吞聲而止。進見丈人一幕，先稱岳父，不料莫翰林不認為婿。優游演出一種驚詫神氣，恰★佳處，愕然良久。乃改稱伯父，意謂彼既嫌貧，不以為婿。然先人與有世交，當可以世姪禮相見。詎莫翁喪，盡天良，并世伯之稱，亦拒不受。反以強辭斥為冒騙。文俊於是悲憤交極，良久良久不得已而改稱老先生，謂老先生既不認我為婿，又不認我為世姪。然而吾亦文人，今乃落魄。忠德（僕名）死在府上，身無半文，乏資棺殮。惟求老先生稍稍垂憐，至云：吾冒先父之名，以行騙詐。試問先父已死，家貧至此，有何騙詐之可言。嗟夫，世態炎涼，★不令人驚懼。以上云云。語語動人，且其摹神之足，令人叫絕。

水血飾老僕忠德，大佳大佳。而演病態尤可謂傳神，直到秋毫顛。无恐飾莫翰林，演欺貧重富之狀，稍覺不足。蓋无恐善演慷慨義俠之士，勢利小人非其所長。惟其掃墓時，長女淡雲進讒，謂淡雲與文俊在百花台私會。莫即趕至彼處，適淡雲與文俊正在贈金話別。莫撞見大怒，乃至昏暈。及甦文俊已遠★。莫方寸大亂語氣，不續在花園中往來★★，急說快快你們來來。及家人齊集，則又逢人便打，說你們快去報官，快去報官，快去貼賞格。沒頭沒腦，極似一個猝遭意外神經警亂之人。

憐影飾莫淡雲，慧心妙貌。其佳處，實非余之拙筆所能形容。先時乃父與大婿孫化龍誤及李文俊貧狀。孫甫說出李文俊三字，渠即飄然避去，頗得身分。花園邂逅私贈飾物，被父撞見，大受拷打。又被迫上百花臺。以上數幕悉佳。尤以清明日在花園見文俊撮土為香，望空遙拜，渠隱身在後，掩而而悲。意謂彼人落魄至此，猶能不忘父母，可敬可憐。一時自顧身世，不禁悲從中來。淒楚之容，觀者亦為淚下。

石痴飾莫太太，言語舉動甚似一個明白賢德婦人。惟於乃夫燒百花臺時，自內奔出，扭住胸膛，欲與拼命。謂女兒縱有不端。豈竟忍心至此，做來極好。石痴近來做一樣像一樣，真是難得。

悲世飾飄香，將小女兒憨態描摹得入情入理。花園遇文俊一幕，說話處處得神，使人歎賞不止。

最堪發★者為敏新之蠢僕，警鈴之儂家人。一對怪物每發一言每作一動，莫不使人大笑。甚至同臺演劇者，見彼等在旁，亦為忍俊不禁，欲演悲痛處，必將彼二人趕去。可謂有趣之至矣。

愛看新劇者注意，民鳴社大擴充 3月3日

本社新劇承蒙社會歡迎，同人等不勝欣幸。惟法界地太偏僻，歌舞臺又★房屋湫隘，殊不足以娛來賓。茲特遷至英租界大新街中舞臺原址。地居中央，交通便利，且座位舒敞，聲浪洞

達，並新添佈景編排好戲。一俟開幕有期再行登報通告。凡愛觀本社新劇者蓋注意焉。

劇談（瘦鵑） 3月4日

誌新民社第一夜之梅花落

梅花落一書爲至高尚至有價值之作。演之殊★★易，新民社昨演斯劇。以憐影飾圓珠，以尤恐飾常勃德侯爵，以優游飾何林森，以素素飾水娘，以治兒飾常克朔。珠聯璧合，各極其妙。雖劇情小有說節處，然不足病也。

憐影之圓珠，舉止發容並皆佳妙。第一幕★肆中歌（帶我同胞）一闋，真有★★黃鶯花外囀之致一曲清歌，大足有聽者移情。跌雪一幕，瑟縮號寒，倏起倏仆，描摹冷態妙★毫顛。雪中低唱（梅花落）一曲，聲悽以慘，若斷若續，至今人心惻如夜半聽杜鵑哀啼也。被救人★邸後，應對間尚須稍稍高做，俾合圓珠身份。侯爵求婚一場，其嬌羞狀態固自妙絕。★侯爵吞吞吐吐，未將全意披露，而圓珠遽★允許，★木直率。吾謂此間當多添一番★★，謂侯爵大恩★不敢忘。惟吾乃無家貧女，爲能高攀侯門云云，必使侯爵多說幾句婚話，多要求一★，然後答應使能顯出圓珠高傲性質來。憐影君以爲然內。

尤恐之常勃德侯爵，遂★一場，言語冷，形容冷做得極好。雪中救圓珠，體貼入微的是藝善家本色。求婚一場，欲語不語半吞半吐時，出之以傲喟自呼可憐，不肯明明白白說出來本意。直到圓珠微有允意，然後說出來做得恰到好處。

邊遊之柯林森，確類一戴紳士假面具之陰險小人。花園中★窺常侯爵與圓珠訂婚，時而揚其眉，時而睜其目，神情絕妙。前後言語態度無不酷肖柯林森之爲人。此君演劇，不論作何腳色，總處處臻於絕地。

素素之水娘，一副伶牙俐齒，一張善於獻媚的面龐，活現出交際社會中一個有城府的女子來，俏易以他人。吾決其不能稱職。

治兒之常克朔，其言語其舉止，確是一個侯門中之公子哥兒。

其他如石痴之李爾頓，雷音之酒店主，天厄之李爾巽，秋聲之葛孫，藥風之李公佐，航燕之梅夫人，冷笑之常誠等，亦各能稱職。

劇談 3月5日

誌新民社第二夜之梅花落（瘦鵑）

初二夜新民社繼演五六七八本梅花落。較之第一夜益多精采。如食橄欖，如嚼甘蔗，漸漸引人入勝矣。

憐影之圓珠，無懈可擊。說話俱極得體，做工亦有精。聞柯林森言侯爵墜山受創時，關心夫婿，神色倉皇，急得妙。被賺入古塔後，痛罵柯林森謂，人心之毒毒於毒蛇猛獸，罵得妙。明知被賺而不流一滴淚，不作一乞憐語，鎮靜得妙。見棄於侯爵時，玉容不變，微★珥以還侯爵謂，侯爵賜吾之物，今即還之。侯爵不願携以俱去，高敖得妙。哭訴李公佐一番話，不蔓不支，亦說得妙。

尤恐之常勃德侯爵，表情大佳。聞圓珠與柯林森鼓琴掉頭微喟不作一語，聞圓珠隨柯林森

俱去亦掉頭微喟不作一語，確是氣極時情狀。與圓珠決裂一席話，咄咄逼人一味冷笑，做得亦好。

優遊之柯林森，自是不凡。與當克朔訂酬勞合同，半推半就患得患失，描摹入神。賺圓珠時，氣噓噓地跑來言，侯爵墜山。一種惶急之狀甚妙。引入古塔後，與圓珠說一番話，語語有味，在客舍中與葛蘭遜對累，兩個惡人聚在一起，你一句吾一句，真好看。煞人飾葛蘭遜者為秋聲，窮凶極惡，恰合葛蘭遜身分。大佳大佳。

藥風之李公佐，演得極有精采。忠告常侯爵出語雋永，耐人尋味。為圓珠辯白痛詆常侯爵，句句入毅。初飲藥後，立而不仆，力持常侯爵言，圓珠無辜，搖搖欲墜者屢。然後仆地復轉側久之，始不動絕妙神情。吾為之叫絕。

冶兒之常克朔，亦極妙。獻媚常侯爵，拒絕柯林森說話，頗有趣味。大博座客歡。

天厄之李爾巽，頭頭是道。問常侯爵，問醫生，問圓珠，俱極細心★類，素西偵探家。

石癡之醫生，煞是有趣。

劇談 3月6日

誌新民社第三夜之梅花落（瘦鵑）

初三夜新民社續演九十一十二本梅花落。自圓珠受鞠於法庭始，至出獄後尋父被救，將入音樂會為止。諸子演得俱精神奮發，一絲不苟，殊愜人意也。

憐影之圓珠，在法庭上發狂，描摹狂態歷歷如畫，見偵探見警兵即問是唯中毒。中毒者即汝否，復突然奔出法庭，確是發狂時情景。在監獄中一場，見葛蘭蓀不哭，而一道及父母與腹中之兒，則★淚啜泣，直將孝女慈母一手演出，哭得不錯。出獄後在雪中抱女尋父一場，為最有精采處。說得無一語不悲慘，做得無一處不淒惻。瘦鵑看情天恨，曾下遇一回淚，到此不得不下第二回淚矣。一見輪船局中人，言及前數日曾有旅行船至兜顯便問（汝見吾阿父未。）孝女情急，自流露於不自覺。而此一語中亦正含有無限思親之淚。及一聞船已去，立向後而仆，最絕於地。觀此一幕，可令人油然而生孝親之心。

无恐之常勃德侯爵，到底不弱。聞圓珠在醫院中生女，屈指沈思無語。★淚絕妙，神情不知道他如何，體會得到。見李公佐下淚為之揩拭，已亦在旁陪淚，做得到家。聞圓珠出醫院時，遺有二書，一與監獄中醫師，一與醫院院長。連問有第三封信否。問得甚妙。

優游之柯林森，在小客棧中被窘於葛蘭蓀一場，搔頭摸耳做得最有聲有色。賤冰娘一場，亦佳。秋聲之葛蘭遜，可謂無獨有偶。

素素之冰娘，飲藥一場饒有神采。藥發★後，侯爵問以何藥。則低頭微笑含嬌不語。蓋猶以為是情天不老液，而非毒藥也。其情態極佳。飲藥後捧心顰眉，輾轉於地。中毒時確有此狀態。

編茅談劇（編茅） 3月6日

足跡不涉歌場，★茲數月昨宵無便出舍信步而行抵石路，見有所謂新民新劇社者。是晚適演梅花落。此係以說部而翻為院本者，皆出於★下包公之手筆。曾★時觀者皆津津樂道之。則此番謂入梨園，又必青出於藍也。不言可知因入觀焉。

編茅所見爲五六七八諸幕。劇中份子以扮柯醫生之優游，常公之無恐，常夫人之憐影，當姪之治兒爲正脚。演來皆能恰合分際。上海新劇林立，默察★觀。當以優游・無恐・憐影爲首屈一指。

藥風去常公宿友。其老成持★之態揚溢乎。眉目★氣之間，語語不落空，字字有分量，是有學問者之舉動之口吻也。至其老態龍鍾，步履蹣跚，以及中毒狂死等場，皆能中肯非★★操觚者，所可同日語也。

秋聲雷音密談之後，繼以玩世罵俗之言。此中倜儻座客之處，不少扮塔役之某某亦能繪聲繪色。

常夫人被柯醫生軟禁深山孤塔之中。四絕人烟，呼籲無門，欲歸不得。一則如入★籠頓失自主，悲憤莫洩之狀，憐影演來彌覺令人酸鼻，而一則舉動言語確係一得志小人神氣，令人生食肉，寢皮之想。余謂陰險之徒，非★天良。不過當局者述耳。令觀此劇此幕良足激發。（此幕所用烘托法，似未盡善。請與包公一商榷之。當圓珠欲去之時，柯告以十里之內無有人家。★★必無用者。則天明之時，晨鷄之啼，來自何所。如謂十里以外，鷄鳴能聞。想無此理。如爲係塔役之司晨官，而塔役即居左近。故其★也能聞。則與十里以內無人烟一語，似覺刺★。而鷄鳴之中更難以嘈雜之人聲。即更非深山窮★之景相矣。以達包公望勿叱爲多言也。

石痴之西醫，神采談風可謂盡滑稽之能事。

劇談 3月7日

誌新民社第四夜之梅花落（瘦鷗）

新民社於初四夜續演三十四五十六本梅花落。個個做得繪影繪聲淋漓盡致。更有一六七齡之小客串飾明玉，益生色不少。而座客亦較前三夜爲盛。可知人皆喜欢看★★來也。憐影之圓珠，著西裝翠羽明★儀態萬方，個個翩翩，真足令人醉心。音樂會奏技一場，御★衣曳紅裙，媚★而來。雪色之紗密密幕住。玉容似是天上安琪兒下凡，不許俗子寓目，也者歌西歌一關，娓娓可聽。常勃德侯爵求和一場，低垂粉頸，微喟無語，久之久之始出以冷言冷語，句句自責却句句暗刺侯爵。慧心人畢竟不凡，聞明玉被劫愴急之狀可掬。見父相持面泣，哀音流溢淒楚可憐，使人爲之動容。

無恐之常勃德侯爵，與圓珠求和一場，做得極有精采。低首下心，長跪於地。先動之以乞憐之語，繼★之以啜泣，出語既佳，做工亦妙。聞明玉被劫說話★★續續，舉止慌慌張張，人當惶急時確有此狀。法庭上面詆柯林森，爽快之至。

優遊之柯林森，被獲時神色從容，出言冷雋向李爾巽言（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天下不論何事不可以成敗論英雄。）又云（吾二人亦如兩國相戰。今最後之五分鐘。勝券既操汝手，吾即失敗尙復何★）高等惡人，大奸巨猾。確有此豪爽吐屬。在法庭上時時冷笑，沈着如故。臨行時尚欲與常勃德侯爵握手。高等惡人大奸巨猾，確有此鎮靜態度。

飾明玉者爲一六七齡雛兒。嬌小玲瓏，活潑潑地出語做工。居然深合劇情。色色佳妙，自述姓名年齡，始終不錯。被劫於葛蘭遜後，聲聲罵葛蘭遜爲（壞胚子），誘以甘言食物一一拒絕。見穆德身時，翻然而前，展小手撚其白鬚且云（儂格鬚鬚好白相來。儂格胡須好白相來）天真爛漫，自是小女子本色。在監獄中打葛蘭遜，神情妙絕。見母時，向母一指，然後疾馳而前大呼（姆媽）頓足痛哭何物。雛兒做得如此逼真，四座鼓掌之聲一時雷動。余亦爲之拍案叫

絕。如此絕妙好角兒，從何處尋得出第二人。真令人歎觀止矣。

冰血之穆德身，做工吐屬俱臻妙境。見常勃德侯爵時，尤有精采。藥風之李公佐，亦可謂絕作。見常勃德侯爵等將飲毒酒時，大呼三聲絕佳。其做工亦極細膩。

雙雲之老偵探，顧重賓談諧可喜。

★秀飾傭婦，稱圓珠為女先生，稱明玉為小老爺，稱得詫異。不知何故。

吾之談劇（覺迷） 3月7日

梅花落係西劇，一律西裝當更有精采。

常勃德是侯爵。常勃德家之傭人等稱侯爵為是稱老爺，似不合西俗。

瘦鵲★石痴飾醫生，煞是有趣。因其言語動作，在在滑稽，動人之歡聽也。吾謂如用端莊態度更佳。蓋西醫凡臨症時，必非常細心。況★人之中毒更應慎重其事。如以滑稽出之反與情節不合。質之瘦鵲·石痴以為何如。

劇談 3月14日

（綺琴軒主）

十四晚開明社演珍珠塔。夢醒去方太太，一應去方卿。售去器物得銀十兩，與方卿至襄陽作路費。方卿以母老且貧，無人侍奉，將銀還母。聊資菽水母曰，迢迢千里舉目無親，囊乏一錢，豈不凍餒。堅與之方始★。而母子離別，一聲一淚一字一珠令人酸鼻。孝愛之心油然而生。方首途演至跌雪為止。

其間迷鴻去陳翠娥，花容月貌脈脈含情。贈塔一節已早存嫁杏之心。其父陳★（寄生扮）恐有不諾，以辭婚反激之。翠娥能勿★首心許而使乃父大悅耶。青樵去陳太太，一種富貴之氣，勢利之態，尤為難及。迨陳連說出窮鬼，即其佳婿遂致反目氣厥甚佳。

方卿至陳府。姑母即以白眼相加，反謂其母教不嚴，嫖賭落魄。致方卿冤憤填膺，幾疑陳府中人大都如此。不但姑母贈銀，却之惟恐不速。即翠娥贈銀亦以非窮人所敢★。一語辭之。可想見其恨極矣。迨食點心，見珠塔始悟翠娥之深情。否則陳連縱以愛女許字，投河相激，恐未必邀方卿之允也。噫情之入人深矣。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者非歟。

少年男僕之欺貧重富，描摹★致。侍婢之嬌癡迷惑一段，尤足發噱。

殿以滑稽魂，其教馬夫裝跟班。阿大夫婦之互裝死尸，尤令人噴飯。

至於音樂之洋洋盈耳，佈景之色色宜人，足以極視聽之娛。僧可樂也。

劇談 4月1日

誌新民社之兒女英雄（瘦鵲）

新民社之兒女英雄一劇，即瘦鵲★年所編之愛之花（余於紅鳴啼瘦樓拉雜話中曾道。其詳見遊戲雜誌第三期）頗極哀感，頑艷之致。客臘演此蜚聲一時。余以爾時未會寓目。輒引

爲憾。今茲藥風尙余請特於星期夜重演是劇。華燈甫上，裙屐滿座亦可以覘其價值矣。

无恐之羅發中將，做得不抗不卑。恰到好處。★做得太高抗。即不合劇情，脫做得太卑下，又失羅發身分。故飾此角者只須牢記此不抗不卑四字。依著做去便是妙諦。花園中遇見柯秉義時，絕妙神情。先出之以冷笑，繼乃拔刀欲斫。終則墜刀而哭，★★仗劍殺敵爲國扞衛，復軍人之名譽，以償吾之名譽。一席話悲壯淋漓，四座爲之叫絕。臥室一場，與夫人訣別，若即若離若剛若懦，做得自是入彀。若彼送茶送烟曲盡媚態者品斯下矣。末一幕亦演來神采奕奕。其出語，時而慷慨激烈怒氣勃發，時而婉約而諷，冷峭逼人。閉幕時，數語如夜半霜鏡令人聞之興起。

優遊之中將夫人蘇蔓英，可謂絕作。一味以冷勝海上且角中恐無他人能飾此角。其舉止談吐俱無懈可擊。不過於莊重亦不過於輕佻，良以蘇蔓英。雖柳梢待月花裏送郎，並非好女子，然而亦當稍稍莊重方合中將夫人身分。若專事輕佻者是則枇杷門巷中★矣。花園中與柯秉義訣別，臥室中與羅發決裂，並皆佳妙。末一幕尤有精采，四座頓時寂靜，如入無人之境。全場數百人竟無一作聲者。讀柯秉義絕命書時，神情極妙。玉容失色，玉手亂顫，讀畢後默不作聲，乃鬱至無可再鬱。然後放聲一哭，妙妙。自勿時亦語語悲慘，悽人心魂，以匹无恐堪稱雙絕。

藥風之柯秉義，亦尚不弱。其扮相雖無倜儻風流之致，而談吐迴不猶人做工亦多。到家花園中與蔓英訣別及見羅發中將時，俱極佳妙。病院一場，轉側牀上，頗能描摹出受重創後之狀態。與張賓伯★答時，狀語痛言可歌可泣，若（把吾胸中愛國熱血澆開祖國之花）等句的，是愛國軍人風流種子吐屬。

悲世之月痕，責備蘇蔓英，語語逼入，却又大方不★小見。真是一個好了頭。

冶兒之畢阿二，佳絕佳絕，妙語解頤。至情流溢，頗博座客歡迎。此君之丑角，他日直可獨步海上。

石痴之施維鸞，秋聲之梅士倫，突梯滑稽並皆佳妙。

劇談 4月6日

誌新民主之風月寶鑑（瘦鵲）

風月寶鑑爲馮叔鸞君所編，取材於紅樓夢之（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確亦佳構。第吾殊嫌其太高耳。昨晚新民適演是劇。馮君躬自登台，因特往觀其盛。歸來略誌數語。

優游之王熙鳳，口蜜腹劍伶牙俐齒，確類一個潑辣貨。兩番挑引賈瑞，裝腔做勢，半推半就，描摹恰到好處。

藥風之賈瑞，亦自不弱。在蒼芳園中遇王熙鳳。一味油頭滑腦，如醉如痴，頗能描寫痴情人★態。夾道及柴房中兩度受愚，做得酣暢淋漓之極。遇賈善賈蓉時，俯首乞憐，神情殊妙。夾道受愚後爲乃祖責問。杜撰三對極有趣味。

馮君之賈善，悲世之賈蓉，舉止談吐自是入妙。見鳳姐時團活流利之至。

雙雲之賈代儒，的是傑作。每發一語都帶詩書氣。不知道他腹中有多少書句。乃滔滔不竭。若是石痴之蠢，僕妙語如環，令人解頤。

劇談（一農） 4月8日

四月四日民醒新劇社假座鳳舞台演家庭恩怨記。悲壯激烈，悱惻網綿，使人發無限猛省。洵佳作也。

爰泚筆記之

熊天聲飾王伯強，落落大方。白口神情並皆佳妙。携妓歸家，以子女等厭避匿不見。一種欲怒不怒又急又憤之神氣。尤為難及。

周維新飾魏雲，樓浮滑狠暴之氣時，流露於眉宇間。捉姦一段與王僕決鬪呼。手法嫻熟武藝煞是可觀。

某客串飾夏敦仁，言動舉止處處滑稽，令人★之捧。

馮憐儂飾小香水，頗饒姿首，一種柔媚之態，尤可人意。私通雲樓昧其天良，謀害親夫，迨伯強察出毒酒時，慌恐萬狀中，強自★飾以質侍婢曰，此酒何人購來者。狡詐神情不知其如何體★得出。柴曉雲飾養媳，柳腰玉臂，怒狀可掬。與孝先兩小相戀，神情活畫，及父命強之見母時，猶與孝先指目牽引，私相計議，知不能免，又不敢觸父怒。羞恨滿面，惟低首嬌聲道，吾母老有年矣，何得再有母親。演來極好。後見阿兄含冤飲泣，即頓易其嬌痴為慘淡。假孝先頰代為拭淚曰，哥哥有何苦，必告我。及捧茶出，驀見孝先臥血泊中，大驚大哭，橫臥身傍抱持昏厥，悲切沈痛凄慘欲絕。樓上下觀者皆默默無言，微聞歎噓之聲。噫何其感人之深耶。

徐玩客飾王孝先，尚稱職。老家人某較遜。

劇談 4月11日

誌民鳴社之頭本三笑（病夫）

七號晚民鳴社復演三笑，賣座極盛。查天影飾唐伯虎，風流瀟灑。廟遇秋香追舟唱歌之神氣，揣摩得恰到好處。投靠華氏後，羞見二娘一幕，尤見細膩熨貼。在書房戲弄二★玩視，陳師亦極有趣味。罰盡觀音賴二娘之慇懃得與意中人一★裏曲。當此四目相窺之際，其舉止仍安靜大方，兩受秋愚，無怪其咄咄酸氣，逼人眉宇。然始終未露狎昵態，不失為解元身分。平書我為秋香四字巧填西江月詞，書法甚工，非率爾操觚者可比。檯下掌聲如雷。面試文章二★一味支吾，雙目炯炯，華老怒究其情。華安謂先生偏二爺功課太嚴，撲責太酷，故由我代作。請你老人家息怒。此語似失檢，華安雖係寵僮，然老人家之稱，豈可面施於華老。宜改為師爺督課太嚴，小的見大爺二爺屢受責打。故一時斗膽代作兩篇，求相爺寬恕云云。而笑臉亦宜稍斂。相府家僮侍立之際，不應有此嬉皮笑臉也。

陸子美飾秋香，丰姿清麗，舉止綽約，三笑態度做得不即不離。當華安跪叩太太時，雙足頻號與舊傳符合。曆墨一段，淡吐狡黠，與華安旗鼓相當，煞是好看。

則鳴·利聲之華文·華武，佳絕妙絕。其裝束容貌言語舉止，實足令人大噱。每一發晤，四座無不絕倒。

鄒劍魂飾二娘娘，★重端莊，風流旖旎，略御鉛華愈見不俗，確肖大家風範。素月來報新收華安，年少貌美，生有枝指。二娘即凝神停睇，如有所思。繼復杏臉頻俯若有所得，甚妙。傳見華安時，苦口諷勸，寥寥數言，令人油然興感，又於晚間密使素月，往喚華安入房。素月一番誤會，使人解頤。

潤身之華洪山，瘦梅之華太太，亦稱職。惟華太太服飾太陋，與劇情不符。

錢化佛之米田，共插科打諢，滑稽可喜。與唐伯虎互易衣服鞋帽時，令人忍俊不禁。

笑吾飾祝枝山，平平而已。蓋枝山一角，洵難搭配。飾此者須儒雅風流中兼具尖刻，方合毒蛇身分。笑吾英爽激昂，此劇非其所長也。

天呆之陳西席，揣摩庸師取悅主人之狀，亦頗入彀途。華老面試真★，見二獸醜態百出，則踰★不安。辭館時，與華安對白一場，亦甚不弱。

張雙宜之陸昭容，打祝一幕演得酣暢淋漓，引人發噱。

劇談 4月15日

記十二晚之新民主（丁悚）

余友瘦鵑小說家也。平素寡言，笑不喜辭令。見人動出忸怩，似乎處女。顧亦翩翩美少年。日者來寓，謂於星期晚將客串新民主飾血手印之特林。余詫曰：君將演劇耶。豈興之所至逢場作戲耶。渠謂為新民諸子所★，固辭不獲云云。余因不覺代捏一把冷汗。因其演劇實破題兒也。前日之晚，予乃驅車而往。入座已★人滿至無隙地。幸遇覺迷與其夫人得佔半凳，然亦窘矣。

血手印之前一齣為徐半梅之傑作（遺囑）。半梅飾唐福，優游飾唐公子，无恐飾田勉，雙雲飾田忠，笑倩飾田媳。插科打諢，妙極妙極。此等趣劇令多愁多慮者。觀之必能得良好之結果。生理家言笑能益人。余故云然。

及血手印開幕，瘦鵑與悲世出焉。悲世飾特林母，老態龍鍾，神情大佳。母子一場，說話在動人。瘦鵑性純孝，嘗謂嗣後編小說，當綴重倫理，使天下一般蔑視父母者知所敬愛焉。故慰母幾言一木其純孝之心。有功社會不淺。至出外求乞途，遇路人苦苦哀求不得。即毅然起立，不失好男兒骨格。及拾遺金奔回。母竟見金快活死。渠亦一慟欲絕。神情逼真，殆惟瘦鵑能為之。呈金警署至為銀行大班失金者）★憐收為義子。更衣後做出無主無意神★。拜見銀行大班夫婦時，連小姐僕婢悉行跪拜禮。形容貧家子未見大局面者。至矣盡矣。國中與銀行大班女，演少年男女。驀地相遇時，至一句話說不出。極是極是。或謂渠第一次登台，怕羞。殊不知傳神之入微。適在是處非如一般浪子一見少艾即猴形極狀，露出種種浮薄之態，令人見之討厭。豈一般莽男子所能知耶。既見女有委身之意，屢弄手指描募至此極矣。蓋欲女與訂婚約之手戒也。女亦解人竟與之。而斯時一對有情人演狀。吾為之叫絕。惟在檢察應屈認一幕，嫌太簡直，殊少精采。餘則悉合身分，誠非子始料所及也。

憐影飾大班女，明慧麗質，的是可兒。其傳神之細膩熨貼，尤非別伶所能及。與叔父（律師）對答，並乞營救特林一幕是一幕之佳。得未竹有而配以冰血之（律師），旗鼓相當，可謂絕作。

无恐飾銀行大班，無一處非入情入理。其一舉一動莫不以慷慨出之，使人起敬。及携特林回，人皆以丐兒目之。彼堅謂不是乞丐，乃貧而無告者。其妻謂必自作孽乃至斯境。彼則正色言曰：國之貧人悉自吾★，富人有以製造之。蓋富人慳囊難破，遇有慈善事業。即避而遠之。苟使富人省去無謂之費用。集資多設工廠，廣招貧苦子弟，則此輩貧苦子弟不致流離失所。寥寥數語暗射時事，實有見地。不似別伶一味若演說者，然令人見而生厭也。

冶兒飾葛恩，描摹壞人。至矣盡矣。配以嘯梧·劍峯·冷笑等為銀行夥，煞是有趣。惟在大班面前進讒，無由唉聲嘆氣則可。乃各自冷嘲此起彼應，則非矣。蓋大班在座，任如何放肆恐終

不至如是。

雙雲飾檢察官，扮相極好。措辭亦合身分。輒以新刑律幾百幾十條，為抵制地步有趣之至。後與律師辯論一場，針鋒相對，酷肖今日法庭審案。雙雲慣用酸子腔調，咬文嚼字。吾甚不取。覺迷★附。敏新飾看門阿四，發★之至。敏新好在說死話。話且不多，每使人發笑。亦新民中一人物也。

血手印劇本，予★未見過。惟前在新舞臺所見，結構似乎緊練。而與彼歐洲社會較切合。予為此言，願新民精益求精。覺迷附識。

文字因緣 4月17日

春柳劇場開幕宣言（懺紅撰）

民國三年四月十五號春柳劇場假南京路外灘口謀得利開幕。新劇同志會會員悉隸之。其間以路遠未及，即至者亦數人。名以春柳從初志也。★自乙巳丙午間，曾存吳·李叔同·吳我尊·謝抗白·李濤痕等留學扶桑，慨祖國文藝之墮落，函思有以振之。顧數人之精力有限，而文藝之類別★繁兼營，並失不如★志而冀有功。於是春柳社遂出現於日本之東京，是為我國人研究新劇之始，前此未嘗有也。未幾淮徐告災消息，至海外同人演巴黎茶花女遺事集貲賑之。日人驚為創舉，嘖嘖稱道。新聞紙亦多諛詞。是年夏休業多暇，相與討論進行之法，推李叔同·曾存吳主社事，得歐陽予倩等為社員。次年春春陽社發生於上海，同人慶祖國響應。有人益不敢自菲薄謀，所以擯大之會，陸鏡若·馬絳士等連翩至。同志漸眾，因一演黑奴籲天，再演生相憐等劇於東京之本鄉座。既而馬絳士創寄生草，陸鏡若·歐陽予倩·吳我尊·謝抗白創申酉會，實春柳之旁支。初未嘗自別於母社而稍呈華離之象·電術奇談·熱血等劇亦廣續排演。日本各報特蒼批評謂：演歐美劇為日人所弗如。雖見重於彼卻人士者如此。然同人猶以為未足，不敢稍存自滿之心。次年李叔同曾存吳格於事勢不能留東主社事，改推陸鏡若·歐陽予倩任之。是時同人漸有歸國者。社事因之小挫，陸鏡若乃獨從日本著名演劇家藤澤淺二郎游。庚戌同人集上海，合王鐘聲·徐半梅·陸露紗·董天涯·陳鏡花·蕭天呆等演愛海波·猛回頭於張氏味蕪園之文藝新劇場。是時社會於新劇之觀念頗淡漠，不足以圖久遠，復計偕東渡。陸鏡若則從文藝協會之坪內逍遙博士作汗漫游。辛亥武漢舉義，留學生念國事多★，紛紛棄學歸將★自効。同人曾以文藝小道不如姑置之，亦聯袂返國。民國成立後，曾存吳·陸鏡若·吳我尊·馬絳士就海上重組演劇同志會，設事務所於海寧路。曾為某園籌資演鐵血於歌舞臺。未幾陸鏡若去之蘇州，馬絳士等仍居海上，易名稱為新劇同志會。會員益眾，之常蘇之杭，每至作旬月留。均為當地學士文人所稱許。社會鐘·家庭恩怨記其最著者也。壬癸之交，湖南創辦新劇，同人首薦其聘。荏苒年餘，聲名洋溢於三湘七澤間，新聞紙至為之徵詩，名作如林，猶可覆按比者。陸鏡若以同人久客，甚辜滬人士之殷望。遂有春柳劇場之組織，同人舍旅湘之全部東歸，外其有散處遠地，如謝抗白·管小髭等亦陸續齊集。於是春柳劇場遂告成立。距春柳社初創時，蓋十年矣。其間屢丁困厄，而能扶持不敗至於今日者。則十年來同人之心志悉萃於文藝，未嘗稍介意於世俗之名利故也。所異於他團體者在是。即同人區區初志堪以自信者亦在是。因於開幕之始序其緣起，更舉簡約之詞以告我邦人曰：綜文學美術音樂及人身之動作語言而成劇，故演劇者即以寫此數部之藝術。其有時重輕或缺，而不全者即不足，以言演劇劇必有所本。則劇本尚已精粗美惡，胥視劇本為轉移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為遁詞★劇本不講

而信口開河者同人所不取。抑亦不敢出以與演劇之原理背也。故編著之劇本非特絕無我國舊劇界誨淫誨盜神怪三大弊端。即稍種里巷相傳之坊木小說無關。宏旨者亦屏絕靡遺，區區此心。當為大雅君子所共諒。同人亦惟有始終抱定此旨，以供獻於社會而已。

劇談 4月19日

民鳴社之兒女英雄（鈍根）

此劇身分甚高。在辨論愛情宜，如何使用不在形迹間之呢呢。故演羅發中將·蘇曼英夫人·柯秉義少將者，首動舉止均宜，力致高超。俾有別於尋常男女之所謂相愛者。

無為飾為發可，謂盡力從事。描摹憤怒神氣頗足。惟★語太多（如柯秉義，柯秉義，柯秉義，柯秉義，柯秉義，柯秉義好好好好好好好之類）欲殺柯秉義時，頗有動★語。初幕往花園覓夫人時，演慌亂狀太過。對兵士演說宜刪。繁就★以精贅語動人。在房中告別夫人時，大受夫人冷★，而猶三次送茶獻媚，三次苦求拉手。語多★★而少嚴厲。余謂此等處，稍一不★使似。★屏山之楊雄，曼英自刎時，婢僕在旁漠視不救。必無此★，宜改為婢僕上前救。★中將叱阻使退。

劍魂之蘇曼英，演輕慢中將。可謂淋漓盡致。惟言語猶多，尋常口吻。如在花園中對柯少將稱其夫曰：吾家老爺。柯將出發來告別時蘇謂之曰：你可能不去打仗麼。你愛國家比愛★尤甚麼。此等處均似無知識女子，宜改為★。你為國出征，我不敢阻，深望努力前途，勿以我為念。天影之柯秉義，口★清楚。彌留之際說出一席愛國真摯之語，甚好。惟告別蘇夫人時言，我要不出戰也不能夠吓。此語實落下乘。西雲態度亦宜練習自然。

子美飾婢月痕，★★可愛。化佛飾花園主人，深歎其化粧之神。則民飾柯僕★阿二，呆頭呆腦無一語不天真，却無一語不可笑。余嘗謂：則民可於海上新劇丑角中考最優等。天呆之施維友，活潑可喜。夜入花園潛至蘇柯身後，偷握二人之手，移花接木。具見巧思令人捧腹。

記二十一夜之啟民社（振之） 4月19日

開幕先演趣劇過新年。瘋呆飾藍和，談諧百出。配以健兒之藍妻，並皆佳妙。雖無深意，亦頗可觀。

正劇愛之害。達心之金子富，能極意。描摹惑妻虐子情狀。★子出後懊惱之色，溢於言表。觀者為之唏一嘯。病危思子一幕，悲悔蒼涼，聲容畢肖。

寄嚴飾金伯萬（子富之長子。前妻出）規弟一段，說得字字金五，誠懇動人。後欲自找被弟媳★止。此段說得句句是血是淚，使人不忍畢聽。念父修★旋行旋止，旋止旋慟，體會得真好。哭幕時，認其母弟，極佳。不脫忠厚人身分。

瘋鸚之金仲奇（子富次子後妻出）能將無賴行徑，着意演出，本領亦不★。

子一段，余觀之代為眦裂髮担彼心目中。惟有一好。寶貝之親生子，做得窮影盡相。與長媳敲★拍★對★★鬧。真是旗鼓相當。檯下人因其因後無理竊竊罵★★。余不禁為劍膽叫★。雖然此，正可見做工之逼真也。

且倩影飾伯萬妻，亭亭玉立，不露佻★。勸夫要求分產純出於真切。不作綺語柔情，表情極妙。與姑大鬧歸★，哭訴乃父，★楚動人。恰合女子心理。虧他體會出來（其夫出亡，應稟

明，乃父虧弟媳如何，似不能以但出二字了之。翁死不奔喪，亦是缺點。）

嘯恨飾仲奇妻，端莊靜★，勸伯萬勿死。曉以大義說得入情入理，一種痛。夫不良之幽怨時，流露於眉目，聞哭翁★時，聲聲令人酸惻。惟訓子一場，其子突如其來，似★畫蛇添足。如仲奇之為人，使之絕嗣不為過。編劇者以為何如（鈍根按如仲妻之賢不宜無後則又奈何）

曼情飾其兄，聞妹自刎，氣憤★★。仲奇與母賄以銀，怒立解。此處調侃社會不少。

餘如笑呆之鴿母，病蝶之楊蔑片，秋與之沈媽，各能盡職。

劇談 4月21日

觀胡四娘劇感誌（漁郎）

十六晚偕劉君一儂至新民主社觀劇。臺上適演胡四娘。一笑扮相而先生徧觀胡家上下人等一一嘲笑之。及至四娘即倒身下拜三跪九叩而起言曰：不期此間乃有若大貴人，將來非專制國之王后即共和國之總統夫人。識英雄於未遇風鑑家神氣，描幕畢肖，至其一種滑稽態度尤堪令人捧腹。最近新劇界滑稽人物當推此君為巨璧。其他如寒梅之四娘，嫵媚動人。而勸夫幾語，足使者跛起。憐影去婢桂兒，素素去婢春香，自擊掌為誓起至逼索眸子止，形容二婢身分一高尚一★陋，具臻絕境。不獨態可掬已也。

樂風去程孝思，尚需斟酌。當知富者固不可嬌人，貧者何獨不然。但求無諂可矣。蒲留仙聊齋，僅言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挪揄生默默，不較長短。今藥風為孝思現身說法。落魄時已自目中無人，傲慢之氣時時流露。一旦發達且不顧骨肉之情，急報睚眦之怨。想有學問者決不至此。諸郎求見時，何必許多擋駕。但不受贈遺足矣。愚見以為祇須當面責備幾句，且正好乘此機會良言勸戒引之改悔，始可對胡★★當初招贅之美意。

是劇形容世態炎涼，淋漓盡致。際此勢力世界是劇之有功社會人心，實非淺鮮。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余於是有感而記之。

告海上各舞台（冰露） 4月21日

各舞台前後台諸經理大要★維戲劇一道。所以化風俗正人心，有教育社會關係，不第於營業性質已也。滬上為開通最早之地。而一般愚夫俗子迷信之心反較別處為甚。此次滬南魁陽樓失火，殃及新舞台。無識之徒簽謂其排演麥城一劇，觸怒關公所致。雖經各報論列，終無以堵若輩之口。此聞新舞台近已遷入新新舞台舊址，重整旗鼓。而各舞台亦當次第排演新劇之際，何妨重排麥城一劇。庶幾息悠悠之口，破迷信之心，於人心風俗不無裨益。劇界不乏明達君子，幸乞留意。勿以鄙言為河漢也幸甚。

劇談 4月25日

春柳觀劇記（覺我）

春柳社開幕以後，以觀客之眼光評論不一。賞其高尚者雖居多數，然亦有嫌其清淡，不若他劇場之濃艷者。是非抱一偏之管見。即出於求全之心理。記者屢思以筆墨餘閒前往參觀一証客言。曾昨晚演菱花記，乃往觀焉。雖未窺全貌，而所見各幕，表情道白自是不凡。其為高

尚歟抑清淡歟。請觀下述各節，便自得之。無俟記者之喋喋也。

第一幕白生（鏡石飾）與靄文（石聲飾）花園相見，互談文學。錦心★口情綿意密，態度安詳。不涉半點輕浮，恰合身分品格。若演出種種醜態淫相，品斯下矣。

第二幕小芙友李次舫（天涯飾）與白生同游山麓。次舫冰雪聰明，白生風流蘊籍，共話心事一段，與上文線索相貫。及遇見藹文次舫即返身引避其間。一離一即出以自然。後白生與藹文相別，神情悽惻哀而不傷。至交換贈物之時，尤能彼此，將愛情曲曲傳出。白生贈藹文以戒指，藹文報以小鏡，背嵌小影。斯時白生愉快之情又溢於辭外，曰（此鏡一面可見卿芳容，一面可照我心曲）此幕表情之佳，真所謂神妙。欲到秋毫頗也。

第三幕藹文飾病狀亦曲肖。

第四幕我尊飾藍志，先與藹文相見。以情相餌，殷勤疑曲，真可令百鍊鋼化作繞指柔。設非藹文情意堅壹，恐陷入旋渦矣。一姦一貞神情畢肖。

第五幕予情飾甘露，情誘白生如春樹黃鸝，半露春光不流於淫。又白生聞藍志先誑告謂藹文，遭難失蹤云云。即呆若木鷄，久不出聲。既而取藹文所贈之鏡注視，不瞬連呼藹文藹文不止，淚續續隨聲而下。演來可歌可泣。

至第六幕以下，予因事他往，不能終局。惟回思所觀各幕，則醞醞有餘味。已因略記之，以質諸觀客以為高尚歟清淡歟。

劇談 4月28日

誌新民社第一夜之空谷蘭（瘦鷗）

空谷蘭說部為天笑先生傑作。前夕新民社演之。觀者滿座，幾無隙地，後來者不得駐足，嗒然而退。春中江畔各劇場從無如此盛況。

第一二幕以觀客紛紛入座人聲龐雜，演劇者作何語竟不能辨。但見其唇吻翕張而已。★魂飾勇少年陶時介。第二幕臨終數語，頗極悲惻。表情亦周到。此幕本當有一卡槍將軍而乃無之怪甚）詢屬新民社中一無名英雄。

无恐之蘭蓀子爵，做得游刃有餘了無弱點。求婚一幕時而齒唇歛笑，時而羞赧，低頭神情妙絕。說話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臨去時屢屢回頭視芻珠，描摹得共妙。其餘各幕亦絲絲入扣，不軼軌範。藥風之老律師陶正毅，甚佳。第二幕聞子死耗一席，話說得悽惻之至，令人潸然淚下。到底胸有所學，說話自然人妙。別女時頻頻回頭拭淚，表情頗到家。

憐影之芻珠，果然不同凡豔。哭兄別父別子，掩袂淚零低徊欲絕，極悽惻纏綿之致。失禮公宴二幕，舉止呆呆木木，神情羞羞澀澀，活畫出鄉下姑娘初入貴族人家，初入交際社會情景。憐影解人令吾心折。

優游之柔雲，自能盡其所長。將一个有城府有心計刁★促狹陰險奸詐之女子活活畫出。表情說白俱臻上上乘。

石痴之青柳夫人，神情口吻宛然，一个耳朵根極軟的積世老婆婆。

明玉之良逢，如依人小鳥，說話亦流利之至。的是可兒。

鏡花之貴夫人，航燕之春海夫人，撚酸一幕冷淡。柔雲做得甜暢淋漓極★。

劇談 4月30日

誌新社第二夜之空谷蘭（瘦鵲）

二十六晚新社演後本空谷蘭。薄暮時雖大雨如注，而來者絡繹不絕。★幕未揭已座無隙地。賣座之盛不亞於前一夕。足微有價值之作自能令人歡迎也。

憐影之紉珠，別子一幕，做得十二分悲側。描摹愛子之心可謂盡致。臨行時翠兒謂：夫人勿行，公子醒矣。（爾時良齋方眠）則掉首下淚悲聲言曰（讓他醒罷，讓他醒罷）二語中直含無數淚恨。哭幕一幕一聲悲呼。翠兒酸楚動人。（此幕已易西裝，目★晶視。吾以為易一黑面幕較妥。蘇白最好改為京白或上海白。則使十★更★覺察）見子一幕亦多妙。隨一聞良彥至，即疾馳而出。★畫出慈母愛子情急之狀。憶客哭訴諸幕中，時時掉頭微★返身撮淚，表情甚好。手搏柔雲★★★叛，活潑★地，真如生龍活虎，四座一時叫絕。露真一幕亦妙。

无恐之蘭蓀子爵，悼亡一幕做得悲慘極矣。益之以明玉之良齋，聲聲索母掩面悲嘯，不特局中人聞之淚零。即局外之觀者亦多掉首他顧，不忍卒觀，不忍卒觀。明玉為无恐令郎，年甫六七齡，演劇綽有可觀。蓋一塊天真，無★揉造作之弊。每發一語，無不至情流溢。余數觀其劇，每為之淚下。是兒★★定自不凡。哭墓重圓二幕，无恐亦演得極有精采。

優游之柔雲，描摹陰險女子，無微不至。其神情宛然，一陰險女子也。其啖吐宛然，一陰險女子也。露真一幕，藥瓶見★後，呆立許久不發一語，極得意人忽★失意，確有此情景。既而言曰（今天吾總算失敗，但是第一回失敗。還有第二回在吾，倘不死在他們手裏，教他們死在吾手裏）確是陰險女子吐囁

雪梅之良彥，少弱。然熟讀空谷蘭說白，無拖泥帶水之弊，尚屬可取。雖少精采，亦無大疵。重圓見母時，表情頗佳。飾此角原非易易。觀者正不應苛責。然而吾乃苦念，黃幼雅不置矣。

石痴之青柳夫人，說幾句話總妙到毫顛，脫口而出。觀者每為之聲節歎賞。

藥風之老律師，哭女一幕語語是淚。責備蘭蓀咄咄逼人。

半梅之蘆澤娘，幻身之春小夫人，兩女師一新一舊，妙語如環。殊解人頤，滑稽玩世。可稱雙絕。

冶兒之蘭僕，有趣。（瘦鵲此稿送到遲，故不及登載昨日報上。）

劇談 5月10日

星期六春柳觀劇記（木公投稿）

久聞諸友盛道春柳社新劇之佳。以事尤未暇涉足。前日值星期六而該★適演不如歸一劇。遂約二三友人乘興而往。始獲一飽眼福也。

是劇大致均按原書情節編演，而能摘其精華去其渣滓。以故各幕演來均能一氣貫注。★到好處，既無牽強支離，亦少畫蛇添足等。★僕於新劇一道本屬門外，何敢★★言評。然遇後思★。是劇固為一有身價之劇，而諸子演來又均各具優點。殊不可不為一二表揚之言，以誌予心之愉快。其中亦有鄙意謂宜損益者亦各為之指出願★該社諸子商榷焉。

鏡澄之貢福助（以下亦以登場先後爲次）描摹市儂卑鄙神情，極爲完足。但就劇情而論，彼因以女妻金城未果。遂謀所以離間國英。則其城府之深，手段之辣，已可想見。演來時似宜表面，故作足恭之態，而腹中有劍，笑裏有刀，動目皺眉一片殺機，鬼氣若一味。以卑鄙無證取長（如見康中將時，懾於威嚴，竟至舉動失次言語顛倒。）則反失陰賊險猥小人身分矣。

落霞之何氏，非劇中要人，茲姑不論。

恨生之順兒，石聲之阿珍，均極合格。順兒凡事欲求獻媚於金城。而阿珍旁觀時，作鄙夷不屑之態。令人恍然於順兒之在趙家。除趙世一人被或外。其餘固無一不厭其爲人也。

鏡明之乳母，甚佳。其爲趙母遂去，與其小姐辭別時，一種欲留不能欲去，不忍之情，令人淒絕。第八幕於諸人祭，幕後彼獨放聲痛哭，情理尤合。

鏡若之趙金城，首二幕中舉止稍覺生澀，諒係排演未熟之故。以後愈演愈佳，表情處亦極局摯。洵屬傑作。惟金城雖屬武人，然必會受教育。對於帳房友人田奇，似可稍假聲色，不宜露出貴公子傲慢之態。至對母稱國英時，似宜直稱媳婦，對中將則宜稱令媛而稱中將爲岳父，不可稱曰丈人，較爲得體。又此劇既改爲中國事實，則金城之在病院亦祇宜謂之偶然重病，不必再云鬥戰受傷。況金城對看護婦對友人均曰（這兩日病略好了）。則頭面間之白布，亦宜除去，以免矛盾。絳士之康國英，尤具特色。其一顰一笑無處不含幽怨之意。表情處極佳。蓋平時受其姑之壓制，步步如行荊棘。然對於金城又不能直說其母之不然，祇好強調悲苦，勉爲歡笑。至大歸時見父曰（爹爹孩兒回來了）。萬恨千愁均由此一句話中迸出。真有回甘之妙。又臨終時對於父母弟妹均有遺言，並諄囑姨母，將手書之信親交其夫。並囑將金城所給之約指亦爲交還。思想尤爲周密。至於病容之憔悴，聲音之淒慘，苟非木石人未有不爲心傷淚落者。此種情形，吾不知絳士從何體會得來。

小髭之易保倫，不甚相稱。說話時搖頭招惱，尤爲做作。他劇不知如何，此劇頗不見長也。

伯神之田奇，竭力討好。然太過火，且舉動恰似僕隸，亦不合帳房友人之身分。

懺紅之醫士，舉動極合。人謂其不肯出力。但試問醫生，除如法診病外，尚有若何之動作乎。

馬二先生之趙母，形容舉動均是爐火純青之候。是日之劇佳者，固不乏人，若論老到自然，則常推此君爲第一。★與其子辯論，至急時突然起立，取出故夫之像時，似宜再稍顛巍巍之態，則更得神。

蔓芝天玉之義，一與★揪活潑玲瓏一派，天真俱臻上乘。

我尊之康中將，一切均好。惟鬚髮全白扮相似乎太老。在其女墳前，執金城之手曰（我女兒雖然死了，你還是我的女婿。我還是你的丈人。）寥寥數語，情態逼真。惟見貢福助時，始宜稍爲謙和，繼聞來說女兒離婚事，始露不悅之色。至貢福助亦宜見中將神色不佳，即惶恐而退，不宜俟中將行後始行★去。

蘇新之康夫人，神情不即不離，恰合繼母身分。說明中謂國英不見憐於繼母，而★新演來。對於國英亦頗憐惜。人謂與說明稍有相背，予則謂之甚好。以觀劇人中如有身爲繼母者，頗能引起其感情也。

惠仁之王夫人，神情態度頗合大家婦女風範。與中將談話委委婉婉入耳中聽。至與醫生耳語，知國英無可挽救，即不禁淚落。如綆表情處尤極相合。

★飛・糾醒之★夫，亦頗合下等社會之神情口吻。

恨生改去看護婦，一派和顏怡色雖經金城之嗔斥，神色依然不改。頗合看護婦對付病人之

技。

病蟬之看護婦，則嫌過臬。國英臨終時，植立於旁，不為諸人略一幫忙。且婦女心慈見諸人伏屍痛哭之際，何竟不陪幾點眼淚耶。總之就此一劇而論，取材既高而諸子又均聚精會神，以故演來非常精采。其長處尤在幕幕雋永有味殊，不似他社之專以油腔滑調討好者。故不觀春柳，予謂新劇終難勝於舊劇。觀於春柳，予乃覺舊劇之不足言矣。

獨是目前普通觀劇眼光未必均達高度，此種有文理有思想之劇，在我輩固覺其佳。然而自稱陽春恐有曲高和寡之慮。且演劇者不操南音，尤違入★，問俗之道。欲求合乎滬上社會之心理，而為持久之計。仍宜降格以相從質之該社諸子，其以予言為河謨否。

民鳴社之六指冤（覺迷） 5月10日

六指冤為予所撰，如是我聞室筆記之一。則載在第四期遊戲雜誌。發行旬日民鳴社即登報排演此劇。此固新劇極好資料。予本欲稍加點綴。倩丁君慕笨送與新劇社編演。旋因事冗未果。昨晚（六日晚）該社開演七點半時，予即驅車而往。細玩說明書，其中人物名氏有不符處，情節有顛倒處。與予筆記不同之點極多。而有精采處則已大半割棄。不知編劇者具有何種眼光。也未及開幕，突有友人以要事，邀予出至。開幕後演得如何出色，座客如何叫好，予皆不得而知矣。

入劇場而不觀劇，不觀劇而為劇談是為創例。（鈍根戲注）

劇談 5月14日

記十七夜之開明社（振之）

正劇（情仇）有曾經芳者，見一女學生才高貌美，擬與求婚。自漸年長貌★恐不足邀★妹。青盼乃託弟經芝頂名求婚。乃弟固一翩翩少年也。女學生覓允之親迎。有日經芳囑弟出外旅行，料邇時必有風波。暫避其鋒，過此風波，則生米煮成熟飯可無。他變也。結婚之夕，新娘情知，有異與經芳，多方辯難。不生效力後，即出外找尋經芝。既相見相持而哭。距經芳尾隨於後觀此情狀恨書交加。竟置二人於死。演至此，余因事急歸未窺全貌。

天知飾曾經芳，參觀女校，與★月英相遇後，回家思慕之情，描幕盡致。託弟替名求婚一節，頗耐尋味。尤好在不加造作，妙肖自然。至公園窺見，乃弟與月英並肩而坐，喁喁私語，一種撚酸情形做得極佳。俟乃弟與月英分袂後，突然出來，以手拍月英以足頓地（月英秋波斜睨，翩若驚鴻而逝）似太粗★無★。（應出來略道寒暄謂：我請你到舍間觀書。你為什麼不來。蓋在校中初遇月英時，會有晴至舍間觀書等語也）

新婚之夕一席話，女子愛少年男子如何，年幾大的人如何，措詞極雋永後，見月英與乃弟執手牽衣扭作一團，殺機驟起令人驚感。

鵲聲飾經芝，在公園遇月英，毫不★薄，吞吞吐吐說一番話，極似初時相見說不出求婚的樣兒。神色極佳。後被月英切責，乃正色曰：我狠愛你。我哥哥愛你，尤切你嫁哥哥，即是我的嫂嫂。豈不是差不多麼。此種口吻純乎愛情，超出淫欲之外。可謂高等人吐屬。憐儂飾馮月英，在公園一幕恰合身分。新婚之第一夕，應作驚愕駭異之狀。不應糊裡糊塗過去。經芝已出外

旅行，與行結婚禮者，必為經芳無疑。如謂結婚時，仍由經芝頂替，則當經芳詰問（婚書上是我的名字）時盡可說（行婚禮時非你）以為對付。總之此等處不能使人瞭然於戲情之曲折且。衣服太少，在學校在公園在家中，是此身衣服。在新婚之夕，仍是此身衣服，太草率矣。過經芝一幕尚能稱職。

劇談 6月20日

錯姻緣（鈍根）

十七晚民鳴所演之錯姻緣，天虛我生為松江孤兒院籌款而作也。天虛我生之劇本固足傾勸一時。然而此夜觀者聯★荏苒，坐無餘隙。大半抱有救濟孤兒之熱誠而來也。洎乎劇終孤兒登臺叩謝，代表陳說苦衷，諸兒皆淚下。四坐淒然動容，相率解囊銀圓紙幣紛擲臺上如雹。頃刻而集百數十元。又有某君者慨然認捐常年費五十元。又有美國力士二人因慈善事業，故登場獻藝為助餘興。嗚呼盛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上海雖為澆★薄俗之區，而仁厚之士亦自有在如前述。諸君吾為之歡喜讚嘆不止矣。

民鳴諸藝員不乏學藝兼長之士。故所為戲多令人觀之滿意。惟錯姻緣劇，為時所迫，事前不及預觀劇本，只於前一夜由編輯部摘示幕表，略語大概。故說白舉動，全出諸藝員獨速慧心質之。天虛我生原本不盡符合也。觀者諸君當加諒焉。

孤雁飾柏公子，頗能表示窘狀。在法庭聞律師言涉母死事，即驚痛掩泣。此等處常人最易疏忽，足見孤雁細心。

雙宜之莫碧桂，可謂窮形盡相。尤妙在劍魂飾其母，醜態相仿酷似母女。

則民之本家老爺，天然一副辨裏事面孔。與化佛老拙無用之莫員外，相映成趣。

天影之榮女士，姿態流麗中露英爽氣，恰合身分。潤身飾其父景明，又誠懇，又慈愛，又牢騷，又將順，真是好老子。

無為之萬律師，在法庭頗能侃侃而談。惟求婚一幕，微欠溫存態度。

咏馥之媒婆，天呆之偵探，均為卑鄙齷齪，舍會寫照非多材多藝者不辨。

明日當以天虛我生原本揭載。以★自由談同人，亦使是夜觀劇者得以所見與劇本相比對也。

劇談 7月20日

民鳴社之白巾緣（覺迷）

十七夜民鳴社演白巾緣。以天影扮李公子，小雅扮慧兒，甚稱。洞房一幕演得最有精采。驚喜之狀如真。小雅艷裝光華煥發可愛也。

其先授詩一幕，布書房景，欠周到。李公子宜撫寫字臺而坐。慧兒立於桌之橫頭。李公子命背誦唐詩，慧兒宜將嬌聲提高。口齒清楚，俾觀者皆得聞。李授新詩，亦宜朗讀。且書案須位置於舞臺之外邊。

侍疾一幕宜再加演。★來夜間，慧兒侍奉湯藥，衣不解帶等事。否則不足表顯。李公子於慧兒又感激又憐惜，漸不以婢女相待也。泣別一幕宜再演得悲苦。慧兒宜泣跪公子前，公子宜

扶之起執手。嗚咽淚眼相看，極無可奈何之狀。予謂：奏腔於此等處皆能淋漓盡致，新劇何可自後。天影乃坐而伏案而泣。雖能寫公子哥兒情態，然令慧兒獨立身後掩泣，不一爲之拭淚。實爲表情中未足。且公子此時已有恨不得妻慧兒之念，則一坐一立殊非平等之道也。

公子至慧兒家，李府不知也。宜由從人李升歸語瑞香。瑞香乃至慧兒家，恐嚇逼遷是爲近理。雙宜乃於公子在慧兒家握手情話時，突如其來作窺破狀。俟公子與李升出去後，即入門恐嚇嫌太★矣。聞原劇本於公子之去瑞香之來，本分兩幕。前幕李升隨公子出門時，且自語吾必往告瑞香姐云云。是較近情演者。乃強併爲一幕。不知何故。

慧兒行乞時，衣服宜更破碎。將投河時，宜多作凄其悲痛之語。望空哀呼（我的渴世的父親母親。你們兩老人家慢行。孩兒來也。又呼公子，我不知你今在何方。我在此投河自盡。你却不會曉得。我今無可奈何。十年之約不能相待，辜負了你一片好心也。）如此立言較爲動人。予嘗謂小雅善演悲劇。茲乃不肯十分賣力。良可惜也。

客店一幕，爲李公子夜不成寐起，而對月不勝身世之感，又以夜已過午，李升及客店侍者均已睡去。公子口渴呼，茶乃忽來一醜婦，伺候不靈。因之公子想念慧兒何等聰明。昔曾相約十年後娶之爲妻。今乃被父母作主娶一素不相識的施家小姐。可恨婚姻不自由也。此幕蓋欲表明公子不忘慧兒，不願娶施之意。乃演者於此等表情處，略不注意。但演醜婦歪★狀，以博觀者一粲然而題旨失矣。編者亦言公子被醜婦★★後，李升不聞聲而出，實爲漏洞。宜演李升★衣入問公子。天將明矣。公子忽然起來謂：何物否。公子揮手令仍去★。自檢行★取，昔日慧兒所抄時讀之。低慧徊歎息閉幕。

結婚一幕，李公子心中不願在老父前作倔強態。似失公子身分。演者既欲于此幕中表現公子不願婚意。則前幕可以刪去。蓋恐觀者以前幕爲蛇足也。布喜事大願，景宜多★★★男女賓，亦宜多。結燭時，須兩旁觀者摩肩擦背。始爲可觀

白巾宜將李公子贈別詩（麗質多貧賤，如卿亦可憐。相期一揮淚，知復在何年。）實寫其上，以示認真亦可以示觀者也

化佛·天呆·則民·利聲·一笑演丑角均佳。

劇談 7月21日

紀民鳴社之白巾緣（振之）

補覺迷遺

雙宜之瑞香，一舉一動一字一句無一不酷肖陰險刁滑婢女身分。尤以進★李母一幕，爲最好最耐人尋味。玉卿完姻不見出來，似乎缺點。

子青之李父老當圓熟面子。老夫婦辯論之餘，每明白開導未當使氣。尤不失身分。遂瑞香此老，會否曉得何不照應一二句。

瘦梅之李母，惟妙惟肖。兒子完姻，何不出來接待女賓。

化佛之許父，妙肖自然。潤身之唐侍郎，一副舊官僚派。利聲之李升，一副勢利小人派。則鳴之行路人，一副時下滑頭派，並皆佳妙。

劇談 7月24日

記啟民社之華吟梅（菊影）

戲劇源出於樂，樂以聲容並重。古有容臺之官。徐生以善爲禮樂之容。著錄漢史，其所謂善爲容者。蓋猶今演劇家之善於表情，而研究化粧亦其遺意也。舊劇之歌調腔板★聲★，做上台步其容也。新劇略於聲而表情與化粧凡★容之範圍。則必編劇者與演劇者皆能發身體貼而出之。然後足使人觀感，所以新劇能輔助社會教育。可貴在此。非盲從歐風競求奇異已也。

★友侍仙君有孝女吟梅，不幸早逝。其遺德稱曝於世，不特爲女界生色亦諷勵一般末俗男子，影響甚宏。聞啟民社主任諸君敦請金蔭梧先生將其事實情節排演一劇曰華吟梅。先得我心頗思有所獻★，以期如★之盡善盡美。未幾已出現舞台。急往觀爲布★，配搭★得其宜。自是★心貴當之作。僕於華氏雅★較深以眼光勘★心理，似尙躊躇而未★滿志。敢就一二缺點。進★商★亦區區★至★開之意非云唐突也。

全劇節目雖多，而始終以吟梅爲主要人物。是吟梅爲全劇精神所系。其舉止不可稍忽，其事實亦不可如扮演。虛構之小說致失真面。第一幕飾吟梅者爲倩影，極大方。★禮堂開懇親會時演說提倡女學。洋洋千言，將吟梅之宏顯熱忱，曲★傾吐★★其人。誠寫★之妙手也。★時男女賓贊鼓掌，★★★★★★★★★★★★★★★★胡芳鳳亦在來賓之列。由吟梅奏琴。散會琴音微★太低，★★★無節此。未足議惟腰★★裙，不合當★之裝束。★能★★★★演說誠★之旨趣，亦未免不符瑕不掩★未可★★。

第二幕演夏伯陸與胡芳鳳邂逅非禮。佈花園景楚★可觀。★陸實侍仙同族芳鳳適借居侍仙家，故二人得在花園相★。乃以弱質而遇★。且爲其所惑★於月下花前之地，欲效游蜂浪蝶之爲，無意中被侍仙之夫人佩仙君遇見。二★★慚時吟梅肄業滬上初禾知也。★暑假返里徹聞其事私與芳鳳以正言勸導芳鳳亦★謝悅服。此當日之事實也。今劇中以二人★★之行為吟梅覷破殊失實然。倩影飾吟梅，★芳鳳亦勸誡一番★正。而★婉不覺聲淚★下。實乃情文兼也。夢蝶君之夏伯陸，能將無意★無道★之登徒蠹物，形容活規，鵲魂之胡芳鳳亦恰得毫無把握一薄弱。★子之身分表情皆★優美。至夏伯陸之劇陷皆★其近★★在浮魔其遠。因則別有惡感劇中★取單面事實描寫。伯陸★★色★★遵託人以金錢運動。串通流氓★作偽★私★手★★控侍仙爲★★★★面。★論小人作惡★所不至然如★。★★破奸★★父★非★吟梅★破奸★伯陸★至★，恨★★其★端爲。吟梅★成矣。是厚誣吟梅亦不足。安侍仙★心鄙見★於★演時略加★★又其時清夏。★惡者爲一★農孝廉與蔣姓訴師。劇★病蝶★飾之★助★，劍胆所飾之惡訟，皆宜。別裝一隱★之姓名★★★★然此因無甚★關★耳。

第三幕演被誣人★先佈客堂突★，伯陸★同★★★★五人將侍仙拘★實則此五人者皆哪里無★★矣。★役惡★作好★手段也。★佈★廳形式。梨痕飾張★★★★呆。問天等飾差役★★形容盡致。審訊時，侍仙滔滔曰辨張知縣不能折★★★★科以監禁之罪。草草退堂★演，★★★★信至吟梅學★吟梅見信。★悲痛欲絕歸家，見母一場尤爲悽。★飾婢女，★爲健兒愁容可掬，亦自★致此等處，實足★感動。觀者之自然刑責並★其★劇中作點綴而已。惟★訊之先惡訟。因納賄進★既訊之時，★訟即立於公案旁，似皆不合。蓋苞★行於暮夜斷無公然，以訴師謂知縣之★。亦決不能★訟師與書庚家丁並立案。★悍然無忌此★失檢殊其。（未完）

演劇助賑 (7月25日)

十五夜(即今晚)廣東旅滬同鄉會特假三馬路大新街口民鳴新劇社演劇助賑。民鳴社員皆盡義務。所得看資悉充廣東災地賑。欸問,是夜劇本且係臨時特編,形容盡致。想海上多慈善家必將欣然借在,既極游觀之樂,又收救濟之功,誠一舉兩得也。

新劇社不準備案 (7月25日)

徐九思等在★南門內組織異教社練習新劇,具稟淞滬警察廳請求立案。徐廳長得稟後以此案飭。據★管警署查復該社房屋地點均不相宜。且現為練習時間何以已有男女來賓及推任男女招待之事,尤為不合仰。即立時解散所謂備案之處應不准行。

劇談 7月25日

記啟民社之華吟梅(續)(菊影)

第四幕探監一場,父女悲哭,互相勸慰,令人觸發天性,哀感心脾。連演夏伯陸以三千金運動。其千金為訟師吞沒,二千金人張知縣案★收條,係訟師遺失地上。被吟梅拾得,及楊了公電省剖冤吟梅,效★★上書救父各節,皆所以為第五幕之張本。然情事亦稍未適當。張知縣之二千金收條為吟梅拾取,頗嫌蹊蹺。似宜作為楊了公調查所得。因此★呈上控,較為妥密。乃並上控之手續,亦未及穿插。是一★漏也。

第五幕飾侍仙之達心,改飾葉撫台。而亞父改飾侍仙。當日實錄湘中陳公誤為姓葉。殆偶然耳。此幕先演撫台傳見張知縣,以此事痛誓之。既未上控又未由撫台飭發下僚,★從縣署開釋出獄。俱甚★哭。與前清官場律例抵觸,不願情實。舊劇中往往如此。新劇似不應不稍稍留意。惟演者諸人於各人表情上均極神妙。楊了公在堂上歷斥張知縣之非。伉爽正直尤合了公身分。吟梅出張知縣受賄二千之證據。演時吟梅則幽憤大伸。張則驚慚失色。洵虎虎有生氣。旋用肩與送侍仙回家。則其夫人★仙方臥疾在牀,見侍仙面,即若病為之失稱對了公。一時家庭悲喜交集之情,悉能描摹入細。於是劇散閉幕。此劇之裨益社會固非淺鮮,復難得。諸新劇家各竭精神,以表揚其事。可喜可敬。惜乎尚有此可商踏端,未必儘贖人意。竊思吟梅女士生平歷史可傳者猶多,正宜廣續延長,推廣為之,似史完善耳。

再第三幕中,吟梅得信後,所有女教員行騙一節,亦太簡略。頗可將此詭詐之計。添演一幕亦大有趣味。全劇中初無債主其人而劇目有之。未知何指乃父並未出現。益難索解,宜經刪去之也。

劇談 8月18日

民鳴社之義務劇(鈍根)

廣東旅滬同鄉,假民鳴社演劇籌賑,民鳴社主人願盡義務,以★告予,囑編劇本以狀災情,予貿然應之,顧以人事倥傯,開演期促,不得已潦草成之,甚多率略,幸賴民鳴社後★諸君盛意為之,增益幕數,改變情節,故此劇可謂非予所編,予乃得以評劇之地位,為贅數言於此。

前數幕予不及見，張義賣女一幕，頗覺哀感動人，于青飾張義，言詞痛切，無一虛發，惜乎觀者多於繁鬧詼諧之處，拍手贊美，而於單獨表情之處，漠然無★，殊負演者苦心也。天呆飾老嫗，容貌酷肖，言語舉動顛顛地，活是老嫗，惟多時鑽在草棚內，致觀者隔絕不能見，是為布景上之缺點。

翠翠之貧婦，演賣身肉店，離夫別子時，頗能寫出悲慘情狀，蓋翠翠固長於悲且者也，配以幼稚之小兒，尤為相得。

客串民蟄，舉動不凡，惟少哭泣處，演阿木至肉店，見妻尸時宜即大哭，民蟄乃現激昂態度，怒目切齒，是豈為人所害，而有仇待報者耶，要之民蟄之身段、手勢、說白、架子，皆非尋常可及，似是長於舊劇者。

販賣人口，以婦女裝入葢袋，購者隔袋摸索，辨別不真，以致青年得老嫗，衰翁得少艾，此幕純乎打諢，無足深求，觀者亦不必苛責，笑吾長於口才語多中肯，惟形似演說，不類夫婦交談。

末幕將前數幕零零碎碎事實，硬作結束，賑濟局前左為男難民一大堆，右為女難民一大堆，前幾幕中之男子盡在左堆，前幾幕中之婦女盡在右堆，彼此遙認，各各抱頭大哭，各各骨肉重聚，如此做法，省事則省事矣，惜乎太笨。

全劇諸幕，其閉幕時間有不中窳要者，是必初次扮演之故，夫閉幕必在最鬧熱處，或最緊要處，或最難演下處，或觀者急欲知其究竟處，若在平淡處閉幕，便覺索然無餘味可尋也。

此劇為臨時應用劇，後此弗須再演，故亦不必討論其如何改良，然演者夙未預備，已能淋漓盡致如此，可見民鳴社中大有有人在，觀者亦不以臨時應用劇而輕之，惠然肯來，臨了且投擲銀錢八十餘元，予於是，尤歎樂善諸君之熱心可敬也。

劇談 8月24日

紀春柳社新劇浮雲（卜父）

（劇情說明）士人余適厂，質樸好古，躬耕村落間，生二子一女，家庭怡如也，適厂友龍某，擁貲甚厚，而賦性恬淡，能不為富累，早卒遺一子戟門，慷慨好客，不隳父風，適厂頗善視之，一日戟門入鄉掃墓，墓近余氏，事畢謁適庵，留宿其家，頻年如是，事非創例，適厂女揖光，平時熟聞父訓，★美而賢，以老父重戟門，亦傾心焉，是夕私覲戟門，遂訂婚約，次日戟門去，許揖光即浼蹇修會，適厂自女所得，戟門致女箋，憤女不德，謂小兒女自尋苦惱，富貴豈易處哉，欲去斯去耳，余不汝女矣，揖光既歸戟門，處金迷紙醉之鄉，目眩神驚，向之以富貴不淫自許者，中無所恃，頓失操守，且將以豪侈款動老父，乃偕戟門盛侍從歸奔，適厂適與二三村人把酒話田家逸事，覩女狀鄙之，閉門不納，夫婦慚怍而返，久之戟門以豪侈傾家，揖光頗戚戚，戟門殊不以為意，舉所有畀債家，坦然偕揖光重謁適厂，許適厂招之前曰，面翁豈妄哉，今而後黃梁夢醒，可以從余居矣。

（評論演者）第一幕，戟門掃墓，夜宿余第，私與揖光訂婚。

此劇以浮雲為名，鞭策富貴，陳義甚高，非深有學識者，不能演之，我尊飾余適厂，引經據典，嚼字咬文，雅不露頑固陳腐之態，卻合山林身分，鏡若去戟門，亦風雅不佻，與尋常絃綉子不同，于倩為揖光，碧玉豐姿，村姑裝束，貌如桃李，腹有詩書，小疵之淡如俗不傷雅，伯神之安如，亦甚清秀。

此幕主要在月下私訂一段，戟門措詞脫俗不落下乘，至觀月後有掬水月在手之喻，而揖光答以開襟月在懷，又論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二句，揖光云似嫌貧賤不能移之說，未確此即映照下文。

第二幕，龍央媒求婚，余洞女意許之。

此幕重在說親一節，鏡澄去★子★，甘言蜜語妙緒環生，亦莊亦諧，做工穩練自然妥貼，適厂講韓非子，得詩而怒憤其女之失德，自尋煩惱，乃歎曰，富貴如旄★，豈易處哉，其胸襟何等清朗，此可隱諷近時之自命志士者，口中善為近似高尚之論★，而偵其行事，則卑

諂驕淫，卑賤齷齪，鑽營富貴惟恐不得，或運動得手握財政權，即不復顧恤名譽，賄賂公行，搜刮人民膏血，蓄私產營商業，孜孜矻矻，惟曰不足，豈知疾雷轟至，二次風潮又起，若輩乃白變其方，於中取利，攫黨中資財賣中堅志士，致失敗全局縲紲同儕，己則面團團，作富家翁放僻邪侈，無所不為，使觀此余適厂之為人得無愧死。

第三幕，楫光淫於富，將以款老父。以下皆作楫

是幕專寫豪華奢侈，而能不涉驕淫態，演者手段殊高，于倩之楫光，仍帶村間女子天真態度，不諳貴婦人之社會交際，是為出色之表情，鏡若之戟門，心中嫌婦不善應對，而深藏不露，全憑眉高眼低處，暗暗傳出，使人一望而知此為獨得之秘，非普通虛負時名之新劇家所能夢見。

第四幕，婿女煊赫歸寧，余閉門不納。

此幕寫鄉間情景甚似，女與新婿盛妝來，余堅拒不納，佳則佳矣，若再加入子歡迎之面，父必不納之，故略略表出，更能醒世也，及門時女尚欲堅求啓扉，而戟門淡然出之，其程度實駕泰山而上之，閱者勿以戟門為富家公子氣，輕輕放過此中，實大有意味。

第五幕，戟門破產

是幕寫楫光能詩書，而不知持家握算，實一廢物而已，舊日文人之弊，或亦類此，戟門料理破產，井井有條，非流俗子可比，實一禪學家也。

末幕黃梁醒矣，還我天真。

此幕，戟門由鏡若去，傾家後復往岳家，謂適厂曰，財已散盡，今來與岳父，共樂其樂也云云，使岳父不得不允，此時適厂胸中，蓋已明白，其婿之淫於富貴，實為神仙遊戲，見解高出己上，仍歸到不移二字也。

劇談 8月27日

告新劇界（天性）

海上新劇，風盛一時，開演者已有數家，踵起而在練習者，亦尚不少，予性喜者，前在海外，有友述海上新劇之盛，稱道伶界進化不已，心竊儀之，頃抵滬濱，行裝甫卸，即往各新劇社，逐日參觀，殊失初意，其所排演劇本，大都偏於風情與奇聞，而發揚蹈厲，足以振起精神，動國民進取之樂觀者殊少，然猶曰迎合社會之心理，不得不爾也，然其言詞舉止態度間，有不合身分者，有滑稽過甚者，有過於牽強者，有輕薄佻達儕於淫蕩者，是皆足徵其程度之未及，其普通劣點則為坐態不端，胸陷而背彎，紙烟為壞腦之毒品，外溢利機內耗身體，乃竟於舞台上公然燃吸之，是不啻患吸烟者之不多，特為提倡而教導之也，防有口涎亂唾，尤為不德之風，此種狀態，惡劣卑污，殊令旁觀增厭，而唾涎為肺癆病傳染之媒介，貽害甚烈，上海居民八九十萬，而罹肺病者竟達十八萬人（據某醫報言之），大抵國人衛生常識未具，隨處涕唾有以致之，吾輩先知先覺（新劇社為改良社會，開通風氣而設，應負此四字之責），負矯正社會之責任，自應以好模好樣身示之，則今乃不知自檢於廣視眾聽之舞台上現此醜狀，其何以誘國人而化之乎，吾國教育尚未發達，及今謀之，社會教育尤為切要，新劇為社會教育之利器，舞台上之社員，一舉一動一言一哭，皆須以先知先覺自處，若階級然，必援普通社會以同登者，即至身上服物布景傢私，亦應留意，不特須求潔淨雅整，抑亦提倡國貨之機，如能以一切用品，盡取國貨，俾觀者興起愛用國貨之觀念，為效殊匪淺鮮也，新劇界諸君，如係存心賺利，並非為改造社會，自不必言，否則須力加注意，要而言之，新劇教育事業也，新劇團教育部也，舞台學校與宣講所也，社員教習與宣講師也，願新劇界諸君，勿以卑劣之思想，齷齪之行爲，污此神聖之事業也。

劇談 8月30日

民鳴社之古裝劇武松（鈍根）。

人情多厭故而喜新，數年以前上海舊劇之勢力，可稱極盛，而吾人觀劇之欲望，亦日趨無已，初以為★生得貴俊卿而已足，繼乃更得褚鴻聲，終且★譚叫天為故常矣，武生★蓋叫天初無問然，繼而又得楊小樓，終且羅致李吉瑞而後已，舉凡京師首屈一指之名角，上海人亦必不惜重資，★得一★目而後快，抑何興高采烈乃爾，然而登峯造極無以復加，則必轉其途徑，以別求新奇之世界，於是有新民新劇社乘時崛起，而一般有周郎★者，遂相率★然趨集於新劇社，而新劇於是乎大發達，而民鳴春柳等社，於是乎旋踵而起★，不逾年觀者之意興輒復厭倦，演者之精神亦似較前稍遜，於是諸社主人，又出一法以之鼓動悉絕之意興，振起已墜之精神，於是上海社會，又發一種歡聲曰，古裝劇古裝劇，或疑古裝劇非新劇，其實不然，新劇之所以別於舊劇者，演法不同，新劇中新實時代遠近之謂也，今以新劇家演古裝劇，說白舉動服飾儀節，較舊劇為近情，然在醉心舊劇者言之，則謂★今之新劇家，試演古裝劇，其說白不及舊劇之朗澈，舉止不及舊劇之守法，且舊劇右唱，而新劇家之古裝劇★唱，缺少樂歌之趣味，此說亦自別有見趣，未可厚非，予所以主張新舊劇並行不悖之說也。

武松一劇，先演於新民，大得社會之稱譽，茲者民鳴以新得★無為、鄒劍魂、范天聲、張嘯天諸名角，乃亦於昨夜特演武松劇，傾動一時，座無餘隙，余局處其間，左有胖夫右有肥婆，兩肩被壓，重逾千鈞，猶幸★劇大佳，令余肯首鼓掌，精神上之愉快，足抵身體上之辛苦也。

是劇做工，首推無為戲★一幕，叱斥淫嫂，聲色俱厲，握拳伸腕，饒有★★，面上表現一種又憤怒又悲痛情狀，是無為特長，非他人所可及，望門哀叫一聲，哥哥兄弟去了，聞者酸鼻不知涕泗之何復也，無為若能於說白上更求斬截了當，便是好到十二分矣，次為化佛之武大，闖茸愚昧，友愛篤誠，被他描寫盡情，對潘金蓮曰，我兄弟是對的我聽從兄弟的話，我只有這一個兄弟，語意誠懇，令人油然而興手足之感，此等處真是社會教育，化佛真有心人，化裝之妙猶其餘事。

嘯天之喬郞哥，活是一副賣梨小猴子面孔，騰躍活潑，見解幼稚，貪吃好鬥，演得無微不至，與武大打諢，妙趣橫生，使他人演之，★不能及，吾於是不得不歎排戲者之得當。

劍魂之王婆，鬼計多端，醜態百出，或謂劍魂面上有戲，信然。

天聲之潘金蓮，青衣額髻，不作時裝，此即新劇之勝於舊劇處，惟不知何故，胸背間衣服，★腫不能密貼，減却丰韻不少，天影之西門慶，可謂拿手好戲，衣服最為漂亮，飄襟拂袖極翩翩之致，全劇中人衣服，多嫌太小，惟天影之衣，最為合式。

西門慶與潘金蓮劇情，演至拾箸持足閉幕甚好，既乃又開一幕，作王婆撞入，男女二人正在整衣狀，此乃舊劇惡習，最覺淫褻，新劇不宜演之，予謂此幕似蛇足，不如去之，編者以為然否。

劇談 9月6日

評春柳之家庭恩怨記（丁悚）

家庭恩怨記一劇，為上海新劇中之傑作，演之必能號召看客，蓋是劇★歡并具，寓意頗深，前晚（三號），春柳為女子工藝學校籌款演之，座客頗★，後至者幾無★足地，足見是劇之價值，劇中情節與他家稍有軒輊，聞此脚本，本係彼社所獨有，他家悉效尤者，然否不得而知，以予觀之，有數幕誠較他家恆心，釐理純熟圓滿，此編劇者之細心獨到，與夫演劇者之認真從事，有以致之也。

鏡若去王伯良，吾甚不取，蓋★措言語呆滯殊甚，酷似被酒者故做★，及服毒一幕，演★★獨★，蒼梅去重中，絳士去梅仙，兩人做工之細膩熨貼，無以復加，園中一幕，此★彼嬌，兩小無猜，演來更覺得體，自戕與癩癩一幕，則又語語痛切，聞者酸鼻，足使人起骨肉之感，惜乎絳士扮相不類二七女郎，減色不少，且園中說，現在爹爹討了姨太太，爾我穿也沒好穿，吃也沒好吃，以後也不曉得苦到甚麼地步，言次唏噓，但絳士明明穿着一身最美麗之繡花緞衫，何謂沒有好穿耶，此種處尚宜斟酌，于倩去小桃紅，佳處甚多，非他伶一味演

悍潑者可比，言語舉動間亦頗有研究，一處有一處的演法，配以天涯之李簡齋，堪稱雙絕，花園私會一幕之佳，嘆觀止矣，石聲之阿巧，亦還不弱，是劇他家必自伯良潛遁演起，彼則從簡齋在妓院演起，伯良娶小桃紅，事借梁如玉（茂福）口中說出，及伯良在妓院設筵，簡齋適於先時他出，迨酒闌人散，簡齋扶醉始回，乃與桃紅鬥口，此種處悉佈置得宜，妓院微局京★小曲，無美不具，尤以絳士之青衫，馬之先生之洪羊★，最動人聽，采聲不少，惟孤兒院院長何三山，既係循規蹈矩之道學老先生，即欲勸捐募，不應找至妓院，既至妓院，又做出十二分老古板態度，王伯良請她在妓院便飯，又不固辭，一若不知此處為妓院者，但不知妓院，何以能知王伯良在此呢，迨一見妓女侑酒，即逃席而去，此種處雖欲買人鼓掌，然揆諸實理，誠無有也，編劇與演劇者，或以吾言為然乎。

劇談 9月12日

余之春柳社，家庭恩怨記評（筠霄）。

余旅居滬上，久聞新劇之美，然迄未一往，前月抄友人拉往新柳社觀劇，入座則所演者家庭恩怨記也，私心頗不以為可，意欲有所獻替，卒卒未執筆，昨晨（六日）閱申報丁君劇評，頗足啟予，然予所欲論者脚本耳，去角之不合宜，當新劇初行之時，人才缺乏在所難免，固未可一一求全責備也，此劇本，事全襲申生驪姬故事，而改頭換面出之，如伯良之子名重申，意謂更一申生也，園中一幕，梅仙對重申，歷訴家庭之苦，重申婉臂以驪姬故事為解，自戕一幕，梅仙勸其往外國遊學，重申云背父私逃必為外人所笑，即檀弓申生對狐突語也，凡此諸點，不惟襲其意，兼襲其辭，用意雖佳，究嫌板滯，且觀者胸中先有一真正之申生在，必不為此奪形易貌之申生所動，就使扮演者以十二分精神為之，終不能不因脚本之敷衍，而減其聲價也，夫脚本之作，或數典徵實加以潤色，或憑空虛擬自出心裁，其道不一，要以即景即情，憂憂獨造為貴，如此劇之塗抹敷衍，固不得為完全脚本，而乃風行一時，且藉藉推為傑作，是誠臣愚之所不解也。

于倩去桃紅，烟視媚行，儼然一妓，其演置毒勸酒，投入伯良懷中，作種種狎褻之態，尤以為未足，且加之以淫調，使人膚生三日粟，此等處豈必如是而後為佳耶，蓋編者演者，均不過欲博當場一贊，遂不情自貶聲價而為之，不知羣雌粥粥，對此作何感想，吾願神聖尊嚴之劇界，居常以化俗牖民為己任者，於此等處加之意也。

蒼梅去重申頗佳，自戕時解衣覆父，哭云，父親兒死後再有何人與你蓋衣，此語最為沈痛，此後數語即應自戕，不當使梅仙見之，梅仙見而爭持，不應全家無一人至者，梅仙情急，安有不大聲呼救之理，此皆情理所無，宜加改正，不識該社以吾諍言為然否也。

劇談 9月18日

禮拜六之民鳴社

禮拜六夜（二十三），民鳴社所演，十五六本珍珠塔，不知是劇情由者，大有向隅之憾，緣戲目誤刊九十本，說明書不能吻合，且日期亦誤刊二十二夜，而諦視黑板白字，亦大書特書二十二夜，何至一舛再舛耶，惜花之翠娥，呆笨中却頗莊重，甚合閨閣身分，閱者不得一味抹殺，詠馥之陳夫人，笑吾之陳御史，亦尚稱職，漱梅之方母，★★得好，尤能不究女尼薄待之非，深合厚道好還之勸，然於陳夫人之小怨，吹毛求疵，必使陳夫人跪拜始已，前後似不稱，君良幼稚之小尼，則嫌過於佻健。

是夜連演後本武松，節節緊湊幕幕有神，坐客鼓掌如雷，非常滿意，天影之西門慶，雙宜之潘金蓮，劍魂之王婆，嘯天之鄆哥，各能曲盡其妙，前鈍根已有定評，笑吾之何九翁，神色亦甚佳，無為之武松，做工口白直截了當，為諸角之冠，且於得夢後，說破見鬼實烏有之事，誠由念兄情切，貫注腦筋，結成一種幻想之歇斯語，大足破除愚頑之迷信，哭靈殺嫂兩幕，足以感動手足之義，警惕淫毒之婦，其餘幕幕出勁，即舊劇中小連生，恐亦不能描其

一二，宜觀者之無倦容也，★由受之。

劇談 9月20日

論男女合演（鈍根）。

歐美諸國，均有男女合演之俗，其間女伶且多出類拔萃之才，為世界所稱道者，良以女子天賦之特性，有非男子所能揣摩而得者，是猶女子不能奪男子之特長也。

中國女伶向不重視，舊有所謂★兒戲者，人皆以另眼相看，見所演有不盡善處，必為之寬解曰，是女子也，彼女子亦自甘居男子之後，唱工武藝，不敢望男子，及乎近十年，而女伶始露頭角，漸與男子合演，天津開其先，上海繼其後，有心世道者，戚然憂之，羣起反對，若不可一日容者，夫使男女合演，而★在乎戲，是亦未可厚非，或有不肖之徒，籍男女合演四字，以歆動一般浮蕩少年，痴男怨女，而自利其營業，使男女伶日為卑污狎褻之劇，盡棄其名譽而不惜，是則劇界之罪人也。

以上之說，余猶言舊劇也，四日之晚，且有男女合演之新劇出現於民興社，行見鶯嘒燕叱，別擅勝長，巾幗之氣必有愈於頭巾男子之矯揉造作者，吾輩觀客得此新眼福，寧非幸事，然而吾願民興社主人，常以實事求是為念，勿視女伶為賣座之鈎餌，勿為反對者之危言所中，則新劇界，他日之紀功碑，將為君而設，非然者名譽盡落，眾罵隨之，勝敗之數在此一時，吾將往覘以決也。

劇談 9月21日

一年來上海新劇之趨勢（瘦月投稿）。

當去春新劇館歇之際，海上梨園競謀一逞，積厭既生，咸思新異，鄭正秋以一書生，率新劇諸子，振臂一呼，羣相趨應，一演於愛提西，再演於謀得利，觀者紛至沓來，往往座無隙地，然當時所演，大抵家庭劇居多，社會劇次之，蓋主其事者，潛窺社會心理，非此不能號召座客，故即其術而利用之，亦一時權宜計耳，民鳴繼輿一仍故轍，專演家庭瑣屑之事，馬介甫也，惡家庭也，非悍婦敗家，即刁姑逞虐，輾轉襲抄，千篇一律，厥後新民南遷，春柳崛起，始稍稍以高尚優美之愛情社會等劇，與滬人士相見，而觀劇者之眼光，亦逐漸由俚淺而入高深，春柳尤重熟讀脚本，一字之微，寓意綿遠，識者稱焉，於是同時，篝火狐鳴之輩，羣焉起而效顰，東立一團，西立一社，總而計之，約有三百餘處之多，雖形勢有大小之不同，而旗幟燦然，亦足以負隅一時，祇以根柢不深，局器淺薄，故不旋踵，而煙消雲散，良可慨也，茲者復有民興社乘時崛起，資本人材，蓋非率爾操觚者可比，聞其所編劇本，悉出名人手筆，將來成績，或有可觀，記者不佞，拭目俟之矣。

劇談 9月22日

駁筠霄之（家庭恩怨記）劇評（原評見十二日報）（冥飛）。

海上自有新劇以來，演劇者森然若蝟，以致評劇者龐然若牛，不可謂非新劇鼓動之願力，然演劇者矯手頓足，率多南莽滅裂，評劇者搖唇鼓舌，率多★★鄙俚，要知新劇為美術文學，種種混合而成，演劇者對於此種新藝術，固當稍稍涉獵，而評劇者，以指導訓誨，若而人自命高踞巔頂，其於此種新藝術，尤當極端研究而後發為文章，乃得言之成理，等而下之，亦當略具普通知識，以自圓其說，而不然者，縱復洋洋灑灑，下筆千言★成為文，不對題之惡札一通而已。

家庭恩怨記，為春柳劇場脚本，脚本有佳有不佳，本無所庸其諱飾，特筠霄所評論之點，於理想上特奇，而於事實上，太說不過去，既承賜誨，不敢不答，於是乎有所駁。

筠霄謂此脚本，事全襲申生驪姬故事，而改頭換面出之等語。

冥飛於此，不敢不拜服筠霄之聰明絕頂（蓋伯良之子名重申，即知其為更一申生，梅仙勸重申游學外國，重申以為背父私逃，必為外人所笑，即知其為檀弓中申生勸狐突語，豈非聰明絕頂）又不敢不拜服筠霄之大孝不匱（蓋筠霄謂觀者胸中先有一真正之申生在，必不為此奪形易貌之申生動，可知筠霄胸中，固時時有一至行絕特之申生在，且代表觀者，謂無人不可不有申生在胸中，豈非大眾不匱）欽佩之至，而何敢有後言，特筠霄所評論者脚本，故敢就筠霄，所以論脚本者言之。

筠霄謂脚本之作，或數典徵實，加以潤色等語。

此則冥飛竊有所不解，蓋不知筠霄所謂典之範圍起於何處，訖於何地也，尤不知申生驪姬之事，可以謂之典乎，書也如申生驪姬，亦可謂之典，特未嘗徵諸實而已，是必以申生驪姬當日之語言，及舉作以及宮★車隊衣服，一切一一起古人古物於地下，而模仿之至毫髮不差，而後所數之典，乃始徵實，則甚矣實之難也，特加以潤色，又未免不實，而又有改頭換面之譏矣，筠霄其何以教之。

筠霄又謂脚本，以即景即情，憂憂獨造為貴等語。

此則冥飛尤所不解，筠霄既謂數典徵實矣，而又責之以即景即情，憂憂獨造，則是所謂典，與所謂實者，皆得想當然，而任意以造之，此種本領大約非筠霄不辦矣，筠霄既不吝教，何妨實示以所獨得之秘造一典一實，編為脚本，以餉社會耶，筠霄其亦有意否。

筠霄又謂，于倩去小桃紅，烟視媚行，儼然一妓等語。

此則冥飛欽佩至於五體投地，冥飛且欲邀集今之看過家庭恩怨記者，而與之馨香禱祝筠霄也，何者小桃紅本係妓女出身，說明書已明明道及，而筠霄獨能於于倩之烟視媚行，而知其儼然一妓，萬一看客人人皆筠霄也，則說明書為多事矣，雖然小桃紅之在家庭恩怨記中，其性質純然是一妓女，于倩之去小桃紅，當然以妓女之態度出之，烟視媚行，妓女之本等也，是于倩因小桃紅而烟視媚行，觀者固不得因烟視媚行，而妓女于倩也，信如筠霄言，則妓女不應烟視媚行，自當正襟危坐，岸然而道貌，而後合於筠霄之心理，此等妓女大約可名之為理學妓女，為之狎客者，又必周程朱張諸大儒而後可者也，此種設想太奇，臣愚惟有咄咄稱怪而已，且即以劇論小桃紅，奸險淫亂，演者當然有此烟視媚行之表情，俾觀者咸喻其猥賤，而筠霄則必欲抬高此種猥賤之人格，試即筠霄之心理，設為小桃紅，岸然道貌，正襟危坐於花園中，而與李簡齋，絮絮作情話，我知今之演劇者，絕無此怪特之表情，當然煩筠霄登臺一演，我又知筠霄登臺之日，觀者將遍身起粟，或由三日以至三萬六千日，均未可知耳。

至于倩是日所唱，乃梅龍鎮中鳳姐所唱四平調兩句，四平調居然為筠霄聽成淫調，不知四季相思，以至侮傍調等類，又屬何等，殆所謂仁者見仁，淫者見淫者歟。

總之，神聖尊嚴，今之劇界，萬不敢當，化俗庸民劇界之門面話，春柳絕對不敢吹此牛皮，筠霄此評，自命為諍言，謹當奉璧（筠霄與冥飛二君，如須開戰，請自擇戰地，自由★謹守中立，概不登載，鈍根戲★）。

劇談 9月26日

二十三晚，觀民興社劇（鈍根）。

是晚爲民興社開幕之第一齣劇，名芙蓉屏，本出舊小說今古奇觀，又經任天知增加節目，遂令人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

劇中主人崔俊臣，王幻身演之，幻身本爲南洋公學高材生，投身伶界，初入大舞臺爲舊劇，名王惠芬，今乃加入民興社，吾謂其演新劇殊勝於舊劇也，幻身天資聰穎，貌亦都雅，此後當專力於小生，多讀言情小說，舉動務瀟灑，語言務清亮，勿蹈劇外演說之惡習，勿學油頭滑腦之神氣，能如是也，他日新劇界之小生，幻身必占一席。

儂影女子也，演崔夫人，居然入殺，夫死江流，身陷盜窟，含垢忍辱，圖報大仇，及乎既脫樊籠，空門視體，以迄破鏡重圓，一路演來，嬌啼宛轉，觀者多爲憐惜，惟是語調未極抑揚徐疾之致，儂影勉哉，任天知演高御史，語言工架處處老當，與崔俊臣論盜，與郭慶春論畫，應機觸發，妙緒環生，海峰演郭慶春，旗鼓相當，亦自不弱。

蘇石痴演高夫人，神氣儼然家常，一夕話，愛女婿憎媳婦，直把全中國老婦心理，一齊表出，真好石痴，人稱舊劇老旦，必推龔雲甫，吾今欲以新劇老旦推蘇石痴。

有最可發噱之一事，蓋吳再人夫婦，演陳伯善夫婦也，戲中之夫婦即爲戲外之夫婦，爲家庭中之夫婦久而不奇，乃一躍而爲戲台上之夫婦，其樂爲何，此一對賢夫婦，真可謂清興不淺。

更有可笑之事，則蘇石痴演高太太，而以二子演高公子也，昔有怪史母雞化爲雄，今有怪史老子化爲娘。

曹龍鍾演高僕，言語舉動處處得神，室隅侍立時，亦有一副悲喜神情在面孔上做戲，惜觀者多忽之耳。

許靈隱演薛★化，甚諳官場禮數，與平江縣論知縣二字，慨乎言之，貪官腐吏聞之，當爲汗下，天厄演平江縣亦佳。

民興社於布景頗能注意，水景園景最爲出色，書房景書畫陳設井然不俗，吾於是知，畫布景者，當是雅人。

新劇之有布景，猶佳人之有紅粉，佳人不需紅粉者，世間有幾，新劇不需布景者，世間有幾，吾故深望民興社不惜工本，當於布景上，精益求精也。

劇談 9月27日

民興社之孝鴛鴦（鈍根）。

（附說明書）旅長陳衡，侵吞軍餉數萬，部下團長王本，李德嫉之，王設計誘陳至李宅，置鴛酒中，李感陳前恩，薄其鴛得不死，匿陳以逃亡，報軍部，陳家人偵知，爲王李所害，卒無確證，隱忍不發，陳子士文勇少年也，並嫻絲竹，痛父仇日謀報復，稔知王李沉湎酒色，乃喬裝爲女優，圖一箭雙鴛之射，王李果爲所惑，致成情敵，王假公害李，李幸脫易姓名，備於陳府，其家人未之知也，李女靜蘭，知父冤，狙擊王本不中，更易男裝，得爲王宅記室，時士文喬裝女子，亦備於王，均欲乘間傷王，會王賣國證據，爲靜蘭士文所獲，投部告密，置王於法，陳衡李德俱出，士文靜蘭遂爲夫婦

鴛鴦上加一孝字殊奇特，編劇者之態度，即於劇名可見。

編劇者廖蟄民也，蟄民意氣激昂，善為軒眉揚目凸肚挺腰之概，演軍人極稱，故自演劇中之李團長，而以任天知演王團長，老奸陰狠，咄咄逼人，夜宿妓院一幕，暗中揮刀，亦有家數。

許靈隱之朱參謀，智勇深沈，言皆有物，面斥王本數語，大義凜然，後與李女解說三種魂靈，詞寓抑揚，意存褒貶，予謂靈隱，腹中有三斗墨水，不比一般白腹藝員。

笑倩演陳旅長子，嘯恨演李團長女，兩皆改裝圖報父仇，不期於王本家相合，卒成夫婦，中間忽男忽女，撲朔迷離，好在笑倩，嘯恨皆於生旦兼長，故演來甚能合式，惟佛寺求婚一幕，未滿人意，宜再加預備工夫，求其高尚明白簡潔。

大餐館西★以警鈴一人承應，頓形支絀，甚至客人自搬桌子，局到無椅可坐，是排戲者，未免疏忽，何不為警鈴添一二助手也。

新戲台上築舊戲台，新劇人聽唱舊劇梅龍鎮烏盆計，煞是有趣，戲臺上用真船真水，上海自民興社始，吾故謂民興社頗能注意布景。

人知蘇石痴能新劇，不知尚能舊劇，是晚唱烏盆計之張別古，插科打諢，一坐盡哈，或謂石痴是天生三花臉，曹龍鍾演陳僕，十分認真，包廂中人，有呼之為老薛保者，其功架可想。

民岩演李團長妻，忠厚誠懇，落落大方，求之女劇人中，已為難得，予有一言，願質之編者廖蟄民君，陳子士文既扮女優，王本狎之甚久，後陳又扮貧女入王本家為傭，王本老奸，陳縱能化裝，王豈漠然不識，是于情理上，似未十分圓滿，宜設法改之（或陳子先扮男伶，王本與李德有相公癖，遂爭戀之，後陳子復毀容改扮女傭，王本不疑云云）廖君以為如何。

劇談 9月28日

民興社之俠女伶（鈍根）。

是劇情節，為侯爵趙某，前妻生子志言，續娶生子志功，女審稚，侯爵年老，妻女謀以志功襲爵位，承財產，志言聞之愠，與家人趙升，設計誣志功，盜賣軍用地圖，使外國人某，登門訪志功，偽為續付價銀也者，臨行遺一皮夾，內有志功收銀字據，且蓋圖章，侯爵見之大怒，立逐志功出，不知志功圖章為志言竊得，而捏造收據者也，志功既被逐，憫憫無所之，途遇女伶林劍粉，醉倒於途，志功憐（……是否缺漏一段）

與狂生暢★時，林劍粉立橋上，搖擺不定，幾半小時，不將墜河中耶。

蟄民演張大狂，身分畢肖，議論奇聞，亦非尋常所及。

天厄演老僕，哭諫志言一場，急激誠懇，且能引經據典，亦是上乘脚色。

嘯恨演志功妻，淒楚可憐，惟當志言縛殺志功時，在旁袖手而哭，稍覺不合宜，上前拼命遮護，或解志功之縛，或拔志言之刀，直至聲嘶力竭，被志言推倒而後止。

教戲一幕，諸女子俱能唱幾聲舊戲，亦多可取，石痴演張瞎子，離奇怪誕，令人解頤，與林劍粉途遇，劍粉忽哭忽笑，痴★可憐，瞎子若離若合，价鄙可嗤，予謂此幕，可稱全劇中之野狐禪。

連日觀民興劇情節，好為離奇，布景不憚煩難，觀者固皆悅目稱快，然平易近情之劇，亦不可不一演也。（……是否缺漏一段）

而護之，因此感激，林為代償債務，遂締因緣，志功匿林處逾年，志言在家偶與趙升談前事，為志功妻所聞，訴於翁，搜志言身，得志功圖章，悟前事為詐，大怒，下志言於獄，志言殺獄卒逃出，適遇志功夫婦於道，欲并殺之，志功夫婦跪而泣求，念手足之情，志言愧悔自殺，爵位財產，遂屬志功，林劍粉携子歸焉。

二十五夜，天知演志言，陰賊險狠，活似奸雄，言語之間，含有一種怨★，是蓋暗寫骨肉之禍，其咎不盡在志言也，世之嬖後妻，而疎家子者，觀此可發猛省。

幻身演志功，吐屬不凡，泣誦曹子建，煮豆燃箕之句，聞者多為動容。

儂影演林劍粉，亦倜儻亦纏綿，民興女劇員中，可推此媛為巨擘矣，第一夜演芙蓉屏，眾已交口稱許，然猶有三分澀滯，今茲乃能★順自然，三日之間抑何進步之速耶，觀其迴眸一笑，逸態橫飛，直是此中老手，初出臺者，焉能至此，惟遇美一幕，出場太早，志功俠女伶劇情節，予亦稍有疑問，趙志言既陷志功，何不毀圖章以滅迹，乃猶携之身畔，卒致敗露，志言奸雄，不宜有此，質之編者，以為然否。

劇談 9月29日

芳草天涯（覺迷）

二十六晚，民興社演芳草天涯，統觀全劇情節，不尚離奇是其好處。

幻身飾梁涵秋，是劇之主人翁也，自始至終神情道白，能與戲情適合，發揮議論之處，多能切中時弊，好在無繁衍複雜之處，書生口吻，倜儻不羣，幻身飾此等脚色最稱。

儂影飾徐映霞，表情說白均好，第三幕與涵秋臨別叮嚀，純用陪襯法，高人一等，末幕客棧臨死，向貢吟秋託付幾句，更悽楚動人，儂影一女子，且初出台，工夫已甚老到洵是難得，中間說白，若父死守孝，誤說守節，對崔太太言，外仁義道德，內男盜女娼，不如用奸刁險惡四字為簡當，對貢吟秋言，受你許多恩典，不如言受你厚恩為佳。

天知飾俠士貢吟秋，態度口吻處處適宜，尤能在細處做工夫，往往他人用說白之處，天知獨用表情，尤善用反面法，若映霞死時，貢僕報說小姐死了，貢冷然曰，吾也曉得死了，即掩面而哭，此為天知異人處。

嘯恨飾女學生張月姣，嫌其不十分活潑，蓋月姣身分愈活潑愈好，而嘯恨長於悲旦，演此非拿手也，

石痴飾張太太，傳神直到秋毫顛。

飾貢僕者本排龍鍾，不知龍鍾何故不登台，而以無知代之，末幕貢僕為重要人物，若使龍鍾飾之，必更有許多精彩也。

夢會一幕，布景之佳，於上海新劇社中，得未曾有，可喜。

劇談 10月1日

險姻緣（覺迷）。

二十八晚，民興社演險姻緣，是晚為滬人士素所傾倒之凌憐影登台，憐影飾婢女雲香，一舉一動，處處周到，口齒伶俐，凡所表白，無不恰如婢女身分，此等脚色，他人演之，難免露出裝腔作勢，憐影則淡淡做去，妙出自然，末一幕與黃少樓訂婚時，神情更為出色。

梨痕飾趙憲民，實為是劇主人翁，而梨痕做得一無精彩，憲民雖落魄，終須做得有志氣，方合戲情，梨痕祇低着首，蓬着頭，氣呼呼笑喜喜，一無表白，如★脚生一般，未免離戲情太遠矣，如使幻身或笑倩飾之，必有許多精彩可見也。

靈隱飾汪惟仁，活現一鄙吝小人，神情大佳，自始至終做得十分精彩，不謂靈隱於書生之外，更能做此等脚色。

龍鍾飾汪福，神情處處恰到好處，道白處處合其身分，與黃海樓相遇一幕尤出色，龍鍾做此等脚色，他人莫能望其項背矣。

天知飾黃海樓，竟於檯上剃去真鬚，演劇如此認真，自有新劇以來，絕無僅見。

幻身飾黃少樓，儼是一血氣少年，喬裝女子，勾引梁雪桐一幕更好。

雷音飾梁雪桐，頗合其身分，房中酒醉一幕最佳。

石痴飾陶器，神情既佳，道白亦下，插科打諢，更足引人發笑。

儂影飾汪志貞，表情尚佳，惟少細膩工夫。

警鈴飾流氓趙七斤，形容道白，均能酷肖。

劇場零拾（鈍根） 10月1日

民興社二十七晚所演常相思，是劇原名永別，實較今名為佳。

馬賊對司空柱（吳我尊演之）曰，我們不是那些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強盜，我們是專搶貪官污吏的金錢，將來周濟貧困無告的窮民，司空柱冷笑曰，當強盜的那一個不掛這塊招牌兒，我尊此言，足抵一部水滸傳。

劇談 10月3日

二度梅（丁棟）。

前夜民興社演二度梅，適女員一嘯，第一夜登台演陳杏元，極有精彩，臨別出塞幾幕，做得更為出色，一嘯每發議論，多能從大處着想是，第一好處。

衆仙幻身飾梅良玉，神情態度均佳，尤以在陳府祭父一幕最佳，龍鍾飾梅白，祭法場撞死一幕，神情道白十分精彩，上海新劇社中，有數之人物也。

天知飾陳日昇，態度終嫌其太冷。

民岩飾陳太太，神情態度均能恰如其身分。

笑倩飾陳春生，溫文爾雅，的是公子本色。

石痴飾王媽，儼然一黃髮老太婆，神情道白，在在堪發大噱。

警鈴痴生飾小和尚，一舉一動，均堪發噱。

記民興社，前本二度梅（葛病夫） 10月4日

天厄飾梅魁，忠正不阿，出言吐語，洵是一骨鯁循吏，面斥黃嵩之謠事盧杞，語語痛快，法場就刑，演來亦悲壯激昂。

幻身飾梅良玉，溫文爾雅，態度從容，酷肖忠良後裔，陡遭家難，與喜僮出奔岳家，在逆旅中訪悉岳氏陰險殘忍，不得已與喜僮互易衣履，以備不測，後喜僮果遭其毒手，良玉逸出，止於某刹，剖訴苦衷，俯仰身世，悲從中來，憤而自盡，為方丈所援，易名更姓，轉輾潛於陳日昇家，陳與梅氏固刎頸交，日昇設筵祭梅良玉，以父服未★，跪叩時將紅墊撤去，細密極★，惟喜僮房內桌椅，均用紅木，似為失檢，喬裝事露，日昇將愛女杏元，許配良玉，一對小兒女靦顏羞澀之態，演來煞是好看。

天知飾陳日昇，語語動人，悲痛處令人心惻，一種慕忠良之熱誠，無一語非由至情中出，花園賞梅，頓憶故友梅魁慘遭非刑，其後裔不知所終，一夜狂風將梅花悉行吹落，陳觸景

大慟，偶一不慎，假鬚墜地，陳謂余思念梅氏，而梅花忽然為風吹盡，其梅氏後代不祥之兆，與今余無故墜鬚，未始非陳氏將來不祥之徵，言罷欷歔，補漏洞手段甚高，然而終不免斧鑿痕也。

一嘯飾陳良玉，風流旖旎，伶俐端莊，舉止談吐豪爽天然，偵喜僮祭梅之隱情，暗使兩婢窺伺，卒盜得梅魁神主，悶葫蘆一朝打破，慧心熱腸與乃父正復相等，既奉聖旨以杏元和番，杏毅然謂盧曰，敢問相爺，朝廷設官為何，養兵為何，盧曰匡扶社稷，保衛國家，杏元謂，然則汝輩身為大臣，不能匡扶社稷，養兵如許，不能保衛國家，沙陀蕞爾小國，一旦叛變，無能禦敵，遽以一弱女子，為和戎之計，上辱國體，下負人民，尸位素餐，尚有何顏立於朝堂之上，甯不為婦女羞死，寥寥數語，屈服巨奸，一嘯女子也，其演劇如是認真，誠不愧為民興社第一名旦，杏元迫於朝命，骨肉分離，萬語千言，淒楚欲絕，對於良玉，尤復脈脈含情，一種可憐之狀，令人油然而興，賺得包廂中女客，萬千珠淚紛紛而下，足見其感人之深矣，靈隱之奸相盧杞，家民之方丈和尚，憐影之陳婢翠環，均能刻畫入微，無疵可擊。

警鈴，痴生之甲乙兩沙彌，一動一靜，均足令人解頤，彼時座客目覩忠良後代之潦倒窮途，無家可歸，咸為歎息叫屈，各具積極之悲觀，乃忽以一雙滑稽和尚，插科打諢，形容絕倒，無不為之捧腹，破涕為笑，亦文章之疎寫法也。

前星期閱民興社之長相思，殊草率少精采，今晚諸社員，咸聚精會神，自始至終處處着勁，毫無一絲鬆懈，此劇含有忠孝節義，誠有益世道之良劇也。

劇談 10月6日

觀新劇馬介甫感言（鳳）。

疇昔之夜，民興社演馬介甫劇，觀者莫不歎息，痛恨於懦夫楊萬石，而憤悍婦尹氏之被毆不死，吾儕婦女，亦且竊竊議尹氏之伸張女權為太過，不以同類而袒之，可知公道在今日，尤未完全泯滅也，夫男女相合而為夫婦，夫正位乎外，國家社會之事業賴焉，婦正位乎內，衣食門戶相夫教子賴焉，夫若★薄藝微，復猥瑣闖茸，終日蹉跎伏於家內者，是為不夫，婦若不諳烹調縫紉，夫過不知勸，子頑不知教，但務驕奢淫佚，終日奔逐於闔外者，是為不婦，夫與婦義務相等，權利亦相等，苟不相等，而夫婦之難作焉，吾嘗身★乎學堂矣，見凡同學志高氣揚，羣居以揮★之能相誇，尚或曰，吾非得美少年而月俸在三百金以上者不嫁，或曰吾母欲以吾身許某少年，然彼少年焉能★我，彼所入月祇八十金，曾不足供我一人之零用耳，嗚呼為所言者，其僅知嫁夫為享權利，而不知有所謂義務也，又嘗★★人子，以詭計謀得富家女，一衣一食胥仰給於床頭人，奴顏婢膝所不恤，一念不自足，輒復在外偷鷄摸狗，此等男子本為婦人雇用之奴隸，奴隸叛主人宜受主人之鞭撻也，若楊萬石者，即給其妻與否不可知，然其闖茸無恥，固已無可諱飾，乃猶不自忖量，貿然蓄妾，宜乎尹氏之憤憤矣，惟尹氏者，不知禮義，不以善言勸諫，★★為扯耳問跪★腿答背之刑，甚至逼令嘗糞，究之於事何濟，徒長其無恥耳，且尹氏之洩憤，應及於萬石而止，豈可遷怒於叔於姊於姪，且復操杖★撻風燭殘年之老翁，荒謬絕倫至此而極，吾於是知萬石之娶妾，尹氏實有自取之道，咎非全在萬石也，要而言之，凡為夫婦宜相助，而不宜相責，為夫者宜以愛護其妻為心，不宜以苦工勞役相責，為婦者宜以勞苦助夫為心，不宜以供給奢華相資夫，然後夫樂有其婦，婦樂有其夫，婦常以笑容向夫，而夫乃視家庭為安樂之國，夫常以美德自勉，而婦乃視夫如希望之神，故天地間，貴有夫婦，非然者，女子無相夫之能不嫁，亦藏拙之一道，男子無養

妻之力不娶，亦免辱之一法。

劇談 10月7日

觀春柳社新劇十姊妹（鈍根）。

此劇調侃當世新女子淋漓盡致，不怕如沈佩貞之竹，槓唐羣英之皮鞭，春柳諸人真是膽大包天。

說明書云，女學生趙佩弦等，自命為新中國女豪傑，主張無夫主義，結同志十人，橫行鄉里，實則各有炫嫁之心，特以要約故，互相牽掣，無敢先發，會有褚士俊故世家子，年少未娶，忽發奇想，登報求婚，未幾得情書無數，褚無所適從，乃商諸其友，報館主筆★玉如，仿秦西芫星贅婿故事，出賣彩票，十姊妹均潛購彩票，★得士俊為夫，開彩日值十姊妹開會，羣起對彩，秩序大亂，既而十姊妹皆不得彩，因羞成怒，共往搗毀報館，幾釀巨禍，後經教育會會長出而調停，十姊妹遂與褚士俊等十人同日結婚。

于倩去趙佩弦，桀驁不馴，好為強辯，及至公園見褚士俊，便一★為柔媚態度，不復以無夫主義，攻守同盟會為念，可憐當代女豪傑之假面具，都為于倩扯破矣。

馬二去孫國南，辯論最豪，妙能說出一種歪理來。

我尊去褚士俊，以第三幕為最辛苦，亦最出色，言動滑稽之處，令人忍俊不禁。

懺紅去報館編輯薛子知，在女子同盟大會，當場痛駁無夫主義，爽快絕倫。

第五幕，十姊妹大鬧新聞社，★上作編輯室編輯者二三人，正在難★新聞★索社論，排字工頭嫌發稿不夠，大肆咆哮，主筆教以多塞鉛條，將就滿版，一編輯且以漠不相關之新聞硬裝白狼之題目，自謂不求適當，但求閱者注意云云，此等處直是挖苦一般極報館，吾疑演者當是過來人，否則何能刻劃至此。

第六幕，將許多男女一一配合，似太板滯，猶幸臨了，有紅頭黑炭來與醜婦為婚，觀者拊掌一笑，便不復覺其板滯。

此劇以十男配十女，編者最難免于呆板，予因其難，特往觀之，不料為滑稽劇，既為滑稽劇，便以滑稽可喜而止，不必深求其編★，然而編者針砭薄俗之苦心，要亦不可泯沒，且春柳之角色眾★，辨才無礙，已于此劇可見之矣。

花好月圓（覺迷） 10月7日

中秋夜民興社演花好月圓，聞編此劇本者，為★★★，王瘦月，恰嵌二人名字，巧極。

天知飾王存性，神情道白始終做得十分精神，惟在公堂之上，連說笨得來笨得來，雖屬插科打諢，引人發笑，究失身分。

一嘯飾何氏，對存性則露一種悍潑神氣，對梨娘則擺出一副後母身分，★稱。

憐影飾梨娘，表情發吻，處處溫重，是好女子本色。

幻身飾尤沁★，神情表白均甚周到，惟動發長篇議論，似蹈演說派窠臼，毋甯以簡截為妙。

石痴飾何蓉甫，始終無懈可擊，尤以洞房一幕，及公堂上辨駁幾聲最佳。

劍胆飾何母，老態可掬，神情大佳。

儂影飾蘭香，每一發吻，便覺輕挑，其舉動尤卑下，要知蘭香身分，終須做得天真爛漫方稱，梨娘逃出之後，存性夫婦責打蘭香，儂影且逃且笑尤謬。

警鈴飾阿唐，一舉一動無不引人發笑，誠新劇界之怪物。

民岩飾張母，扮相大佳，惟面上須再兇狠些。

雲隱飾縣官，神情道白，均能如其身分，有等演員飾此種角色，一味插科打諢，以博座客軒渠，然失其身分體統矣。

中秋夜賞月一幕，月光忽大忽小，月裏嫦娥忽隱忽現，佈景極佳，夢會一幕，佈景儼是一幅影戲片，亦佳。

劇談 10月16日

觀大江東劇社，新劇，戰之罪（鈍根）。

此劇爲葉小鳳君所編，說明書云，孫克傑以武世其家，長子伯龍雄毅英挺，次子季鸞性篤厚，而闇於世故，一夕避兵★亭，季爲亂兵所得，擁以★儕輩，行劫遠近，後季歸省父兄，洩爲匪狀，伯痛斥之，但妻何氏素嫉季，唆翁夫返，季出謀諸匪，遂假伯名劫何氏家，伯聞耗，避嫌出亡，尋入黨籍，以武勇任前軍帥，革軍起，大臣起克傑平亂，伯兵敗被俘，克傑徇大義置之獄，時季以劫案爲他吏逮捕入獄，鐵鎖銀鐐，奇逢意外，互述不幸，相向涕淚，季發願自懺，願承兄罪，克傑既置伯龍於獄，密召之至，伯龍且述獄中遇季事，乃假辭密訊並召季鸞，因定計脫，兩全孝悌，堂皇一★，遂定季刑，嗟乎，季雖死季誠泯矣。

此劇摹寫至情，教人孝弟，用意甚盛，惟季鸞劫何氏，而假名伯龍，季鸞慷慨磊落人，不宜出此，且以愛婿行劫岳家，事所罕見，雖有壁書，何母必不信，劇中作何母信之者，以適得婢報，女被踢死耳，然而伯龍踢死其妻，季鸞未知也，季鸞即欲嫁禍伯龍，亦斷不爲此不易見信之事也，故欲求近情，劫何一節，直可省去，蓋編者欲遣伯龍出外即踢死妻子一端，已足使伯龍出亡而有餘，不必更以季鸞之假名行劫也，質之葉君以爲何如。

罍★演孫克傑，工架頗老當，密訊斬鸞兩幕，最難演，罍★却能演得最有精采，當時公義私情苦難兼顧，心中悲痛面上却裝做嚴厲樣子，罍★真會體貼，惟當眾問季鸞姓名，似爲蛇足，蓋前日既曾密訊，此處便不必再問姓名也。

★夫演伯龍，雄武之概，孝友之情，均能表出，惟語聲太低，雖有時對父言不得不柔聲下氣，密訊時，父子私語惟恐人知，然爲演戲故，必使觀者都能聽澈，此演劇者之苦衷，亦爲觀者所共諒。

密訊時伯龍對父云，（不如把兄弟的罪名，都推在兒子身上，只說革命黨教他行劫，補助黨中經濟的。）此說果行，對於骨肉則善矣，其如玷辱民黨名譽，何伯龍爲革命黨出色人物，不宜有此漫語。

曼子演季鸞，妙有憨氣，故能恰合身分，密室見父時，伏地哀鳴，痛自懺悔，真似一浪子回家見父情狀，觀者莫不爲之歛歔歎息，惟爲伯龍卸罪，供詞自稱革命黨首領，孫伯龍不過黨中小卒，爲我所遣云云，此說亦不足取信於人，蓋以西裝嶄然設有秘密機關之人，而反爲小卒，以衣衫不整賊物狼籍，侷促於小客棧中之人，而反爲首領，毋乃不類，且偵探捕得季鸞時，人贓並獲，明明爲小盜行徑，而居然是革命黨首領，辱革命黨甚矣，何以對乃兄爲季鸞計，惟有自稱盜首，而指伯龍爲盜黨假扮革命黨，招搖撞騙者，是於革命黨之名譽爲無

損，而仍得保全伯龍之身，以爲黨用，似較前說爲稍妥。

大江東初出獻藝，已得成績如此，良可贊美，演員皆能循規蹈矩，謹慎將事，惟多冷靜態度，而少逸趣橫生，是猶初學絲竹者，不少一字不脫一板，按其程度固稱及格，而較之工夫既深，指法變化者，尚差一間，大江東社諸君勉之哉。

布景太遲，幕腳太短，是亦易使觀者厭倦，故凡幕數多，而幕腳短者，布景務宜敏捷，勿使觀者盼了多時，纔見一短幕，又須盼多時也。

劇談 10月23日

觀春柳社新劇，不如歸（顧德寵）。

春柳劇場，爲新劇同志會所組織，歷演諸劇，頗爲文人學士所推譽，蓋春柳諸子強半能讀書，與尋常所謂新劇家者不同，故其演劇亦多沈靜而有深意，余慕名久，乃於星期六日撥冗往觀，是日適演名劇不如歸，此劇本爲某日人所編，而春柳演者，則又爲絳士所重編者也。

鏡澄飾富商★福助，化裝神妙，望而知爲市俗小人，說話時顛頭簸腦，假作斯文，而一種俗不可耐之神氣，自然流露於面目間。

鏡若飾海軍少校趙金城，兒女英雄演來固是不凡，表情之周到，自是高出儕輩，吾聞鏡若好學，良有以也。

絳士飾康國英，演來纏綿悱惻，哀感動人，所謂在家既不見憐於繼母，出嫁復不得歡於姑婦，鬱鬱此心，竟成癆瘵而卒，淒慘之狀，酸人心目。

我尊飾康中將，糾糾武夫，舉止英爽，身分既稱，表情亦佳。

于倩飾王夫人，頗有大家身分，說話走路，非常穩重，良材也。

鏡明飾乳母劉氏，老態龍鍾，行路蹣跚，確是一個老太婆模樣，見國英咯血，戚然憂之，當國英絕命時，扶尸痛哭，泣不可仰，真是慈母哭女光景。

蔓芝飾康義一，天玉飾雲楸，皆天真爛漫，活潑潑地，動人憐愛，夫以八九齡小兒女，竟能向舞臺上尋生活，求之新劇界，不可多得也。

栩園劇談（天虛我生） 10月27日

予自新舞臺閉幕後，久不赴南市觀劇，昨爲醉蝶邀往申舞臺，★我一人之見，不無有所評摘，然吾人未嘗有所阿好，要之亦★評也，是夜正劇爲鴛盟離合記，第一幕殊無足觀，（無形）飾董文遇，但有寒乞相，而無儒雅氣，（★起）飾董母，面部★色作齷齪狀，竊謂於身分不合，且臺面空曠，聲點不聚，道白既低，表情亦欠，較之活動寫真，猶弗如也。第二幕以後始見精神，（達心）飾馬元芳，極合官僚氣息，勢利逼人，語言雖多諷刺，但能恰合戲情，不落演說派下乘，自是出色，惟董文遇遭此奚落，絕無憤發之致，始終不改其寒乞相，較之鴻鸞，禧中之討飯秀才，品尤下矣，（瘦鵲）飾阿嬌，於屏角竊聽，神情頗佳，迨馬元芳拂袖而進，★悍★★文遇出門，（瘦鵲）嬌爲主命，哄悍俛進內，而於背地以手遷文遇之裙，妙能意態自然，靈心活手，曲盡伶俐，小鬢心理，（天聲）飾馬秋娥，語氣★突，絕

無閨秀風度，及與文遇相見，復以笑臉趨迎，尤失身分，贈銀時，取携覺甚輕便，絕似布囊中乃一珍珠塔，非二百兩之現銀也，及至文遇之手，則又覺其沈重，是（無形）之細心處，亦適以形（天聲）之粗心，時阿嬌在旁，絕無可作之事，（瘦鵲）乃作種種嬌憨之態，或於籬角偷窺，或於花邊竊聽，化板為活，具見巧思，迨兩人判★之際，時復迴頸四顧，防人瞥見，雖周尋常表情，然使他人為此，則凡侍婢，皆不過一木偶耳（未完）。

棚園劇談（續昨論申舞台之鴛盟離合記） 10月28日

（天虛我生）

文遇於受銀後，夤夜避征，適踐盜斃之屍，因血污而構成嫌疑，結想頗佳，特文遇又何必若是汲汲不待天明而後行耶，指為殺人之證，僅有二端，一為血污，一為現金，但死者明明驗為刀傷，顧不得刀，證據何在，編者似宜使盜棄刀而遁，庶尤合於構成冤獄之因，（天演）飾仵作，居然絕似內行，而（天民）之飾死者，體僵而顧，尤為確肖，馬元芳回署後，就商幕僚，似宜設為書房景，新劇布景惟書房景獨缺，廳堂景獨多，似亦一極大之缺點，（影儂）飾錢穀，老態可掬，惜紹興白不純，不如（六★）之飾刑名，仍以滬上土語為佳也，主賓討論一節，刑名幕友所司何事，乃於事實上絕不細問，純然作一種去題萬里之談，雖曰滑稽，亦覺太不近情，尤可哂者，則以★供上，詳稱為報★，是竅門外漢矣，庭審一幕極類真景，刑杖尤似老手，惟上天平架時，堂上乃擲一籤，不免貽蛇足之譏，法場一幕，最不近情，豈有審決之犯，已經詳轉就地執行，乃因夫人小姐之故，即可緩決者耶，新劇犯此病者極多，血淚碑尤其著者，竊謂本劇於此等處，亟應改良，於幕僚計議時，當言盜案疊出，不破業已記過三次，苟此案更不破，勢必★任，庶為後文伏一線，而於情事亦覺較近，蓋馬元芳縱欲，陷其可憎之婿，亦不當竟向幕僚直言，而況身後尚有一僕，座中尚有一錢穀也，於法場一幕，當改作該案起詳之時，阿嬌送茶入簽押房，馬元芳方倦而隱几，此案為阿嬌所見，以告馬姿，馬姿大驚，乃燬其★，則於官樣文章較近，而阿嬌且有正劇可演，不兩得耶（未完）。

劇談 11月10日

久別重逢之新民社（鈍根）。

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新民社自漢歸，全班無恙，其藝術之進步，尤足使滬人士欣然快慰，蓋滬人士於新劇，實與新民社為卯角交，譬如故人遠去，昕夕相思，一旦海外歸來，剪燭西窗，共話舊雨，其樂何如，疇昔之夜，予得餘暇，往觀風箏誤，喜見鄭藥風，王无恐，汪優游諸人丰姿，如舊精神轉增，凌憐影先衆而歸，曾入民興社，郁郁不得志，徐半梅未偕赴漢，向在中華書局從事著作，茲乃歸入原班，復盡能事於以歎良馬，不能自願於冀北，而有用之士，不可無知己也。

風箏誤為天笑先生所編，與李笠翁原本微有不同，然而節目簡明滑稽可喜，且以優游飾韓芳，憐影飾詹淑娟，半梅飾詹愛娟，无恐飾★武臣，亦足見排戲者之適當，最堪發噱者，則為冷兒之賊戚友先。

戚友先與詹愛娟新婚之夜，新郎嫌新婦貌醜，謂詹母曰，這樣的醜老婆吾不要，詹母曰，娶了妻子那有不要之理，況且吾家小姐，既已出嫁，那有退回之理，新郎曰，你家門外，又沒有掛出，女兒出門概不退換的牌子。

新郎曰，丈母娘你的生意也做得太淺就了，你既然硬把女兒★與我，我便依了你，不過你也要依我件事，我要討小老婆的，詹母以告女，新娘曰，由他討小老婆，我也討小老公便了。

新郎曰，我討了小老婆，要天天睡在小老婆房內的，詹母以告女，新娘曰，別的日子由他，惟有初二十六是當葷的日子，要他住在我房裏的，新郎曰，然則折葷如何。

坐客聞以上語闕堂大笑，半梅，冷兒可稱棋鼓相當。

韓芳新婚之夜，辱新婦丈母備至，及揭巾知誤，應向丈母賠罪，向新婦長跪，優游當時但以笑語混過，似嫌疏略。

韓芳得中狀元，是赴京試，說明書言赴郡試誤，狀元家人皆品頂，亦不合宜改正。

劇談 11月11日

新民舞臺之空谷蘭（鈍根）。

空谷蘭本為時報著名小說，新民編之為戲，先後演于滬，文人學士交譽之，然非汪優游，王无恐諸人為演者，弗克臻此也，予今先述其劇情。

★林卿老律師陶正毅有子時介，英勇愛國，女纫珠幽嫻貞靜，時介從軍飲彈死，同營蘭蓀子爵實其遺愛，往慰陶翁，因識纫珠，兩相愛慕，遂締婚姻，蘭有表妹柔雲，少孤露依蘭母居，私願嫁蘭，藉承富貴，蘭母亦心許之矣，蘭忽偕新婦歸，雲大失望，讚于蘭母，百端挫辱新婦，逾年纫珠產一子，雲妬益甚，乘間喉蘭，蘭信之遂疎纫珠，纫珠悲怨飲泣，不得已遁去。

此為前半情事，新民於八號晚間演之，无恐飾蘭蓀子爵，舉止誠懇，在醫院受時介（瘋僧飾）遺囑時，握手訣別，戚容動人，觀者欲淚，惟求婚一幕，稍涉輕佻，規妻一幕，謂汝慢客，余為汝推說頭疼，汝乃力白不疼，教我何以為情，纫珠（憐影飾）曰，我實在不頭疼，豈可說慌，蘭蓀歎曰，汝真是一塊天真，處今日的世界，你要不說慌話，就不行呢，此語非常痛慨。

憐影之纫珠，丰度端莊，迥非凡艷，惟因力持冷靜態度，故其父聞子死耗，傷心自歎時，纫珠旁坐閱報，竟未起立至父側，撫摩勸慰，似是缺點，至花園自歎一幕，則淒其哀怨，極盡能事。

優游飾柔雲，貌既秀麗，詞亦深婉，極似一美慧有城府女子，冷語譏鋒，都有分寸，花園進說一幕，對蘭蓀有言曰，我暫居尊府，終究是外頭人，你們的好不好，關我甚麼事，我妬忌他甚麼，我又不能承襲府上的財產，我又不能分享府上的榮貴，我為甚麼要妬忌他，類此言語皆是平日肺腑中所蓄，而反言以出之者，失望之情，掩飾之苦，面面都到，明玉，无恐子也，纔六齡竟能演戲，飾蘭蓀子良彥，居然能合將種身分，如此雛角，舍新民外，難乎其匹矣。

半梅飾徐勳爵，服西式大禮服，高冠峨然，而手執極小之水烟袋，滿臉紅腫鬚鬚★濁，一出台來，酸氣直衝，爛八股調，信口開河，觀者皆笑不可仰，半梅獨能尊其瞻視，愈唱愈

高，真是怪物。

初見新娘肅然致語曰，夫人年輕貌美，早已有口皆碑，而小子得睹光容，真是三生之幸也，又曰，夫人乎其肯與我一握手乎，又曰，果許我乎，抑拒我乎，夫人其明以教我，又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夫人固★淑女，而小子不敏，敢不自★於君子之流，又曰，此真所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也，不亦鴨尿臭乎。

卓哉半梅，保守絕學，他日八股復興，要當歸功於徐氏。

民興社之兒女英雄傳（冷眼） 11月11日

星期夜，偕友人赴民興社，觀兒女英雄傳，此戲在舊戲館，已屢見不一見，而新劇場中，則為初見也，全劇須連臺三夜，計四十餘幕，幕表云，是出諸董天厄手筆，竊以為過矣，凡分幕多，而連臺至三日以上之戲，未有不鬆懈者，未有不拖沓者，現今之新舊名戲，犯此病者正多，固不獨兒女英雄傳為然也。

任天知去安學海，平正無疵，石癡去安夫人，穿一件舊劇旗袍，甚為花綠，余笑謂之曰，安學海是道學先生，其夫人決不能有如此闊綽衣服也。

王幻身之安驥，是★少爺身分，尚略欠書卷氣，仍間有一二處，未能免於浮滑者，如曰（你不可說我是豬頭三）等語是也。

秋聲與石痴，去兩個驛夫，皆甚佳，此二人向來在戲中不是好人，最善描摹一班奸險惡毒的小人，情狀殆成專門家矣。

素素去十三妹，為全戲之主人翁，着紅披風，跨黑衛，丰姿英俊，是俠女身分，惜余因有事，至落店一幕即起去，未及觀其後如何，滋可憾耳，按余去歲，始讚素素於新民社，即深重其人，蓋尋常演花旦者，多柔媚而不能豪爽，素素則兼而有之，所謂含剛健於婀娜，以去十三妹，必當勝任愉快，此才洵不易得也。

靈隱之華忠，警鈴之棧夥，亦皆滑稽可取。

書房得夢一幕，景非不佳，無如房中之陳設器具等，尚非二百年前所有。

又劇中參差之處甚多，如安學海在監中，其僕人何以能突然走入求見，並無人攔阻，安公子携銀五千兩之多，似不應行裝祇有一小包裹及一小手包，況手包之為物，亦非當時所有，甚至安公子以洋錢若干分畀妓女，無論爾時尚未用洋錢，安公子救父心切，亦斷無漫事揮霍之理，原書亦僅云棧中游妓，在公子案頭捋去青妖數百文耳，劇中上下場，亦欠仔細，打花鼓者甫上，而游妓已跟上，無如花鼓未已，於是乃僵立臺上，而十三妹亦枯坐於旁為時甚久，此皆排演上欠斟酌之處，非演員之過也，須知演員猶之鷄鴨魚豚，而排劇者猶庖丁也，鷄鴨魚豚雖為美味，苟庖丁烹之不如法，則人且不能下客矣，不可不知，不可不慎也。

更正，昨日劇談，二十二行二十字日誤我，二十二字要誤受。

劇談 11月12日

觀新民舞臺之空谷蘭（鈍根）

九晚新民續演空谷蘭，劇情如下。

先是細珠買一婢名翠兒，貌酷似紉珠，且忠實，紉珠愛之至，是乃與偕遁，使翠兒衣已

衣，携己手★，先登火車，己則問道歸家，車行出軌，翠兒受傷死，昇入醫院，醫士誤認紉珠，為亟電告子爵，子爵奔至，撫屍痛哭，屍面毀於車，血肉模糊，不能辨其偽也，柔雲喜紉珠死，運動青柳夫人，得為蘭孫繼室，蘭勉從母命，心弗善也，家居無聊，捐資創設療養院，得幽蘭夫人者為掌教，幽蘭憫良彥無母，頗護惜之，無何柔雲舉一雄，曰柔彥，於是益惡良彥，良彥被虐而病，柔雲謀死之，自出購毒藥，驅車過山道，馬躍而顛，柔雲墜地死，良彥則以幽蘭看護功，病漸癒，青柳德幽蘭甚，竊怪其容止，絕似前媳，迫而詢之，果紉珠也，紉珠跪白計遣翠兒，及喬裝幽蘭事，青柳，蘭孫，良彥皆泣，復為姑媳，夫婦，母子如初，紉珠撫柔彥如己出焉。

優游之柔雲，純用勢利，驕人口吻，刁鑽促狹，手段比昨夜更為出色。

對某女教員，自述柔雲學校命名之意，把千古奸雄，貪圖身後虛名心事，一齊揭★，優游真★人。

无恐之蘭孫子爵，演出抑鬱，追悔灰心，處處多是故劍之情，足使輕薄子弟，厭棄糟糠者，發一猛省，尤奇者，其女明玉（昨言明玉為无恐子誤）亦能體貼良彥失母悲哭情狀，可謂良冶之子，克紹先業者矣。

鴻聲續演十四歲之良彥，喪母哀號亦自認真可取，惟其身段，聲音，措詞，都不類小兒，是誠無可如何之缺憾也。

憐影之幽蘭夫人，一種含冤痛茹貞靜自憐神氣，非他人所能奪榮相搏一場，尤足教人知感★母之恩，惟暗中脫眼鏡，謂柔雲曰，你看看我面孔是何人，與優游云，你看看藥★我手裏同一失檢，柔雲死而不瞑，幽蘭撫之云，你放心去罷，柔彥有我看護，我必如自己兒子一般看待，只此一語，便把柔雲一生大罪反映而出，當此之時，觀劇婦女當無不願學幽蘭，而願學柔雲者，此之謂社會教育。

正秋之青柳夫人，做得很像一個忠厚老嫗，惟十年後，子爵之鬚翹然，而太夫人之髮，猶黑潤如少年，似不稱，宜改革髮。

末幕夫妻相認，宜相抱而哭，无恐，憐影乃相距而立，并握手無之似表情不足，至謂良彥曰，這就是你的母親，良彥小兒思想簡單，宜先不信，子爵又以簡言說明之，良彥乃撲母懷而哭，是較近情，茲鴻聲之抱憐影，則又太驟，質之无恐以為何如。

更正，昨日劇談七行二字愛誤爰，十九行一字似誤以，十三字淒誤妻，二十五行明玉云云，應另行，四十四行二十四字袍誤旆，五十六行五字忠誤盅。

劇談 11月26日

誌新民社之黑夜槍聲（瘦鵲）。

晚近上海人觀劇之心理，益形墮落，非淫靡佻捷之劇不觀，故一般善於趨時媚俗者，遂競排此等劇本，以資號召，刁劉氏也，換空箱也，既疊演而未已，吾知他日者，珍珠衫也，金瓶梅也，亦方興而未艾，若有演少高尚之劇者，則在屏棄之列，海上一隅本不足以言，社會教育，若義丐武七，萬里尋親諸劇，儘拉雜摧燒之可也，陽春白雪，和者蓋寡，下里巴人趨之若鶩，吾不為春柳、新民悲，但為社會前途，抱無窮之隱憂耳。

前夕筆政之暇，偶過新民，觀黑夜槍聲一劇，是劇為王无恐君所編，情節殊極曲折，而演者亦都不弱，偷得餘閑，略誌一二。

全劇最重要之人物，自是俠婢阿香，及義僮平安，阿香爲憐影所飾，舉止談吐，在在都含俠氣，賣身妓院，哭別老主，肫摯痛切，令人動容，其餘諸幕，亦多精來，悲世之平安，更覺有聲有色，奮救老主，俠烈之至，面折軍官，痛快之至，而始終認真，未嘗少懈，尤爲可嘉，無恐之軍官，確活畫出一個口蜜腹劍，陰刻狡猾之惡人來，臨終力自懺悔，洋洋數百語，可爲世人捧喝，故謂軍官爲惡人可，謂爲善人亦無不可。

優遊之江蓮亭，雖止一二幕，而舉止動容，無不臻於出神入化之境，空屋見母一幕，極悲痛淋漓之致，而尤以佯狂一幕，爲迴不猶人之作。

寒梅之俠妓雅琴，具見靈心巧思，義氣俠骨救阿香出妓院，解衣贈金潑水，盡屬妙諦。

半梅之賊，冶兒之惡僕，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俱足令人失笑，堪稱雙絕。

正★之江趙氏，並非重要人物，然出言吐語，自高人一等。

山嘯之江懷仁，尚能稱職，惟未見十分動人處。

幼知之江魏氏，落一呆字詮，易以鏡花，當能生色不少。

新劇尚有礙 12月21日

英租界福建路（即石路）新民舞台新劇社（即天仙戲園舊址），近因排演《上海著名流氓范高頭》警世新劇，劇中有范携姘婦投宿客棧，假作陽台遇捕房包探調查一幕，其中情節有碍工部局名譽，故由捕房飭探將該舞台主傳至捕房，飭令停演，須將此幕情節酌改方准再演云。

霜鐘新劇團，熱心善舉 〈12月29日〉

虹口，華記路，普濟善堂，辦理善舉，素稱認真，惟經費支絀，時虞不繼，茲聞霜鐘新劇社同人，願犧牲精神，於陰曆本月十三十四兩晚，特演夜戲，以所入戲資，悉助該堂經費，其所編劇本，向未演過，頗多興味，該劇團之熱心善舉，殊爲難得，想滬人士，好善者多，屆時必能踴躍購券，不負該同志等，一腔熱血也。

1915年

劇談 1月24日

新民，民鳴之空谷蘭（野民）。她上面還有一個人字橫寫

予新劇之門外漢也，姑以予門外漢之眼光，紀述之，以餉諸君，予夏間在滬，曾一見新民之空谷蘭，無恐飾蘭蓀子爵，與紉珠訂婚時，一往情深，無絲毫輕浮之態，優游飾柔雲，聞蘭蓀訂婚時，一種失望怨憤之色，雖善繪者不能描摹其一二，憐影飾紉珠，矜平躁釋，有瀟灑出塵之姿，而尤佳者，爲後本之紉珠，練裙椎髻，珊珊其來，予不禁嘆爲觀止，入都之後，每于酒闌人散，燭灺月斜之際，輒值★凌郎之丰度，爲之悠然神往，惆悵久之，年假

返滬，適新民，民鳴合演斯劇，予于是夜，偷暇約天白觀之，往極早，而坐客已滿，此間空谷蘭之價值，足以傾動一時也，無恐，優游，憐影三子，丰姿如昔，兩社人才，亦各盡其長，前本因時間短促，稍嫌簡略，而情致佳處，猶似舊時後本，憐影未出，庖代者為大悲，大悲固民鳴之健子也，惟飾後本紉珠，綠衣垂髮，作少女裝，似於劇情不合，飾良彥者為天影，天影風流蕩逸，於他劇自有獨到，惟飾良彥，似嫌身驅太魁偉，不類十五十六之童，而衣冠面貌，乍見之，似醉酒之水兵，與綠衣垂髮之少女相對，令觀者恍忽迷離不辨真為母子也，曾憶憐影飾幽蘭夫人時，作中婦裝，飾良彥者，瞬非★肖黃子，而相形之下，於憐影尚覺相稱，見子，哭★兩幕，憐影於慈愛之情，溢於面上，而悲愁悽慘之意，似露非露，令人想像紉珠之賢，看護一幕，見柔雲取★★時，內★★急，而外貌★★靜幽嫻，恰合作客身分，大悲於他幕，尚平平無疵，惟見子時，舉止急躁，看護時勇往直前，與蘭蓀遇形親★，於蘭蓀遣柔雲去時，又復從後催促，似乎反客為主，未免露出破綻，優游亦較前稍覺疎懶，令觀者頗為失望甚矣，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吾今而知演劇之難也。

劇談 1月28日

春柳遷居後之第一聲（侃）。

新劇之至於今日，忽忽一閱寒暑，其演程之進步與否，余初未敢必，惟自主唱者之紛紛提倡以來，各劇社皆於新劇中，加唱舊劇，而戲中串戲，台上加台，遂出色當行於今日矣。星期六夜，為春柳遷入新民之第一夕，演劫花緣一劇，並有于倩之探寒窟，遂與吾友項子同往，至則幕猶未啓也，移時觀者續續至座將滿，台上先由社員致辭，略謂本社今夕遷至此間，蒙諸君枉顧，不勝歡迎，惟有一言，容先告諸君，諸君今夕觀戲，不能以平常觀他新劇社之戲之眼光以觀本社，本社之戲，實與他處不同，苟本社社員，演劇時有不逮之處，尚祈諸君捐書指示，本社同人，實馨香禱之矣。

無何劫花緣開幕，于倩之馨兒首場，淚盈秋水，愁蹙春山，形容積威之下，鍛鍊無微之狀，絲絲入扣，河宴一幕，去探寒窟中之王寶川，聲調頗佳，幾使觀者一句一喝彩，一字一擊節，加以翰臣之胡索，相得益彰，當馨兒唱時劍青（我尊）昂首台下，時而鼓掌，時而搖頭，揣摩醉心馨兒之情，至堪發噱，至兩人臨別一幕，卿卿我我，一往情深，大有，妾守此生貞不字，死心化骨待君歸，之概，劍青在旅邸思馨兒過專，忘其所以，竟誤同學為容軒，與四娘大聲疾呼，狀類狂★，及僕人呈信上，始豁然如夢初覺，纔知馨兒抱病南中，則又誤同學為馨兒，抱持大哭，舉止失度，的是情癡，鏡若之梁四娘，亦是劇主角，一舉一動恰合身分，尤妙在虐待馨兒時，惡聲醜態，使受者難堪，觀者不忍，其餘若絳士之荷兒，小髮之趙容軒，映霞之梅氏，天聲之教師，俱肯認真從事，愈覺生色。

滬上新劇，當推春柳第一，新民第二，下此則野孤禪耳，顧二社之戲，每不為社會所歡迎，致營業未能發展★，假如新民之併入民鳴，其併合之主因，雖未能悉，然從茲新民二字，不復聞於新劇界矣，能不悲哉。

劇談（浙東布衣） 2月1日

不如歸一劇，係馬絳士手編，前晚為春柳遷入新民之第三天排演，是劇余向慕★名，未

嘗親見，因偕余友膳畢即往，時適趣劇開幕，為療妬懣紅飾楊少雲，天涯飾歐陽上達，談諧百出，演來極妙，惟一言一動，頗有範圍，絕不以其為喜劇，而一味胡鬧，喜劇閉幕坐客歡聲雷動，閉幕數分鍾，即不如歸開幕矣，時坐客肅靜無聲，余對於新劇經驗淺鮮，不敢妄議，適鄰坐有新劇家鄭正秋，任天知，余竊聆二君之言論，取為標準，記之如左。

是劇共九幕，腳本之細膩，情節之周密，凡一舉一動，一言一語，極有骨子，自始至終，毫無缺點，觀全劇之言論，可知該社人格之高尚矣，鏡若飾趙金城，化裝極佳，合英雄兒女於一身，演來頗非易，易絳士飾康國英，台詞★雅，不失常門閨媛身分，病中面色嗓音，凡五六變換，綜觀海上可稱獨步，我尊飾康中將，神氣威嚴極似老將態度，小★飾易保倫，能於不易討好之角色，演至不露弱點，鏡澄飾★福助，老奸巨滑，恰如其人，第四幕見康中將惶悚處尤佳，餘角亦均平穩無疵，總之該社正角配角支配極合，雖極有聲譽之我尊，絳士，鏡若等，一飾配角，即不肯多發言論，以博無謂之掌聲，若常飾配角之某某等，一飾正角，即言論丰采絕不讓人，此春柳之特色，亦他社所萬萬夢想不到者也。